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奔向前线

第十八册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 忘 的 故 事

插向道峰山

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实施勇猛的反击，给北犯的“联合国军”以重创后，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争取主动，采取了运动防御的战法，节节抗击敌人，为稳定后方、作好再战准备创造了条件。“联合国军”误以为志愿军抵不住其攻击，疯狂向北推进，3 月 7 日，美第 25 师分两路在南北汉江汇流处附近牛川里及八堂里强渡汉江。23 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瓦野里、注文津一线，并以飞机百余架次，将美空降第 187 团共约 4000 余兵力及部分坦克、火炮空降于汶山地区。志愿军和人民军依托即设阵地，防御与反击相结合，不断给敌以迎头痛击，4 月初，志愿军全线部队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继续阻止迟滞敌人进攻。4 月 10 日前后，“联合国军”进至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的所谓“堪萨斯线”。

1950 年除夕，“联合国军”从临津江南仓皇溃败至南汉江，又从南汉江逃窜至“三七线”附近，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还站在汉江桥头叫骂着疏导乱作一团、不成建制、不听指挥的溃军，如今重返临津江，刚上任的李奇微不免有点趾高气扬的得意之感。

然而，就在“联合国军”得意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第 3 兵团 3 个军已完成集结，其它休整的部队也已集结完毕。21 日夜，志愿军向临津江南岸敌人万炮齐发，数十万大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再次突破临津江，向“联合国军”纵深突进。

就在志愿军主力向“联合国军”正面发展进攻之机，一支先遣队伍抢渡过临津江。消灭了江岸小股敌人，借着漆黑的夜暮隐蔽向前疾进。在翻上一道山岭后，走在前面的队长，回头望了望东南面一闪一闪的亮光，隆隆的炮声仍震动着山谷，他转过身对教导员说：“道峰山就在我们的正南方向，离这里少说也有六七十里，我们一定要在天亮前插到位置，截断敌军的退路。这回就看我们侦察兵的了。”

“老仇，你在前边带队，我在后面断后，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教导员说道。

“好！”队长答应一声，接着命令部队：“继续前进！”队伍随着他像一股急流向山下奔泻而去。

队伍走得热气腾腾，月亮慢慢爬上了山头，背后的炮声越来越小了，队伍中没有说话声，只听见拨弄草丛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战士们清楚，他们早已插进了敌人的纵深，随时可能遇到突发情况，个个战斗的弦绷得紧紧的。队长带着队伍刚走上一条土路，忽然远处出现一闪一闪的亮光，队长迅速命令队伍向路旁隐蔽。只听队长对排长说：“走了半夜啦，还不知走的路到底对不对呢，正巧可以捉个俘虏问问。”他说的十分轻松。好像捉俘虏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容易的事。他身边的排长听说捉俘虏，立刻兴奋起来，应声到：“我带几个人去！”说着他带着 8 个战士向前面的村子跑去。

8 个侦察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村头，见村头一片广场上，黑乎乎地一个个黑家伙整齐地排列着。战士小黄悄声对排长说：“排长，是敌人坦克和汽车。”

敌人以为这里离战场较远，十分麻痹，车场上竟连一个哨兵也没有，当官的只顾在屋里睡大觉，哨兵可能嫌外面冷，跑回屋里去了。排长一看这情

景立刻来了打仗的瘾，向身边的战士们布置了一下，几个人一线展开，不一会，手榴弹轰轰的在敌汽车、坦克上爆炸了。几名侦察员们抢先冲进村子。敌人听见外面的爆炸声，几间房子立即亮了灯，侦察员们迅速冲上去，堵住房子门口，屋子里的敌人一片嘈杂声，侦察员们从门口向屋里投手榴弹，轰轰几声爆炸声后，屋里的灯被炸灭了，没炸死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外逃，几个家伙光着身子，赤条条地从后门冲出来就没头没脑地向后山跑，侦察员小黄和班长正埋伏在门口，见几个人影冲出来，猛地扑上去，一人抓住一个，其余的敌人见同伴被促住，拼命逃窜，小黄和班长向敌人打出一梭子子弹，敌人应声倒下了。

这时，车场上更热闹了，几名侦察员将车辆的油箱打开，将坦克和汽车浇上汽油，顿时，车场上火光冲天，汽车和坦克变成了一团团烈火。

排长越打越来劲，越烧越高兴，竟忘了这次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他命令小黄：“你和你们班长先押着俘虏回去，我们马上就回去！”

小黄和班长押着战利品迅速回到队伍，见到队长面就喊：“队长，俘虏捉回来了！”可仇队长这时正看着村庄里的大火生气呢，一见他们回来，立刻发起火来，对着小黄和他们班长问：

“你们人呢？”

“正在消灭那些汽车和坦克……。”他们向队长汇报。

“乱弹琴，你马上把你们排长给我叫回来！”他厉声喊到，“傻瓜！叫你们去捉个俘虏是为了了解情况，误了大事，看我找他算账！”

排长他们回来了，虽然挨了克，但心里仍很高兴。队长批评他说：

“一旦被大股敌人纠缠住，影响我们完成主要任务，就因小失大了，干部要有全局观念。只要插到道峰山，还在乎这三五辆坦克！”

经过审问俘虏，证实先遣队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个俘虏是个南朝鲜兵，十分害怕，再加上他跑时只穿了条裤权，光着脚丫子，身上直打哆嗦。仇队长让翻译给他找来件衣服，向他交待了政策，他见志愿军没有要杀他的样子，对他态度也和蔼，他渐渐减轻了恐惧，对志愿军百依百顺，表现的特别“积极”。他说他知道通往汉城的路，前面哪个村庄有“联合国军”他也清楚。绕过两个村子后，看到他没说谎，仇队长便要他带路，一连绕过了几个驻着敌人的村庄。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队伍加快了行进速度，上了一条公路。

俘虏说：“这就是通往汉城的公路。”

队伍正要顺公路前进，突然从西北斜插过来一队车队，坦克、汽车隆隆地向南开来。看样子，像是从北面败退下来的敌人。

“同志们，冲过去，截住这股敌人，坚决不让他们逃掉！”仇队长大声命令部队。

队伍迅速冲到一个山脚的公路拐弯处占领了有利地形。当敌人的车队开过来时，先遣队一阵猛打，手榴弹在敌车队中爆炸，敌人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的后方遭到袭击，前面的车辆挨打后挡住了道路，后面的车辆不知向前冲还是向后退，他们刚从后面溃退下来，只有夺路逃跑了。车上的敌人什么也不顾了，跳下汽车，四散奔逃，有得被炸死在车上，有得钻到车底下又被着火的车辆烧得哇哇叫着滚出来。

趁敌人大乱和逃跑，队长立即命令先遣队撤出战斗，向道峰山疾进。天

亮了，侦察队按着预定时间插到了道峰山。这时，志愿军另一支队伍也插到了这里。

道峰山下，一座从议政府通往汉城的大桥，是北面敌军溃逃的必经之路，先遣队立即组织夺占了桥头，炸毁了大桥。然后占领了道峰山，切断了敌人的断路。

上午，被志愿军打得仓皇溃败的“联合国军”从北面蜂拥至这里，大量的汽车过不了河，拥挤在桥北不知所措。先遣队在敌人的屁股后面英勇阻击溃败的敌军，他们顽强坚守在道峰山上，与敌激战四昼夜，直至和尾追敌人的后续部队会合。这支勇敢机智的部队，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被授予“道峰山营”和“道峰山支队”光荣称号。

宁死不屈八勇士

天阴沉沉的，蒙蒙细雨下个不停，时而天空划出一条闪电，闪现一下山的轮廓。翟国灵和全班伏卧在公路旁的壕沟里，注视着公路上的动静。

“班长，我们在这坚守到什么时候？”战士小侯爬到班长跟前问。

“主力正在往后撤，为了保证后撤部队的翼侧安全，我们要卡住这条公路，不让敌人的坦克通过去。”

“上级不说让我们今夜在这条公路上狙击敌人的坦克吗？怎么不见敌人的动静。干脆我们到前面去找他。”小侯继续说。看来，他等的有点不耐烦了。

“对，咱们主动去找敌人！”后面有人接过话茬。

“副排长！”黑暗中，班长翟国灵回头一看，看见副排长带着 4 名战士上来了。

“3 班长，我给你们带来了新任务！”副排长说。

“什么新任务？”小侯是个急性子，一听来了任务就来了劲，他赶紧问。

“我们团已经奉命向新阵地转移了，咱们连现在在最前边，上级命令咱连明早也向新阵地转移。为了迷惑敌人，连长命令咱们今夜摸到前面那个山头下的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

前面的大山很大很陡，山那边已被敌人占领，敌人的车灯不时地从山脊处一闪一闪的，副排长向大家交待了一下任务和注意事项，带着队伍出发了。

十几个人前后拉开了三角队形，顶着霏霏的细雨迅速穿过公路，向大山跑去。到了大山底下，排长看了看地形，选择了一个上山的“道路”，开始向山上爬。山上长满了松树，有的松枝顺着山坡向上长，战士们拽着松枝向上攀登，雨水把树枝和草浇得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滑倒。翟国灵和排长在前面开路，战士们紧紧地跟在后面，一声不响地向上攀登。快到山顶了，不知谁“哧溜”一下滑倒了，脚下踩翻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哗啦”一声顺着陡坡滚了下去。

“哒—哒—哒！”山顶上立即向山坡射来一阵串弹。志愿军战士们立即趴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山顶。听了一阵，枪不响了，任何动静都没有了。排长向大家说道：“看来情况有变化，山顶上已被敌人占领，咱们从那边绕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占领这个山头。”

大家像山猫一样迅速向一侧绕过去，悄悄地摸上了山顶。

山顶上真怪，一颗树也没有，一片很宽的平顶子。副排长他们观察了一

会儿，向前爬着，爬到山顶部了，可没看见一个敌人。

“我想刚才可能是前面高地的敌人安在这的哨兵。刚才听见动静，吓得回去报信去了。”翟班长判断到。

副排长看了一下地形，对大家说，“我们这个高地连着敌人的 535 高地，这里能控制山下的公路，敌人发现我们占领了这里，肯定会拼命进攻的，大家抓紧进行战斗准备。准备明天打一场恶仗！”

看这个高地的样子，就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山上许多弹坑，几颗被炸断的树桩下有一条残破的堑壕，掩体里的枯枝败叶下，有一堆堆的子弹壳。这里虽然能控制公路，阻击前面 535 高地敌人的继续进攻，但高地的北面和东面是几丈高的悬崖峭壁，正对面是敌人的阵地，西面的山脚下是通向北方的公路。敌人如果从西面冲上来，就封住了高地退路。但是，为了阻止敌人向北进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必须在这里卡住公路，阻击敌人。副排长命令 3 班长带两名战士在西面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山下公路上敌人的车辆，令 3 名战士准备阻击 535 高地敌人的进攻。副排长和机枪一起，支援两个方向的战斗。

大家按照排长的部署，立即开始构筑工事。雨仍在不停地下着，雨水顺着战士们的脖子流进身子里，冰凉冰凉的。战士们的衣服早已湿透了，雨水淅沥沥地打着树林中的树叶，这种天气，敌人又处于进攻态势，一般很少夜间出动，早躲在屋里睡大觉去了。这给翟国灵他们修筑工事创造了条件，他们利用残破的堑壕奋力的挖着。天还没亮工事就修完了。

东方越来越白了，山岭已朦胧可见，雨也慢慢地停了。副排长看到几名战士们都倒在掩体里睡着了，十分心疼。十几天来，战斗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始终在执行全连最艰巨的任务，没睡过一个好觉，大家太疲劳了。他看到小孟在掩体里，半个身子在泥水里，抱着枪呼呼地睡着，那样的香甜。副排长一阵心疼，扯过一个树枝，轻轻地放在小孟的腿下，小孟一翻身，小铁锹当地一声响，掩体内的战士们立即惊觉地坐起。排长看大家疲劳的样子，对大家说：“天亮了，大家注意隐蔽，作好战斗准备，小贺，注意监视敌人！”

太阳出来了，小雨将大地冲洗了一夜，霞光照射在山岭上，翠绿翠绿的。突然，公路远处升起一团团的黑烟，“隆隆”声打破了晨寂，不一会，从 535 高地背后开过来十多辆坦克。翟班长心想，你过来吧，只要我在，坚决不让你通过去。

“看样子，敌人要向北进攻了。”排长来到了翟班长的身旁轻声对他说。话音刚落，敌人的坦克炮口冒出了一股股白烟，紧接着炮弹一颗颗打在翟班长他们的高地上。副排长立即大喊一声：“赶快隐蔽！”

敌人的坦克炮向高地不停地射击，炮弹像冰雹一样向翟班长他们这几百平方米的阵地上落，整个高地，整个山岭，立刻被烟雾笼罩，清新的空气立即变的污浊了。

敌人的炮火刚停，从 535 高地上窜出了两股敌人，大约有两个排的兵力，沿着山梁向高地冲来。

“没有我的口令，不许开枪！”排长命令道。排长知道，他们几乎是孤军作战，执行的是阻击任务，部队正向新的阵地转移，不可能给他们供应弹药，只有节省弹药，才能多拖住敌人一会。

敌人爬一阵，趴在地上向上看一会。这样爬爬停停，上到大半山腰了，敌人趴了一会儿，见山顶上还没动静，以为山上没有志愿军了。只见一个指

挥官挥着手枪，逼着几个美国兵向上爬。敌人仗着胆子爬到离翟国灵三、四十米时，只听排长一声命令：“打！”手榴弹、密集的子弹飞向敌人，给爬上来的敌人一个狠狠的迎头痛击。仅 5 分钟，敌人便被这猛烈的火力打下山去了。战士小侯高兴地喊着：“敌人跑了，打得真痛快！”

敌人把这个高地看成是眼中钉，打一阵炮，攻一阵，连续攻了几次，但都被志愿军打了下去。但是，他们的弹药越来越少。本来翟国灵他们班是来打敌人坦克的，带了许多反坦克手雷和手榴弹，带的子弹不多。副排长说到：“我们多坚守一分钟，就多为主力部队转移多赢得一些主动，现在弹药已经不多了，我们下去几个同志去到敌人身上搜集弹药。”

“排长，我去！”排长话音刚落，两名战士已屈着身利用弹坑向山坡下跃进。不一会，他们从敌人尸体身上解下了一些枪枝和弹药提了回来，但不是很多，翟国灵对大家说：“我们还是用老办法，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尽量节省弹药。”

正说话间，敌人又打炮了，这次坦克炮和火炮一起向这个高地上打，把翟国灵他们班修的工事全摧毁了。凶狠的敌人好像摸清了志愿军在打炮时不占领阵地规律，炮弹不仅轰击前沿工事，还不断向山背面打。翟国灵他们每人挖了一个防炮洞，躲避着敌人的炮弹，副排长蹲在一块石头后面，紧盯着山下的敌人。敌人的炮渐渐稀落了，山脚下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黑点，看来这次敌人增加了兵力，分多路沿着山背、山合水线的土坎和小沟往上冲，敌人知道山上的志愿军没有炮火支援，开始上来的很快，等爬到半山腰时便跑十来步就趴下四处观望一会，接近六、七十米时，几乎是向上爬，当官的在后面一个劲地挥手，示意那些怕死的兵往上冲。翟国灵他们全班利用弹坑占领了阵地，等着副排长的命令。

敌人越来越近了，前面的敌人跪在地上向上扔手榴弹，机枪子弹打在志愿军战士的掩体前，溅起片片土花。

“打！”副排长一声令下，手榴弹冒着黑烟飞向敌群，轰，轰地爆炸，翟国灵和两名战士边打边跳进前面的弹坑，使劲地向敌群扔手榴弹，前面的敌人被炸得死得死，伤得伤，后面的敌人慌忙后缩，被压在半山腰不敢抬头。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左右两侧的敌人顺着山沟往上爬，翟班长立刻命令两名战士转移过去阻击敌人。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打回了半山腰。敌人的进攻停止了，但敌人并没退下山去，趴在半山腰一动不动。

“妈的，怎么不攻了？要耍什么鬼花招？”副排长冲着敌人骂道。

话音刚落，敌人的坦克开炮了，坦克边打炮边向山脚移动，一字排开，对着这个山头喷吐着一个个火团。

“排长，子弹快打光了，怎么办？”翟国灵对排长说。正在这时，机枪手小罗也移过来说：“班长，机枪没子弹了！”

敌人和他们对峙着，没法下去到敌人尸体上搜集子弹。大家清点了一下，除剩下几枚手榴弹外，8 个人一共还有 15 发子弹。敌人打完炮后，马上就要进攻，面对严峻的形势，小罗说：“副排长，班长，咱们突围吧！”

副排长望了望山下，敌人又从南面和西面上来了不少，趴在山坡上的敌人也在缩头缩脑地蠕动。副排长抬头看了看太阳，说道：“到时候了，估计部队已撤离完毕了，我们的任务完成啦。”

听到“任务完成了”几个字，战士们都十分高兴，面对黑压压进攻的敌人，却好像轻松了许多。排长突然提高声音说道：“同志们，敌人把我们包

围了，我们现在突围也不可能成功，我们是‘钢铁营猛虎连特功排’的战士，现在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血战到底，不能给英雄连队丢脸！”

“对，我们绝不在美国鬼子面前低头！和敌人拼了！”

“后面是悬崖，我们就是跳下去，也不当俘虏！”翟国灵坚定地说。

一句话提醒了副排长，副排长说：“既然无路突围，大家用尽最后一粒子弹消灭敌人，然后就跳崖！”

副排长拿起一颗手雷，严肃地对翟国灵说：“3 班长，你是党员，你带领小侯和小罗掩护我们，等我们跳下去后，你最后跳！”排长说完，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迅速跑回掩体，准备同敌人最后一搏。

成群的敌人开始冲击了，从四面八方向志愿军的阵地上射来密集的子弹，敌人打了一阵子，便蜂拥向山上冲，快冲到前沿了，见志愿军的阵地仍没还击，便也不那么使劲射击了，呜哇怪叫着冲了上来，副排长和 5 名战士像猛虎一样猛地跃起，嗖嗖投出了他们最后一枚手榴弹，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副排长他们已飞快地跑到悬崖边，高喊着口号，纵身跳下崖去。

翟国灵在回头的一刹那，看到副排长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身子一闪，就消失了，他眼里喷射着怒火，站起身来，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扫，逼到眼前的敌人迎声倒下，后面的敌人又拥上来，端着枪大声怪叫着冲过来，翟国灵抓起排长给他的手雷，拉着火用力向敌人砸了过去。“轰隆”一声，敌人倒下一片。在手雷爆炸的同时，翟国灵跑向悬崖，这时，小侯和冲上来的敌人滚在了一起，小罗冲上前去，一刺刀将那家伙刺死了，他一把拉起小侯，跑到班长身边。敌人正端着枪往上逼，看来想抓活的。他们相互看了看，几乎同时高喊道：“跳啊！”，三人一纵身，跳下了五、六丈深的悬崖。

这英雄壮举，把敌人惊呆了，他们难以理解，已经没有了子弹，已经完全被包围了的志愿军，为什么还要抵抗，为什么要跳下崖去……。

太阳西斜，残阳照射在山峦上，像被血染过一样。翟国灵朦朦胧胧感到自己像悬在空中。“这是什么地方，我还活着吗？他记起了，中午排长他们 5 名战友跳下悬崖后，他和小罗小侯后来也一起跳下了悬崖。他稍动了动，感到混身不听使唤，疼痛难忍。他向下一摸，没摸到地，使劲地睁开眼睛向下一看，原来自己挂在了一棵树上。这时，山上叮叮当当传来一声声的铁锹的声音。“这一定是敌人在挖工事。”他摸了摸身上，枪还背在身上，他记得，在跳崖时，枪里还剩 3 发子弹。他想，敌人一旦发现了他，他还能够战斗。忽然一阵剧痛，翟国灵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月亮爬上了树梢，向大地洒下了一片碎银，一阵凉风吹醒了翟国灵，他慢慢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他清楚地记得，树下面是一个土台，土台下有一个小沟，顺着沟可滑到悬崖底下。他动了动腿，虽然还很痛，但还能动，他慢慢地向下滑，忍着剧痛滑到了地上。

“既然没死，一定要爬回去！”翟国灵这样想着。

他一步一步地向前爬，爬了一阵子，在一片草地上，看到一片草好像被蹂过，“肯定有人在这爬过，对，还有人活着！……他们到哪去了呢？”他左右看了看，看到一块白石头上黑糊糊一片，他用手摸了摸，“是血迹！他判断，活着的战友已经离开了这。

他忍着剧痛，拽着草向前挪动着。他的大脑嗡嗡直响，肚子也咕咕直叫，爬一步，浑身骨头一阵剧痛，……

东方放亮了，他爬了快一夜了，终于爬到了连队原来的阵地下面。他看到对面山上有一道阵地，山上有人影在动。“对，那是我们的阵地。”他一阵惊喜，昏了过去。

他醒来的时候，同志们围在他的身旁，看到他醒过来了，同志们十分高兴，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

同志们告诉他，小罗和小侯也没有死，半夜里爬到半路上，被连里派人找到了，抬了回来，副排长等 5 名同志，光荣地牺牲了。

翟国灵听到这，心里一阵悲伤，这时，连首长来了，看到翟国灵难过的样子，安慰他说：“3 班长，你们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你们用血的代价，为部队赢得了转移阵地的时间，你们都是好样的，全连同志们决心学习你们宁死不屈的精神。”

翟国灵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副排长带领 5 名战友纵身跳下悬崖那一幕英雄壮举……

光荣枪的来历

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展览柜里，陈列着一支乌黑锃亮的美制卡宾枪，这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缴获的美军卡宾枪，是志愿军某连将其命名为“光荣枪”赠送给炮兵部队某部指战员的，提起这支“光荣枪”的来历，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那是 1951 年 12 月中旬，志愿军某部 5 连坚守在“三八线”168．0 高地上，顽强地抗击美军的进攻，敌人把这个高地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改夜间一般不进行攻击的“习性”，对志愿军实行疲劳战术，依靠飞机大炮不停地对志愿军阵地轰炸，不分昼夜轮番向志愿军进攻。志愿军依托阵地和坑道，同敌人在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白天部分阵地丢失了，在夜间又组织反击夺回来，战斗打得十分残酷。

11 日深夜，168．0 高地上，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

一排副排长马永林伏在掩体内，两眼紧盯着山坡上向前蠕动的一个个黑点。他的左手腕子已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但他仍坚持不下火线。他向全排同志们说：

“这块阵地虽然不大，但是卡住敌人前进的咽喉，连里把我们放在这，我们一寸阵地也不能让给敌人！”

敌人在山坡下不动了，这时，一排排炮弹打过来，天空中悬着明亮的照明弹，高地顶端炮弹爆炸声连成一片，汽油弹的火舌舔着堑壕和掩体。

敌人发起冲锋了，在朦胧的月光下，山坡下的敌人分成几路向高地上冲。马永林一声命令，带头冲出掩蔽部，提着枪跃入工事里，瞄准了山坡上一个个晃动的黑点。敌人见高地上没有向山下射击，指挥官哇哇乱叫着，好像在说：“共军被炮火打没了，山上没人了，快冲上去！”

马永林命令战士们：“沉住气，夜间更要把敌人放近些

敌人从山脚爬到山坡，快接近志愿军阵地了，没遇到还击，便放着胆子往上冲。当敌人冲到距离一排阵地只有 30 多公尺时，只听副排长一声喊：“打！”机枪怒吼了，手榴弹在敌群里连续爆炸。敌人遭到这猛烈火力的打击，嚎叫着退了回去，山坡上留下一片死尸。

马永林见敌人被打退，立即组织火力追击敌人。这时，观察员突然向他

报告：

“排长，3 班阵地后面发现了敌人。”马永林一愣间，3 班阵地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3 班向他报告，这股敌人大约有 200 多，比刚才正面冲锋的敌人多一倍。

“狡猾的狗东西，也学会了从后面包抄攻击了！”马永林立即向连长呼叫。可刚刚叫通，敌人一阵炮打过来，耳机里没有声音了。

几天来，敌人连续不断地向 168．0 高地进攻，但连连受挫，遭受了重大损失，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前进一步，便看准了 1 排 3 班阵地后面和 5 连阵地的接合部的山坳处，抄后路向 3 班阵地进攻。3 班阵地一旦被占领，一排阵地就失去了卡住敌人的作用，5 连也无法支援 3 班战斗了。

“同志们，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和连里的联系也中断了，我们现在得不到上级和友邻的任何火力支援，全排迅速分头迎击敌人，不让敌人占领主阵地。”马永林命令全排。

3 班战士们在班长带领下，面对多于他们几十倍的敌人，英勇地抗击敌人的前后夹击。

敌人太多了，一排经过连续作战，战斗减员很大，面对蜂拥上来的敌人，以一当十地坚守阵地。敌人看准了 3 班的阵地，集中力量向 3 班攻击，3 班的几名战士抱着机枪向敌群猛扫，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向敌人猛投。

正在敌人逼近 3 班阵地的危机时刻，突然，在敌人的屁股后面连续响起了爆炸声，一排炮打在了敌人屁股后面。敌人被这突入其来的打击打懵了。在爆炸的火光中，敌人被炸的血肉横飞，哭嚎着向山下滚。

“太好了，太好了！”有的战士看到这情景高兴地跳起来。

“这是我们的炮火，炮兵打得太及时了。”

“打得真准！”

1 排战士们乘势组织火力追击敌人，敌人的偷袭被粉碎了。

原来，友邻 5 连阵地发现了这股敌人，向营指挥所作了报告。正巧炮兵主动问 2 营要不要炮火支援，营长马上请求炮兵：“请炮火立即支援 1 排 3 班阵地战斗。”

炮兵指挥所按照 2 营长指定的 3 班东南侧山坡和谷地，下达了一连串的口令，志愿军炮火便呼啸着飞向敌群，炸得敌人像乱了营，连哭带嚎抱头鼠窜。这样为 1 排解了围。

“感谢炮兵老大哥，你们的大炮像长了眼睛，我们步兵的手榴弹扔到哪，你们的大炮就打到哪了，你们打得好，打得准啊！”

步兵指挥所在电话中向炮兵指挥所连连赞扬。”

步兵的称赞传到了炮兵连阵地，连长高兴地说：“步兵老大哥还要吗？”

“各炮再打 5 发！”指挥所又发出了命令。

炮弹追着敌人屁股后面，把敌人赶回了老巢。

过了一会，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在炮火下，敌人的卡车开过来了，到阵地上收尸。炮兵得到步兵阵地上的报告，又向敌人打出了排排炮弹。炮弹在敌人堆里爆炸，拉死尸的敌人又死的死，伤的伤。

“又来了几辆汽车，往车上装死尸和伤兵。”前面向后面指挥所及时报告。

“等敌人装一会再打。”指挥所命令炮兵阵地。

敌人装了 7、8 卡车伤兵和尸体，正要掉头往回跑，突然，一排排炮弹从

天而降，在敌群里炸开了花。敌人的汽车加足油门往后开，有的车栽进了山沟，有的被炸翻，伤兵们彻底回了老家。

步兵看到炮兵的炮火这样准、狠，在高地上一阵欢腾，不住地从报话机里向上报告：“炮兵打得太好了！”

“炮弹又在敌群里开花了”。

野炮一连的炮火打得这样好，受到步兵阵地上连连称赞，为炮兵营争了光，这使炮兵营长十分高兴，他在电话里喊着一连连长的名字：

“王立功吗？这回你可立了功了，每一排炮都打得很准，步兵一个劲地称赞你哩。我做了副对联送给你们一连，上联是：度新年眼明手快；下联是：祝胜利心细如毛。”

炮兵连长这时才想起 1951 年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去了,他乐呵呵地对营长说：“我加上横批吧：快、准、猛。”

电话里忽然冒出来一句：“老王，你的横批太短，我给你来个长的：炮炮落在老美头上开花！”这是野炮 2 连连长的声音。

串联的电话里，传着一阵阵的笑声。

再说步兵这边，这回看到我们自己的炮火打得敌人这样狼狈，心里痛快极了，连日来，总是防敌人的炮弹，敌人的大炮逞狂，这一回我们的大炮这么厉害，看着敌人被炸得飞上了天，真过瘾！

“今天炮兵战友的炮弹打得我们的手榴弹跟不上趟了，美国佬也尝到我们炮弹的滋味了！”

“敌人的炮专门打山头，我们的炮专打敌人的头！”

“我们的炮兵才叫神炮，想打哪就打哪，跟着敌人打，看着真过瘾！”

大家不停地说着。不知用什么形容词才能表达对炮兵老大哥的感激和赞誉。

“我们步兵开庆功会时，一定要为炮兵老大哥请功。”

5 连连长对全连同志们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我们步兵和炮兵共同创造的胜利，我们应该向炮兵送点新年礼物，作为胜利的纪念。”

“送点什么呢？”指导员说。

“我们应当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挑选一支美国卡宾枪，派代表送给炮兵老大哥。”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

“对，这象征着我们共同战斗缴获的美国佬的战利品。”

一支崭新的美式卡宾枪送到了炮兵阵地。

一个隐蔽部里，炮兵团各单位的代表集中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赠枪典礼大会。

炮兵团政治委员向大家举起了步兵代表送来的美国卡宾枪，郑重地向大家读着枪上写着的一行字：

“献给四大队一区队。三大队二分队五区队敬赠。1951 年 12 月 11 日缴于朝鲜 168．0 高地”。

大家望着这支卡宾枪，群情激动。政委情绪激昂地说：“这是步兵老大哥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枪，是从美 3 师 65 团侵略者中缴获的战利品。这支枪不是一支普通的枪，它代表着步兵老大哥对我们炮兵的心意，是共同战斗结成的战斗情谊。我们要在今后的战斗中，让炮弹长上眼睛，狠狠打击敌人，支援步兵战斗。”

他越讲情绪越激动，他举起枪说到；“我们团党委决定把这支凝结着战

斗友谊的枪命名为‘光荣枪’！”

隐蔽部里，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突围

1951 年 5 月 16 日，志愿军各突击兵团按志司首长的命令，向敌人发起猛烈突击。

20 日，志愿军东线部队突进敌纵深很深了。前几次战役，美军被志愿军切断后路，造成首尾不能相顾，吃亏不小。第五次战役开始后，美军遭到志愿军重创后，见到自己在翼侧暴露，唯恐被志愿军迂回包抄。挨了打的美军，吸取教训，遂让美第 10 军 2 个师迅速横向东移。

狡猾的美军这一招还真狠毒，被志愿军在东线打开的战役缺口，一下子被封闭了，志愿军突入敌纵深的部队一部，后路被其截断。

此时，第 12 军第 31 师 91 团正乘胜追击敌人，忽然接到上级后撤的命令。

91 团在第五次战役发起后，在团长李长林率领下，由机山里出发，经 5 昼夜急行军冒着敌人的炮火涉过昭阳江，突破鹰峰山美军阵地，向敌纵深猛插，18 日下午，全团插到长水院以东地区，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役穿插任务。

战役第二阶段，91 团奉命继续担任向敌纵深穿插任务。在下珍富里，他们配合友邻部队歼灭了南朝鲜军第 3 军团团部。仍不顾疲劳往里大胆穿插。时而与遭遇之敌激战，时而绕过敌人正面的防御。5 月 20 日他们接到撤退的命令时，已到达了束沙里，第 2 营占领了兄弟峰，第 1 营歼灭了射南山守敌，占领了该山。敌军南逃的退路被彻底切断。如果情况不发生突发性变化，这次战役会像前几次战役一样，正面进攻的志愿部队三面向敌发起攻击，他们在这里顽强狙击来援和溃逃之敌，将又是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

正所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现在美军阻塞了战役缺口，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志愿军两翼作战部队没能完成对东西两线敌军的分割，而敌军经过东移，与南朝鲜军第 3 军取得了联系，志愿军不能形成对东西两线敌人的分割围歼部署，只得改变原定作战方案。

师首长派作教科副科长赶上第 91 团，转达了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敌情。91 团团长听完上级指示，紧锁着眉宇。他清楚，这一变化对他们穿插部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退路已被敌人封住了，而且失去了与主力部队战役上的联系，完全被割裂在敌人的纵深里。

李团长看了一下地图，在地图上圈圈点点。从地图上显示，这里已接近 37 度线，他们已远离志愿军部队 100 多公里，而且后面有 3 万余人的敌人。与敌人的兵力对比是 30 ：1，主要通道都被敌人切断，要把全团千余人在粮弹均不足而且再也无法得到补充的情况下撤出去，困难是相当的大的。

团长望着围在地图边的张政委，刘参谋长和政治处孙主任说：“情况十分危险，能不能把部队带回去，就看我们团党委这几个人了。”他们感到肩上的担子好像重了许多，全团官兵的生命系在他们的身上，这时，他们真正体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这句话的份量。

面对严峻的形势，团几位领导没有一个显得惊慌，他们仔细地研究着敌情，考虑着如何将部队突围出去。大家认为，从原路返回是绝不可能的了，美第 7 团已逼近束沙里地区，原来通过的地方到处都被敌人占领；从西边美军阵地内插出去，将冒大的风险，既使能杀出一条血路，也只能有部分突围

出去，部队将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同时，在战斗中的伤员也会丢给敌人；现在部队的位置也处在危险之中，敌人已发现我们的位置，等到晚上再行动也不行，必须马上寻路隐蔽突围，从敌人空隙中插过去。

“从敌人空隙中插过去，这是一个最佳方案。”李团长指着地图对团几位领导说：“我们现在的位置，处在三条道路的三角地带上，东边是高山，密林，大海，也有敌人防守，后面敌人防守的更严。现在从哪个方向返回都很困难，都有危险。从东南方向走，先转移到南汉江以东的大山里去，那边是敌人的后方，防守均较薄弱，从下珍富里东面插出去，只要过了广川，形势就会有好转。这一带主要是南朝鲜军，而且兵力较弱，硬打也不会造成大的伤亡。”

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大家认为，从东面大海沿岸敌人的大后方绕道前进，看似危险，但是容易麻痹敌人的地方，这样，进可以攻，退可机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家十分佩服团长这即大胆又充满智慧的方案。

在营以上干部会上，团长命令到：“部队白天行军，要采取一切手段迷惑敌人，注意警戒。为了迷惑美军空中侦察，部队去掉伪装，我们是在敌人纵深里，敌人的飞机是不会把我们当成志愿军的。”

部队出发了，李团长命令侦察班把缴获的敌人的钢盔戴上，打扮成南朝鲜军，亲自带着侦察班走在前头，部队井然有序地迅速掉头前进。

部队行进在巍峨的山岭中，天空时而飞过几架飞机，部队若无其事地前进。敌人的侦察机盘旋几圈飞走了。李团长带着队伍从外巨文里东渡南汉江，进入了新基以北的深山密林中。团长这时稍松了口气，命令部队隐蔽休息。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李团长又带着部队，一会爬山，一会越涧，部队紧跟着他一路小跑地前进。这时，警卫连带回了一名俘虏，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前面一路上所有的村子都住满了敌人。

李团长仔细思忱了一下，想到，看来，必须冒险通过敌人占领区了。他命令部队一路上不许说话，不许暴露火光，遇到敌人一定要沉着冷静，遇到小股敌人插入我们的队伍，就捂住他的嘴，下了他的枪，把他干掉。遇到大股敌人，就由翻译上前搭话，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

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着黑前进，这时，老天下起了雨雪。李团长心中暗喜：“真是老天助我。”这样的天气，敌人在外面活动的就会很少。他命令部队加快行进速度。部队迎着雨雪，在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里摸黑前进。

21 时，李团长带领部队已接进元卜洞。在过一条小河时，突然一小股敌人插进了队伍里。侦察排猛扑过去，一人抓一个，一枪未发，9 名敌人全部当了俘虏。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敌人正在到处搜堵他们这支队伍，他们在射南山。兄弟峰扑空后，发觉他们已渡过南汉江，便急调 3 个师到元卜洞堵戴。敌先头第 17 团已抢占了元卜洞以南 900 高地，企图切断 91 团的退路。被俘虏的这股敌人，就是 17 团先头部队的一个班。

情况紧急，李团长立即命令部队先头抢占前方高地，准备阻击敌人，主力继续北移。这时，担任后卫的第 2 营与团失去了联系，团长果断命令第 1 连去接迎第 2 营。

在夜间，战场上基本是志愿军的天下，特别是在深山峡谷中，“联合国军”不敢轻举妄动。李团长面对敌人的堵截，毫不犹豫地顺着山谷北撤。经过一夜的行军，李团长带领部队越过广川，绕过了敌军的堵截线，进至间坪里以南地区。这时，遇到了朝鲜人民军的侦察队，经了解，前方不远就是五

台山人民军阵地，李团长知道，部队快要突围出去了。经过 2 昼夜的艰苦撤离，李团长等团领导凭着丰厚的地形学知识，按照地图，穿山越岭，绕过了敌人道道堵截线，以勇敢和智慧，把部队从敌人的夹缝中带了来。部队现在到达的位置，与他们开始突围时的方案到达的地点完全一致。

然而，李团长没有任何庆幸的感觉，因为第 2 营和团队失去联系后，一直没有消息，去接迎他们的 1 连怎么样了？他心情仍焦急万分。他立刻派侦察股长带人回返，去寻找失去联络的 2 营。

这时，东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李团长拿起望远镜，望着东南方向连绵的山岭。他的心情更焦急了：“是不是 2 营同敌人遭遇了？他们被敌人包围了吗？”

李团长想到：“一个指挥员绝不能丢下部队不管，一定要把他们接应出来！”于是，他命令部队迅速改变方向，不是向西北的五台山，而是朝向 2 营可能在的方向。

晚上，部队一直又走了半夜，爬上一座大山，借着星光，已能看到东北面茫茫的大海了，他命令部队休息后，又同政委分析 2 营可能的遭遇和位置，研究着下步的行动。

23 日 10 时，2 营终于被找回来了。原来，担任后卫的 2 营，在敌我路标分辨不清的情况下，走错了方向。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是敌人，便转到剑山地区。天明后，敌人发现了他们，先是与敌 1 个多连遭遇，他们边走边打，抢占了有利地形，敌人又以两个营向他们发起围攻，均被他们击溃，一直打了 20 多公里，才突破敌人的封锁，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斗中，他们俘敌 60 余人，但是，6 连为了掩护全营突围，和全营失去了联系。

李团长见到 2 营胜利回来了，还带回了歼敌战果，心里无比高兴。全团会合了，他带着部队，迈开大步，朝着西北方向翻越海拔 1000 多米的铁甲山，胜利到达了五台山——人民军阵地。

这次艰险的突围中，91 团的领导们，团结一心，不畏强敌围困所吓倒，在敌人的心脏里，把 1 个团安全胜利地带了回来。在突围中，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自觉承担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全团的胜利突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突围中失去联系的 6 连，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山区，在严寒、饥饿、弹尽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供应，得不到任何支援，但他们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背着负伤的战友。在敌后坚持斗争数月余，历经艰险和磨难，最后终于胜利归队。

对 91 团全体指战员的英雄壮举，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给予了高度赞扬。

奔向前线

跨过了鸭绿江，虽然是茫茫的黑夜，但队伍中的人们一跨上这异国的土地，就感到像进入了战场一样，夜幕下原野上一片白雪，只有人踏出的道像一条黑线向前延伸，道旁的雪地上，星星点点地可见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黑点，带队的队长告诉她们，那是炸弹爆炸留下的弹坑。

前面的道路乱了，一看就知道这里踏过的人很多了，前方隐约出现点点的光亮，看来是一片居民区。

“这是什么地方？”

“新义州。”

天空升起一枚照明弹，把雪地照得通亮，前面的民房清晰可见。敌机在天空中闪着红绿信号轰鸣着。

“拉大距离，不要掉队。”带队的领导命令着。

队伍里，有的带着短枪，有的背着小提琴、手风琴、二胡等各种乐器。不用看，这是一支文艺工作队伍。他们要进行千里徒步行军，奔向前线，奔向自己的部队，参加到战火纷飞的战争中。

队伍中有一名扎着羊角辫的女学生，大家都叫她小慧，她长得眉目清秀，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像个孩子似得一声一声地对身边的一位姑娘叫着大姐。

她是刚从学校参军的女学生，和队伍中许多女孩子一样，凭着一股激情，向志愿军领导交上一份血书，坚决要求到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线磨炼自己，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在自己的人生写上光辉的值得自豪的一笔。

战争，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浪漫；战场上，也不只是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的流血牺牲。开始行军的几个晚上，他们情绪高涨，对一切都感到那么新奇。但是，慢慢地，一个个他们从未遇到的困难和艰苦接踵而来。

“同志们，今天就在这休息。”队长向队伍发出了命令。听到命令的女孩子们，顾不得把地上的雪扫一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大姐，什么时候能到前线啊？”小慧有气无力地问。

“快了，再走一周差不多就到了？”

“啊，还要走一周呀。”小慧实在懒得走了，恨不得马上到目的地才好。

“同志们，虽然这里离前线还很远，但美军的飞机不断对朝鲜后方轰炸，这里越往前走，居民区越少，我们只能在山沟里隐蔽休息。大家抓紧吃饭吧。”队长向大家动员着。

说是吃饭，他们全是带的干粮和炒面，队员们从挂包里拿出冻得硬梆梆的干粮，啃着，有的抓一把炒面放进嘴里，从地上掏一把干净的雪，艰难地往下咽着。这样的艰苦生活，这些大部分学生出身的女孩子，从没经受过。一位女战士说：“说志愿军在前线苦，到底多苦，从没体验过，现在算尝到了这种苦的滋味。”

“志愿军比这苦得多，他们有时连冻干粮还吃不上呢？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一位姑娘像到过前线一样，向大家讲述着。

吃完饭，开始休息了，一位大姐姐将小慧的腿一下抱起放在自己的腿上：“来，小慧，看今天又多了几门炮（泡）。”

“大姐，算了，穿破了明天仍然起。”

“不行，不穿破，你明天就会疼得走不动路了。”

这位大姐替小慧脱下鞋袜，小慧白晰细嫩的脚立刻被寒风吹凉了。大姐赶紧用衣服盖上，用手捂着小慧的脚。她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拿出一根针，穿破水泡，用头发穿过，轻轻地压出水。

“这里没有民房，没条件烧水烫脚，烫烫就更好了。”

“谢谢大姐，现在感到轻松多了。”小慧像在母亲怀里一样感到一阵温暖。

残阳照在山峦上，队伍又出发了。走着走着，突然小文跑到小慧眼前，咬了一下耳朵，小慧她俩跑进了路边一个小沟里。

“真倒霉，偏偏这时候来，我的卫生纸都用光了。”小文有点带着哭腔说。

“没关系，我这有棉花。”小慧说着，“哧”地撕开了棉衣，扯出了一

些棉花。处理完了，她俩急匆匆地出了壕沟，一位男战士在不远的地方等他们，看见她们跑过来了，用责怪的口气说：“早不上厕所，刚开始行军就掉队。”

“不是……是……”她俩看了看这位小战士，不知说什么才好，相互一对眼色，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向前跑去。

这位男战士被他俩笑得摸不着头脑，脸一阵红，追赶队伍去了。

又是十几天连续的行军，文工团员们个个混身是土，脸上流着汗痕，有的头发散乱着，但是她们好像过了疲劳期，走路的步子轻松的多了，队伍里也恢复了笑声。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这几十人中只有十几个男的。要不是看到领导严肃的面孔，要不是这里是战场，要不是在漆黑的夜晚，她们准是一路行军一路歌声。尽管这样，队伍里也不时地传出一阵笑声，几句优美的歌声。

打前站的回来了，他告诉大家，今天住在村庄里。队伍中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沸腾了，脚底板好像又增添了劲，走得更快了。

“这回可以洗洗头了，我头上和身上痒得很。”小慧高兴地对大姐说。

“住进村里，防空要求更严格，一定不要麻痹，这里离前线越来越近了。”大姐嘱咐小慧说。

在山窝里的一个小村子里，队伍停下了脚步，这时天已亮了，队长吩咐大家：太阳出来后，尽量不要烧水，人员不要在外面走动。接着他交待了防空袭行动等。

小慧和大姐走进一家朝鲜老乡家，老乡亲热地迎接这些可爱的中国志愿军姑娘。姑娘们围着大娘叫个不停，那个亲热劲，使老大娘好像遇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嘴笑的合不拢。

屋子里暖融融的，太阳出来了，披着素纱的山林反射着五彩光环，把小山村映衬得十分美丽。队员们忙活了一阵子之后，倒在炕上睡着了。小慧从行军以来，衣服从来没离身，身上的汗出了干，干了出，混身粘糊糊的。她感到混身发痒。她想换一下衬衣，当她脱下毛衣时，只听她“妈呀！”一声，同志们被她的叫声惊醒了。大家坐起来，望着小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小慧把毛衣扔在一边，脸色腊黄，惊呆了。大姐姐赶忙问：“小慧，怎么啦？”

“毛衣……毛衣上……有虫子。”小慧喃喃地说。

大姐姐拿过毛衣一看，接着咯咯一笑：“我当咋了呢，小慧，这是虱子。我们谁都有。”

大家听说小慧被虱子吓着了，屋子里传出一阵笑声。大姐对小慧说：

“你知道吗，红军长征时，红军战士们把它叫‘革命虫’。我们这才不到一个月不脱衣、不洗澡、不洗头。红军战士们在长征路上几个月不脱衣睡觉是常有的事。再说，那时那样艰苦，也没衣服换洗，每个人身上生满了虱子。革命艰苦年代，生虱子是平常的事，连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身上也常生虱子呢。要不就叫‘革命虫’了？旧社会有‘穷人长虱子，富人长疖子’的说法。”

大姐把生虱子同革命“联”在一起，听得大家直瞪着眼望着她，好像虱子变成了可爱的东西似的。大姐接着说：“不过，不管叫它什么名字，它总是叫人身上痒的难受，把衣服放到外面冻一冻，它们就会全死的。”

小慧第一次听到关于虱子的这么有趣的故事，她天真地说：“我真想把

它抓起来，用瓶子将这些‘革命虫’带回祖国去作个纪念。”

屋里又是一阵“咯咯”的笑声。

又是一天过去了，山影把山窝里的小村子遮得灰蒙蒙的。队伍告别了老乡，顺着山路出发了。队伍来到一条江边，一队队的朝鲜的老乡们背的背、顶的顶，正在向河里运石头。他们看到队伍过来，谁也没停下手里的活，一声不响地有秩序地穿行着。江边的几个大弹坑已经用石头填平了，河边的路上，几辆装满弹药等物资的汽车停在那里。

“江上没桥，连路都被炸毁了，朝鲜老乡们在抢修公路。我们只好涉过冰江了。”一位男同志对队长说。

“涉水渡江！”队长下达了命令。

男同志带头脱下棉衣跳入江中，在前面开路，女同志看到这种情景，也顾不上难为情了，大家迅速脱下棉衣，跟着男同志下到江里。男同志护送着女同志，一批过去了，他们又返回来接下一批。人员过去了，他们又一趟一趟地运背包和其它物资。等他们上岸来，女同志们看到这十几名男同志在冰江中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连忙上去给他们披上大衣。这些男战士们，大部分是前几次战役中负伤后，回到祖国治好伤又重返前线的。女战士们看着这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过功的英雄们，心里对他们既感动又心疼。在这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像他们这样的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才能战胜任何敌人，女战士们望着这些男战士，心中升起对他们的崇敬。

这一夜，在凛冽的寒风中，队伍顶风雪，涉冰江，一气走了六、七十里。天亮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片小树林休息。小慧过江时，胸部以下全湿了，在过江后，她不好意思换下内衣，行军时，身体还感到热乎乎的，但停下来后，冷风一

吹，身上从里到外冰凉冰凉的，冻得她直发抖，嘴唇发紫，大姐赶忙过来，把大衣披在她身上，紧紧地搂着她。

已走了快一个月了，她们身上带的吃的快吃光了。在开始行军的半个月，沿线的兵站还能为她们提供一些粮食。越到前方，兵站越少，这几天行军，已找不到兵站了。小慧已有一天没吃东西了，她拖着疲惫的身子艰难地走着。刚爬上一道山岭，她眼前一黑，一脚踩空，便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小慧！小慧！”大姐扔下背包，也不知道是跑还是滚，随着小慧冲了下去。小慧被树枝挡住了，昏迷不醒，同志们也跑下来了，一阵呼喊。几名女学生兵看到此景，吓得哭了。大姐抓起一把雪，在手心里融化了，雪水一滴一滴流进小慧的嘴里。过了一会，小慧醒过来了，一位战士找来一点炒面，大姐把炒面塞进小慧的嘴里，又抓起一把雪叫小慧咽下去。小慧看到围在身边的同志们，两行热泪流下来，流进了嘴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站起来，大家要背着她走，她说什么也不肯，大姐心疼地扶起她，搀着她向山下走去。

越往前走，离前线越近了，敌机每天都在天上嗡嗡直叫，她们更不敢走大路，每天在山岭中穿行。一天早上，她们正要宿营，突然，山岗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队长立即命令道：“快隐蔽，敌机来了！”

大家迅速向四处疏散。敌机发现了目标，四架敌机向树林中俯冲下来，一阵扫射，投下了数枚炸弹。树林中顿时硝烟弥漫。

“有人负伤了！”一位女战士喊道。

几名女同志迅速跑过来将这名女战士抬到隐蔽处，为她包扎。这位女战

士胳膊负了伤，鲜血直流。领导同志过来了，喊过一名男同志要照顾她。她坚持说：“首长，我不要紧，前方的战士们天天在流血，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看着这刚上路时那么柔弱的女学生战士，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便变得这样坚强，领导满意地点了点头。

战争特殊环境，磨练了她们的意志，磨炼了她们的性格，她们在战火中将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她们终于来到了前线，在行军路上，她们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为她们在战场上执行各种任务，奠定了基础。

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

太阳出来了，霞光照射在绿油油的山岭上，显得格外清晰苍翠，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南急奔。在一个山脚转弯处，几个女战士迎着走过来的行军队伍，手拿竹板，放开清脆的喉咙说起了快板：

今天路程七十多里，年轻小伙算不了事。
背的东西五、六十斤，走起路来飞毛腿。
明天开个评比会，那个同志没掉队。
是谁互助帮别人，给他记在功劳本。

女文工团员中有一位扎着两根齐肩小辫子的高个姑娘，她面庞清秀，肩上还背着两支枪。听她那响亮的声音，看她那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神情，人们不会想到她连日来，也一直同部队一样一起行军，一起翻山越岭，一样身背几十斤重的背包和武器。战士们从入朝以来，对她已十分熟悉，她那婀娜的身影总是不断地出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她那优美动听的歌声总是在战士们极其疲劳的时候环绕在他们的耳畔。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行军队伍中一位战士对战友们说：听她的名字，就像一首诗，解秀梅：其意就是我们解放军中一枝秀丽的花，一枝傲雪的梅。

看到文工团员们的身影，听到她们热情洋溢的快板和优美的歌声，战士们浑身像注入了兴奋剂，充满了力量，昼夜行军、攀山越岭的疲劳便一扫而光。连续 18 天的行军，解秀梅同文工团员们的宣传鼓动，像指挥员有力的命令，像阵阵冲锋的号角，鼓舞着队伍战胜困难，战胜疲劳。她们旺盛的斗志和精神，感染了行军队伍，队伍像一股铁流奔向三八线。

解秀梅所在的部队进入了战斗，在空前激烈残酷的现代战场，志愿军战士们同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美帝国主义展开的浴血拼杀。前方志愿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一个又一个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着她。她想到，她虽然不能和前线将士们一样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但前线的将士们需要她们这些文艺战士，她们应当到前线去，用歌声和文艺节目宣扬他们的英雄事迹，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她和文工团员们注意收集前线指战员的英雄事迹，把这些英雄事迹编排成大鼓书、快板、歌词等，进行排练。1951 年 11 月，她们奔赴阵地前沿，慰问阵地上的官兵。在堑壕里、在掩体内、在指挥所，她们拿起手中的“武器”，优美的歌声回荡在阵地上空，同炮弹隆隆的爆炸声，汇成一支“战争交响曲。”在阵地上，战斗开始了，她们就立即投入到搬运弹药、抢救伤员的战斗中，战斗间隙，她们就拿起乐器，为指战员们演唱。为了慰问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战士们不能集中，她们就从这个堑壕，转到另一段

堑壕。从这个掩体，跑到另一个掩体，她和战友们时常侧卧在掩体内，为战士们演唱。乐器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炸坏，子弹盒、脸盆、碗筷等就伴奏起她们的歌声。她们在阵地上，歌唱歼敌 500 余名的特功班，一级英雄李风林，赞扬反坦克手李瑞山，军政双全的指导员魏振宗……，他们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指战员的斗志。她们带去了上级首长对阵地上指战员的关怀，带去了后方战友对前方勇士的慰问。她们不怕牺牲同前线将士共同战斗的勇敢行动，使阵地上指战员深受感动。前线将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作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又深深地教育了她们。使她们敬佩英雄，学习英雄，带着对战地生活体验的真情实感去歌唱英雄。17 岁的解秀梅，经受着战火的磨炼，净化了灵魂。使她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更加美丽。

一次，她们来到了前线的一个救护所慰问演出。救护所的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她们一会慰问演出，一会帮助抬伤员，洗衣、做饭，给伤员喂饭。这里的人手太少了，许多伤员等待着处理。看到这种情景，解秀梅同文工团的几名女同志向上级领导请求留在这里帮助做护理工作。她们的要求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她们高兴地投入到救护伤员的工作中。

救护所设在离阵地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十几间茅草房就是病房和手术室。朝鲜的冬天，东西海岸的海风席卷着这个狭长的半岛，使这里雪特别大，气候特别严寒，解秀梅真正体验到医护工作者的责任和艰辛，每一个伤员来到这里，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生命的希望，她们，就是帮他们解除伤疼的天使。她们没日没夜地给伤员包扎伤口、换药，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院子里洗晾绷带，接从前线下来的伤员。

一天，从前线送下来一名伤员，解秀梅把这名伤员接到病房后，替伤员处理伤口。这名伤员腿部负伤，血顺着腿流下来，流进了袜子里，流进了鞋里。寒冷的气温将血水同鞋袜冻沾在一起。解秀梅费了好大劲把伤员的鞋脱下来，但袜子和皮肤冻在一起了，伤员的整个脚像一个大冰血砣子，解秀梅看到这里，十分心疼，她毫不犹豫地解开上衣，将伤员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血水融化了，一滴一滴流下来，浸入解秀梅的内衣，伤员冰脚凉透了解秀梅内衣，冰得她前身麻木了，他的嘴唇直打冷战。冰血砣化尽了，解秀梅体温使伤员的脚有了知觉。伤员在医生的抢救下醒了过来。当得知一位姑娘为抢救他，为保住他的脚所作的这一切时，他望着这位曾给予他们鼓舞和力量的“护士”，不知说什么才好，两眼望着解秀梅，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美军到处狂轰滥炸，不放过朝鲜北部的每一个村庄。一天下午，解秀梅从山上扛着一大捆柴火往回返，快要到家时，敌机来了，敌机向救护所这十几间草房一阵轰炸扫射，顷刻，几间草房被打着了火。解秀梅看到此，立即放下柴捆，飞也似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向草房跑。冲进着火的病房，向外抢救伤员，这间房子的伤员撤离了，她又跑入另一间病房。她架着伤员从火里冲出来，接着又冲入火海里。她在背伤势严重的一位排长时，这位排长见他们已被大火围困在屋内，时刻有被大火吞没的危险，大声喊道“你快冲出去，我已是不能动的人了，死了不要紧！”解秀梅哪管这些，不知那来一股劲，一下把排长背起，找准房门，几步冲出了火海。她背着他继续向安全地方跑，这时，凶狠的敌机又照准着火的病房投了两枚汽油弹，大火“腾”地冲天而起，汽油带着火球向四处飞溅，火飞到他们的身上，衣服被打着了，解秀梅仍不顾一切地带着火向前飞跑，她边跑边回头，看到排长的身上起火了，猛向前一扑，排长身躯重重地砸在她的身上，她一个翻身，脱下上衣，捂灭了

排长身上的火，又背上他向山上跑。敌机发现了这个目标，向他们俯冲扫射。子弹打在他们身边的雪地上，溅起串串白烟。排长大声喊：“快放下我，你赶快跑，不然都没命了！”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解秀梅也在喊着。

他们的头顶上一声刺耳的尖叫，排长大喊一声：“快卧倒！”

解秀梅顺势扑倒在身旁的一个洼坑内，猛一翻身，趴在了排长的身上。“轰隆”一声，炮弹爆炸了，土石夹着雪落下来，砸在解秀梅的身上，她只觉得头部“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刺骨的寒风夹着雪片吹醒了她，她觉得有人喊她的名字。行动不便的排长被她压在身下，她用身体掩护了他，他感到背上的她一动不动，心里十分着急，以为她不是受了重伤就是震昏了，他动弹不得，焦急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她感到混身酸疼。强站起来，身子晃了晃，脚下一用力，站住了。

她抖落身上的泥土，将排长扶着坐起，望着天空消散的硝烟，说了声：“真险！”

排长为她的英勇行为所感动，既不能责备她不顾自己安全的行动，又无法表达冒着生命救他掩护他的感激之情。解秀梅从这位排长那含着眼泪的神情里明白他要说的一切。她说了声：“走吧，咱们也进山吧。”说完，背上排长，沿着崎岖的冰雪道，顶着凛冽的寒风一晃一晃地向山谷中的防空洞走去。

解秀梅为她能够真正同美国侵略者斗争而感到自豪。一个 17 岁的姑娘，这样勇敢的行动，使全体志愿军战士敬佩，她舍己救人的先进事迹，很快传遍了阵地。经过战火的考验，解秀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2 年 1 月，她被光荣地选为 170 名英雄模范组成的志愿军第二批归国代表团。在临回国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她们送行，彭总握着解秀梅的手说：“小鬼，不简单呀，有点花木兰的味。回到祖国，向人民汇报一下‘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生活吧。”

在祖国，解秀梅受到祖国人民对英雄的热烈欢迎，受到郭沫若、彭真、沈均儒、邵力子、马叙伦、马寅初、张奚若、许德珩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的接见，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5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解秀梅代表志愿军代表团向毛主席献了花，毛主席接过鲜花，握着解秀梅的手说：“中国自古多巾帼英雄，你是志愿军中的花木兰代表，辛苦了。”解秀梅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志愿军的全体同志们让我向您问好，祝福您身体健康。”说着她向毛主席递过了笔记本，毛主席拿起笔，高兴地在她的笔记本上写到：“志愿军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人民感谢你们”。

她向党和毛主席，向人民汇报了志愿军战士们受人民嘱托，在朝鲜前线同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艰难困苦的英雄事迹。向党和毛主席，向人民表示了志愿军将和朝鲜人民一道，不辜负祖国的重托和希望，坚决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为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再立新功。

祖国人民为有他们这样的英雄儿女而自豪，《人民日报》、《志愿军报》多次分别介绍了解秀梅的事迹。她的事迹感染了千千万万个祖国的优秀儿女。许多大中学校女学生纷纷写决心书，有的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到

抗美援朝第一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为保卫世界和平、打击侵略者而贡献青春。

慈母般的白衣天使

1950 年 11 月，一列火车从中国安东辑安站开出，越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刘秀珍坐在车厢里，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一片片村庄被炸得断壁残垣，倒塌的房梁冒着黑烟，铁路两侧，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美国鬼子破坏了和平，杀害了多少朝鲜人民啊。如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给中朝人民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不打败美国侵略者，人民就无法过上安宁的日子，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无法进行。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刘秀珍心中燃起一股对帝国主义、对侵略者的仇恨怒火，他决心在这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为保卫和平，为消灭侵略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列车在朝鲜境内一会儿穿岭，一会越堑，隆隆的声音震荡着山谷。列车行至满浦，突然天空飞来一群敌机，凶狠地向列车俯冲下来，接着机关炮向列车扫射，在列车两侧打起串串爆烟，炸弹在列车的周围爆炸。列车嘶鸣几声，在山谷中冒着不断爆炸的炸弹、汽油弹前进。忽然，列车车身摇晃了几下，车头腾地冒起一团火光，列车中弹了，几节车厢也中弹起火。然而，列车仍不顾一切地带着烈焰向山谷中冲去——冲进了一个隧道内，停下来了。

火光就是命令。刘秀珍还没等列车停稳，迅速冲入着火的车厢，她背起一名伤员冲出车厢，将伤员背到一个隐蔽处，转过身来又向着火的车厢中跑去。隧道里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眼睛火辣辣的，着火的车厢向外冒着滚滚的烟浪，刘秀珍奋不顾身地再次冲进车厢，奔向伤员。车厢内。许多被炸伤的伤员被烟火围困，有的昏迷在车厢里，有得向外面爬，她拉起一名伤员，背到背上就向外跑。战友们冲上来了，有的在扑打烈火，有的在抢救伤员，年仅 18 岁的刘秀珍以瘦弱的身躯，背着伤员从洞内跑出洞外，又从洞外再次进入洞内，这样往返的六、七次，她一人抢救出 7 名伤员。在战友们共同努力下，受伤的 50 名伤员全部被抢出洞外。

刘秀珍刚入朝，还没进入前线，就经受了一次战火的考验。她望着被炸坏的列车，望着在硝烟中颤栗的群山，想到，这就是眼前的战争，这就是她面临的新的战场。她不满 16 岁参军，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她随部队从东北打入关内，又从华北打过长江。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她经受的磨炼和考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荣立了三次大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大人”，她已成为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现在，志愿军面对的是凶狠的美国侵略军，是对朝鲜人民灭绝人性进行屠杀的强盗，对付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这个一片硝烟的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她决心在这个血与火的战场上锻炼自己，经受新的考验。

新月林，志愿军伤员转运站，刘秀珍经过几天的徒步行军，到达了目的地。连续几天行军中，她背着一大包药品攀山越岭，寒冷的初冬，她每天累得出几身汗。同志们要替她背药品，她总是笑一笑拒绝。看着这个瘦弱的但总是那样乐观的姑娘，同志们从心里敬佩。在目的地，姐妹们看到，使她腿部肿胀，脚磨起了串串血泡。心疼地劝她说，“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她还是笑了笑，一瘸一拐地投入到护理伤员的工作中。

前线志愿军同“联合国军”展开了激战，大批伤员抬下来，等待着在这里进行初步处理后，转运到后方。看到一个个从前线下来的血肉模糊的伤员，一个个坚强的战士，她把自己的辛劳同战士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多付出一些辛苦，就多减轻一点志愿军伤员的痛苦，我们的工作同在前线打击侵略者一样。”她对自己带领的医疗组的同志说。一个白衣战士的责任，对战友的爱促使她整日忘我地工作。在这里护理和转运伤员的工作又脏又累。她们要给伤员清洗伤口、换药打针，给伤员包扎。每日换下来的绷带一堆又一堆，她们要将这些绷带洗干净，还要给伤员换洗衣服，要抬上担架将伤员送上车。繁重的工作量压在这些年轻的姑娘们身上，她们的休息时间很少，更不固定。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大部分伤员是夜间从前方抬下来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伤员一到，她立即同姐妹们投入到抢救和处理伤员的工作中。

一天下午，劳累了大半天的刘秀珍抱着一大堆绷带来到河边，突然，几架敌机嗡嗡叫着飞过来，接着从山尖直向山谷扑来，对准她们一阵俯冲扫射，接着一枚枚炸弹落了下来。她和战友们迅速跑到山沟里隐蔽。炸弹炸起的泥土石块辟辟啪啪落在他们的身上，砸得她们抬不起头来。这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只见她跳出土沟，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冒着炮火向回跑。这时，敌机正轮番攻击山脚下的几间草房，一颗炮弹在草房边爆炸，草房被炸着了火，她不顾一切地向草房奔去。跑到跟前，几名重伤员正艰难地往外爬。她看到这里，猛跑过去，背起战友冒着炮火就朝防空洞跑。这时，战友们也奔过来了，6 名重伤员迅速被转移到了山洞。刘秀珍看了看抢救出的伤员。“不对，还有一名大腿骨折的伤员。”说着转身就向草房跑去，草房的火冲天而起，她的心好像在燃烧，她跑到草房跟前，大火已把草房门封住。她心里只想着屋里的伤员，冒着烈焰冲进草房内。在浓烟和烈火中，她看不清屋内的一切，直凭记忆向那位志愿军的床位摸去。她摸到了那位伤员，拉起伤员的胳膊就往肩上背，那位伤员看到快要烧塌的草房，推开刘秀珍说：“你快出去，房子快塌了！”哪能丢下伤员不管呢，刘秀珍来不及多劝说什么了，她用尽全身力气，把这位大汉拉起背在肩上，朝着房门向外冲。她背着伤员刚冲到门口，房子哗地烧落了架。战友们看到，她的衣服被烧着了，头发冒着烟，战友们跑上前去，接下伤员，扑打灭她身上的火。她看到伤员得救了，深深地松了一口气。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战争越来越残酷，美军使用了当代最尖端科学技术生产出来的杀人武器，对志愿军每日投下成百上千吨炸弹，志愿军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较量，“联合国军”在志愿军灵活的战术和勇猛的行动面前，被打的狼狈溃败。志愿军取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后，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突破临津江，打到三八线，继续向南追歼逃敌。随着战线向南推进，刘秀珍随医院向前转移。1951 年 2 月，伤员转运战转到三登地区。战线沿长了，转运伤员的周期随之延长，医院的任务更重了。一批批伤员需要护送回国，医院的医护人员更加紧张。在三登一个小村庄，刘秀珍等 4 名护士和一名军医在这里开设了伤病员转运站。前方的战斗十分残酷，美军凭借着空中优势，对志愿军作战部队每日进行狂轰滥炸。每天从战场上下来一批又一批的伤员。在战斗最激烈的日子，一天就到这里几十名甚至上百名伤员。由于通向后方铁路公路线被敌人封锁和炸断，一时伤员运不出去。在三登这个不大的小村庄里，住满了伤员。刘秀珍每日要接从上面下

来的伤员，从汽车上背到病房里，有时一天一夜要背近 40 名伤员。她冒着寒风，将伤员一个个背到屋里，再安置好，为他们换药，包扎或协助医生进行抢救工作，连日的疲劳和缺少睡眠，使她眼圈发黑，面色憔悴，时常一阵阵的昏厥。她强支撑着身子，精心护理着 85 间病房中的 300 多伤员，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她把伤员看作是自己的亲人，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她为他们按摩，帮助行动不便的伤员下地、穿衣，为重伤员喂饭，日夜守护在伤员们的身旁。她是一个刚满 18 岁的姑娘，确像大姐姐一样安慰伤员安心养伤，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从思想上战胜伤痛。伤员们见到她的身影，好像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勇气。病房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伤员们看她日夜操劳，很少休息，看她为他们这些男子汉肩负着这样重的担子，十分心痛，劝她多休息一会。当大家一再感谢她时，她总是笑一笑把话题叉开，让志愿军伤病员们讲述前方英勇作战打击侵略者的英雄故事，赞扬这些志愿军伤病员们英雄事迹。每当志愿军伤病员讲述前方作战的艰苦作战，同侵略者英勇作战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使她一次又一次地敬佩这些英雄们，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连续 30 多个日日夜夜，她日夜守护在伤员的病床边，寒冷的冬天，她从这个病房忙到那个病房，洗衣、打饭，加上繁重的护理工作，使她的身体一天一天瘦弱下去，她支撑着发着高烧的身子，忘我地工作着。她每到一个病房，伤员们看着她那走路直打晃的身影，不让她替他们洗衣服，要求少换一次药。每当这时，她却严肃地批评他们说：“ 在这里，我就是最高领导，医护人员就是你们的指挥员，你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伤员们被她的忘我工作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铁路修通了，三登转运站 1200 多名伤员要转运到后方去了，这 30 多个日日夜夜，刘秀珍像天使一样守护在他们的身旁，熬煎着自己的心血为他们减轻伤痛，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经过刘秀珍护理的伤员们，一个个紧紧握住刘秀珍的手，含着感激的泪水和她告别。

伤员们走了，刘秀珍身上像卸下了千斤重负，一直在发着高烧的她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感到浑身像散了架子，一下子病倒了，在昏迷中度过了 7 天 7 夜，第 8 天她醒来了，战友们守在她的身旁，安慰她多休息几天，等病好了再工作。她对战友们说：“ 这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前方的战士们在流血牺牲，我能躺得住吗？ ”病房中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3 月 30 日，一名身负重伤的志愿军营长抬进了她的病房。她立即协助医生检查伤员的伤情。这位营长伤的很重，几乎全身都缠满了绷带。伤员处于昏迷状态，脉搏极其微弱。他们打开伤员的绷带，看到他胸部多处被炸伤，大腿被炸骨折，绷带上沾满了血水，流出的血沾满身体，结成厚厚的血痂，简直就像个血人。

“ 必须马上输血！ ”医生看着这位危在旦昔的重伤员说道。

输血必须要有血源，在这个位于一个小山沟里的伤员转运站，血源就在人身上。刘秀珍看着伤员双眼紧闭微微翕动的鼻孔，一种尽力挽救阶级兄弟和医务战士的责任涌向心头，他想，多拖延一分一秒对伤员来说都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一步。她毫不犹豫地对医生说：“ 输我的血，我是 0 型的！ ”

“ 不行，你不要命了！你的病还没好，身体太虚弱了，再输血，你会彻底垮下去的。 ”医生带有责备和心疼的口吻对她说，然后转身就要出去寻找别的血源。

一向温柔的刘秀珍一听医生这话，立即急了。“你没看到伤员快不行了吗，不能再拖延了。”她挽起胳膊就伸到医生的面前，拦住了医生。

是啊，多争取一分钟就多一分挽救伤员生命的希望。把伤员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抬到这，多么不容易啊，绝不能让伤员到了这死在我们手上。医生看着刘秀珍那样坚决的样子，又看了看伤员。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就只能这样了。他拿起了注射器……

抽完血，刘秀珍病好转后刚有了一点红晕的脸色慢慢变成了蜡黄，她站起来帮助医生为伤员输血，可是一踉跄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刘秀珍鲜红的鲜血流进了伤员的血管，这充满阶级友爱的血液，将这位营长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当营长醒来的时候，听到刘秀珍带病为他输血后，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1951 年 8 月的朝鲜半岛，暴雨下了几天几夜，山洪像野兽一样从山谷中咆哮着冲下来，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将朝鲜北部的公铁路冲断，民房受淹。这时，刘秀珍他们的转运站转移到了盘龙里。洪水席卷而下，淹没了周围的村庄，淹没了周围的田野，冲向病房。她和战友们投入紧张的向山上转移伤员的战斗中。她站在洪水中，帮助伤员上了房顶，将伤员向高处背，瘦弱的刘秀珍，一趟又一趟地背着伤员向高处转移。洪水卷着巨石，冲得她在水中摇摆着，她咬着牙坚持着，一直坚持着将最后一名伤员安置好，当她走出了洪水时，人们看到，她的腿多处被石块和树枝划伤，鲜血从一条大口子上顺着腿流下来。

雨越下越大，洪水越来越深，她和同志们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抢救医疗器材，她肩扛着医疗器械，和同志们手拉手地前进，她几次跌倒在洪水中，又从水里爬起来。同志们怕她坚持不住，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一再劝她上去，到安全地方休息，可她执意不肯，一直战斗到同洪水搏斗到抢救出所有的器材。

雨继续下着，她站在狂风暴雨中，为伤员们打着雨伞，伤员们望着这位在暴风雨中的弱小的身躯，好像她那样的高大，那样的坚强和不可战胜。……

刘秀珍以她忘我的工作和牺牲精神，对伤员崇高的爱，赢得了所有经过她医护过的伤员们的爱戴和崇敬，伤员们亲切地称她为“伤员救星”，称赞她“慈如保姆”。1951 年 9 月，在抢救伤员中被敌机炸伤的刘秀珍被选派为志愿军第一批归国代表团代表回到祖国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志愿军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国宴上，她代表志愿军向毛主席、周总理敬酒。毛主席握着她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并亲笔给她签名留念。当周总理了解了她的事迹后，亲切地说：“你的伤好了吗？”“你是祖国的好女儿。领袖们的关怀和人民给了她的荣誉，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刘秀珍重返朝鲜战场后，又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和其它几次重大战役，为抢救伤员，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不怕牺牲，忘我工作，把自己全部的热血献给伤员，献给朝鲜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成为现代战场上熔炼出来的白求恩式的优秀医务工作者，成为志愿军伤员中的白衣天使。

“零敲牛皮糖”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 1950 年 10 月下旬至 1951

年 6 月上旬，连续进行了 5 次大规模的战役。经过八个月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毙伤敌 23 万余人，将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 ”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 三八线 ”南北附近地区，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经过 5 次战役，证明了在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特别是志愿军在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难以达到歼灭任务。因为美军全系机械化装备，有大量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兵，机动快，火力强。志愿军则主要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主要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作战，并且后方供应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实施大的迂回包围，向敌深远的战役纵深发展突击，歼敌重兵集团，客观上是困难的。志愿军发起战役进攻后，如不能在第一个夜晚基本上完成战役迂回任务，打乱敌人战役布势，而在战术上又未能完成分割包围并打乱敌人，则尔后战役的发展将十分困难。因为白天敌人便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技术装备条件迅速改变其不利态势；或迅速增援其被围部队，凭借其优势的炮兵火力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进行突围；或将已被打开的缺口迅速堵塞；或收缩兵力形成新的防御。而这些，依志愿军当时条件又难以制约敌人。

1951 年 5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陈赓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陈赓即将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方是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朝鲜战场情况的。

陈赓和解方两位将军走进毛泽东主席的房间，毛泽东微笑着迎了上来，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风趣地说：“ 两位大将军，一位远征归来，一位将赴前线。今天我既欢迎解方远道而来汇报情况，也欢送陈赓奔赴前线，给彭老总增加个得力助手。 ”

毛泽东说着，请解方和陈赓就坐，接着说：

“ 解方同志，你是志愿军的参谋长，请你来，是想更进一步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陈赓也可以了解一下情况，也好心中有数。 ”

解方打开文件夹，详细地汇报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行动的设想，以及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解方最后谈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

一是“ 打得急了一些。 ”当时，我军判断敌人有在我侧后登陆的可能，为此，采取某些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对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特别是时间条件则缺乏具体地分析，而急于破坏敌人登陆行动，提前发起战役，试图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这样，就使得战役准备十分仓促。当时第 3 兵团、第 19 兵团入朝后未经休整，有的部队到达前线只有一个星期就参加作战，有的部队因粮弹补给不上，只好被迫停止进攻。第一番入朝的第 39 军、第 40 军连续进行了四次战役，从未很好地休整，部队体力未得到完全恢复，匆忙参加战斗，对作战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 打得大了一些 ”，即在歼敌目标上企图大了一些。第一阶段预定歼敌三个美军师另两个旅，第二阶段预定歼敌六个伪军师，这在当时敌我技术装备悬殊、我无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客观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歼敌目标的确定之所以脱离客观实际，主要原因是，对敌我双方力量缺乏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敌军技术装备的优势给我军作战所带来的影响和敌军在战术上的改变缺乏深刻的认识。

三是“ 打得远了一些 ”。这次战役，由于企图较大，因而对敌进行了较

深远的突击，而与我军当时所处的条件也是不相适应的。因为，我军的补给能力还很低，战役向敌纵深发展，运输线延长，我军的供应和伤员转运等更加困难，影响部队机动。

毛泽东一边倾听着解方的汇报，一边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记着要点。

解方最后说：“尽管这次战役胜利不够圆满，但我们达到了战役目的。即粉碎了‘联合国军妄图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

解方刚汇报完情况，陈赓补充说：

“美军不像国民党军那样笨拙地计较地方的得失，必要时大步地撤退，甚至不惜放弃汉城。李奇微就是针对我军粮弹补给困难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与我军保持接触，使我军吃不掉他们又甩不掉他们，以达到疲惫和消耗我军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听完他们的话，站起身来，边踱着步子边说道：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成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在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量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选择攻击的目标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军在一次作战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南朝鲜军不同。打南朝鲜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

毛泽东接着说“像我们湖南家乡卖牛皮糖，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一毛钱也卖，一分钱也卖，卖多少敲多少，‘零敲牛皮糖’。”

6 月初，志愿军副司令邓华也赴北京，毛泽东接见邓华时又强调志愿军在打法上轮番作战，可以“零敲牛皮糖”。我军一个军每次以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一个营为目标，积少成多，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美国知难而退，朝鲜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

6 月 25 日，志愿军总部在空司洞驻地召开高干会议。在会议上，邓华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示。并要求志愿军官兵继续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打小歼灭战思想，通过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最后达到战争胜利。

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根据战场实际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积极运用“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的原则，广泛开展了“你歼敌一个班，我歼敌一个排”的小歼灭战运动，打得敌人士气低落。在 8 月 18 日至 10 月 22 日志愿军粉碎敌夏秋季攻势作战中，采取这种战法，共歼敌 15.7 余万人。

谈判桌上的第一回合较量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 5 次战役以后，战争的发展明显地趋向持久。美国已察觉到把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争，同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明显地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同时，经过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较量，美国也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1951 年 5 月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

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5 月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我进行停战谈判。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向，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停火与休战”的建议。6 月 30 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 月 1 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知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会晤，7 月 10 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开始。

1951 年 7 月 10 日，天气晴朗，开城的市民们早早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姗姗来迟的“和平使者”。开城，这座高丽王朝的都城，成了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全世界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关注的焦点。

上午 10 时，双方代表在开城来凤庄的过厅会晤，然后步入会场就坐，互递证书。双方代表分别是：

朝中方面：

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首席代表）
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朝相少将
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

“联合国军”方面：

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首席代表）
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勃克少将
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
美第 8 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
南朝鲜第一军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双方代表背后，各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双方坐定，按照惯例，本应由东道主发言，可乔埃却抢先发了言。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希望能直率地解决面临的问题。”接着，讲了一番有关谈判的重要性的大道理，在发言将要结束时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 1 个协议。”

谈判刚刚开始，就急着签字，而且对方并未拿出任何实质性的主张。

中朝方面代表对对方的问题没有理会，南日将军郑重发言，他说：“朝中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迅速结束，因此赞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于 6 月 23 日提出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接着，南日正式提出 3 条原则建议：

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 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到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关于交换战俘的商谈。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后，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接着发言：

“我们认为，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

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 3 项原则建议。”

对方在听完朝中方面的发言后，却提出了 9 项议程草案，这 9 项议程，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都已包括在朝中方面

的 3 项原则建议之内。而朝中方面提出的需要谈判解决的要害问题，关于撤退外国军队等项却只字不提。上午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谈判会议一开始，南日就发了言，他说：

“……我方认为，贵方提出的 9 项议程，在某些方面，是与我方相一致的。但是，贵方所提出的议程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在谈判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如果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不列入谈判议程，那我们的谈判又从何谈起呢？”

接着，南日也提出了一个 5 项议程的对案：

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以 38 度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作为停战的条件。

三、从朝鲜境内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四、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

五、关于战争俘虏的安排问题。

第一次正式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双方只是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在第二天的谈判桌上，乔埃提出应让新闻记者采访会议，并要求允许他明天带领 20 名记者前来采访。

第三天上午 6 时 45 分,朝中方面通知对方：一俟停战谈判达成某项协议，即欢迎记者采访。乔埃却在当天就带着 20 名记者前来采访，在遭到阻拦后，他竟命令其代表团拒绝参加以后的会谈。

7 月 13 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彭德怀要求将开城划为中立区。金日成、彭德怀同意了李奇微的要求。双方代表于 14 日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但美方拒绝将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列入议程，并且在自己提出的议程中将了解战俘营的地点和确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访问战俘营的权力以及限制谈判会议的讨论范围等问题列为首要议程。7 月 19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无理地拒绝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朝中方面从和平的愿望出发，为不使停战谈判一开始就在谈判议程上搁浅，同意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另一次会议去解决。这样谈判议程于 7 月 26 日才达成协议。确定的谈判议程共五项：

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

四、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当天，会议即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南日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 公里，并以撤离地带为非军事区的建议。然而，美方竟拒绝我方的这一建议。

第二天上午，乔埃在会上首先发言。说：

“从历史和军事的立场看，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是没有基础的。联合国军保持着整个朝鲜空中优势，控制着围绕朝鲜的全部两面海洋，因此确定军事分界线要把海空军的效力联系在一起来考虑。如果仅考虑地面部队，这只会停止敌对行为的一部分，而美军海军仍然会有自由封锁与轰击北

朝鲜两侧沿海，空军仍然会有自由侦察全部北朝鲜并造成军事损害。因此，我方在地面上要求给予‘补偿’。”

接着，乔埃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朝鲜地图，将地图推给对面的南日。乔埃指点着地图提出了一个深入朝中方面阵地的非军事区方案。这个方案确定非军事区宽为 20 哩,其中军事分界线大大深入实际战线以北志愿军和人民军控制地区，即从东海岸志愿军、人民军阵地明坡里以北约 20 公里处之西峨里起，向西南经志愿军、人民军平康前线阵地以北约 30 公里处之道修岱，向涟川前线阵地以北约 20 公里处之月岩里,然后穿过临津江向西经金川附近至瓮津半岛。很显然，美方这个方案是企图要志愿军和人民军自现有阵地后退，妄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入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从而垂手可得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朝方代表严厉的驳斥。

代表团会议谈了十几次也毫无结果。从 8 月 15 日开始，谈判转入小组会进行。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出席：中朝方是解方将军和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将军，美方是霍治和勃克，小组会议开始后，美方仍然为他们的“海空军优势补偿论”寻找理由。

解方将军立即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军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你们海空军确实有优势，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到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

在另一次小组会上，他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同样可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

敌人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解方针锋相对地说：“炸弹、大炮和机关枪有什么可怕，在谈判桌得不到的，你们在战场上也休想得到！”

8 月 18 日，美军第 8 集团军在东部战线发动“夏季攻势”，挑起了“大炮与机关枪的辩论”。李奇微得意忘形地叫嚷：“用我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

然而，他想错了，正如解方将军所说，美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联合国军”企图凭借装备机械化的优势，迫中朝方面就范，但却连连在战场上失利，最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机关枪、大炮的辩论”

敌人在谈判桌上失败后，于 1951 年 8 月 18 日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对志愿军后方交通运输实施所谓“绞杀战”，企图以军事压力夺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时，开始加紧对开城中立区进行挑衅活动，破坏停战谈判。

8 月 19 日，美方武装人员侵入开城中立区，打死保卫会场安全的志愿军

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打伤军事警察王仁元。当天上午，根据朝中方面要求，双方联络官以及新闻记者赶到出事地点。血迹斑斑，铁证如山，“联合国军”的联络员哑口无言，朝中方面当即提出强烈抗议。

当天下午，谈判刚结束，李相朝、解方两位代表就赶到烈士遗体停放处致哀。李相朝悲痛地说：

“姚庆祥烈士为保卫和平谈判而牺牲，他永远活在我们朝鲜人民心中。”

“是啊，”解方也激动地说：“姚排长为保卫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这一事件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战胜敌人的决心。”

8 月 22 日夜晚，一架美方飞机突然侵入中立区，向朝中代表团住地进行轰炸扫射。

彭德怀闻讯愤怒地说：“这是蓄意谋杀和挑衅！”

毛泽东主席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说：“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予以回击！”

为了打下敌人的气焰，22 日，朝中方面正式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发出了致李奇微的抗议信，严正指出“你们在会外既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挑衅，在会内又一贯坚持你们把军事分界线推到我方阵地之内的狂妄主张，以拖延谈判的进行，……我们是希望你我双方的停战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协议的，但你方在谋杀我方军事警察之后，竟又以我方代表为目标施行有目的的谋杀轰炸，这样的希望如何实现呢？因此我方代表团不得不从 8 月 23 日起宣告停会，以等待你对于你方这一严重挑衅事件作负责的处理。”

其实，杜鲁门、艾奇逊要寻找机会中断谈判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开城谈判开始以后，战场上一度比较平静。战争双方的作战行动多属于小部队进行的前哨战斗，战线无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双方均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积极进行各种作战准备。

这时，敌人在战场上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力求通过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以对志愿军施加威力，破坏我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同时，视停止谈判有无进展情况，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作战，并预先制定了向朝鲜蜂腰部队平壤、元山一线推进的所谓“势不可拦行动计划。”为此，敌人一面加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发动局部进攻的准备。到 8 月中旬，先后建成 3 道防线，并在后方增建海空军基地，频繁地轮换休整部队、加强战略预备队，扩充南朝鲜军队。所以谈判桌上刚讨论到第 2 项议程就僵住了，对方公然宣称：“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坐镇东京遥控指挥的李奇微也狂妄地宣称：“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

8 月中旬美国空军利用洪水给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后方交通运输造成的破坏，开始实施“绞杀战”。并于 8 月 18 日，“联合国军”发动了夏季攻势。

8 月 18 日开始，接替李奇微出任美第 8 集团军司令官的范佛里特，亲自指挥美军 2 个师和南朝鲜军 5 个师的兵力，在大量炮兵、航空兵的火力支援下，向东线朝鲜人民军防守的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 80 公里防御正面发动了猛烈进攻。企图夺取志愿军东线突击阵地，拉平金化以东登大里、五味里

至芦田坪战线，与其中部战线取齐，控制有利地势。

美第 10 军军巴亚斯少将亲自指挥美第 2 师和南朝鲜第 5 师的第 36 团，向位于大愚山和白石山之间的 983 高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8 月 18 日晚 6 时，首先由美第 2 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火力准备，在 4 公

里的攻击正面上一字摆开 200 门火炮，炮弹像倾盆大雨一样倾泻到 983 高地上，高地顿时被爆炸的烟尘遮盖了。

半个小时后，敌人向高地发起了进攻，没冲上多远，就遇到了人民军的地雷阵，随着一阵阵轰响，敌人倒下了一片。接着，人民军的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了，机枪向敌人射去，敌人不得不退了下去。

人民军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在人民军阵地前丢下了一具具尸体。血流成河，远远望去，仿佛整个山顶都被染红了。随同美第 2 师行动的美国随军记者看到这种惨况，不由得失声地喊出了“ Blccdy Ridge ”（血染岭）。

血战 7 天，人民军在志愿军的配合下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毙伤俘敌 1．6 万余人。

美军在战场上的攻势连遭惨败，仍不愿进行认真的谈判，却连连制造破坏谈判的事件。对于朝中方面的严正抗议，矢口抵赖，李奇微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于 8 月 25 日给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复信，竟将过去犯下的所有罪行一笔勾销：

这个最近添制的所谓联合国军方面造成的事件，是如此虚假透顶，如此荒谬绝伦，显然是为了你方自己值得怀疑的目的而制造的，其本身没有答复的价值。与你方所列举的联合国军蓄意破坏开城中立区其他事一样，如果不是你方为了宣传需要而制造出来的话，也已证明这是与我控制下的任何部队或机枪没有一丝一毫关系的非正规集团（反对谈判的南朝鲜过激分子）的行动。

你方最近几次照会中说到所谓射击板门店事件，所谓联合国军队在 8 月 19 日进行伏击的事件，以及所谓 8 月 22 日星期三晚间的轰炸扫射事件，这种说法已被毫无保留地斥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恶毒谎言。

美方的恶劣行径，造成谈判无法正常进行。开始不到两个月的停战谈判被迫中断了……

9 月初，敌人又向 851 高地猛扑，损失惨重。美军曾伤心地称呼这个高地为“ 伤心岭 ”。

这个高地在杨口以北文登里东南 3 公里，地形险要。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指挥美军第 2 师从 9 月初至 10 月初，不断以营或团的兵力连续猛攻，企图夺取该高地。朝鲜人民军依托野战工事，在雨季粮弹运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顽强抗击。并且在战斗中巧妙地组织了各种火器，特别是发挥了迫击炮的威力，炮手们在距敌数十米的前沿实施抵近射击，给密集冲锋的敌人以大量杀伤。有效地阻止了美第 2 师的疯狂进攻。据美国新闻报道，在 9 月 23 日的一次争夺战中，美军 1 个营伤了 1／4，其中有一个排，最后冲过人民军的迫击炮和手榴弹封锁地区时仅剩 3 人。进攻该地区的美第 2 师伤亡 4000 余人。

志愿军贯彻作战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的原则，为了在东线配合人民军作战，打击敌人，组织第一线各军积极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这时，志愿军在第一线共展开 6 个军，西起礼成江口东至北汉江展开的各军依次为第 65、第 64、第 47、第 42、第 26、第 27 军，9 月 1 日至 3 日，位于东线的朝鲜人民军第 27 军以 3 个团的兵力，在 5 个炮兵营火力的支援下，向金城以南注坡里地区之敌实施反击，共毙伤俘敌 1900 余人。9 月 5 日和 6 日，第 64、第 47、第 42、第 26 军各一部，分别向涟川以西德寺里、铁原西北中马山、平康东

南西方山和斗流峰等敌军阵地实施反击。共毙伤敌 2000 余人，收复了西方山、斗流峰等要点，改善了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个月的英勇奋战,胜利地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敌人虽突入东线阵地 2 至 8 公里，占去 179 平方公里土地，却付出了死伤 7．8 万余人（内美军 2．2 万余）的代价。

粉碎美军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的阴谋

经过“炸弹、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国军”用 16．7 万余人的鲜血和生命换取了几座荒山秃岭。“联合国军”的失败，引起了美国国内各方面的不满。

“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大发牢骚。

“陆军方面担忧美国公众对于这种除了增加全国墓地的坟墓之外，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拉来拉去的战争还能容忍多久。”美国《新闻周刊》10 月 18 日发出警告。

由于国内和国际上要求停战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又想会谈了。

9 月 10 日凌晨，美军一架飞机侵入中立区上空进行射击，对准一个叫满月里的地方进行扫射，几处民房中弹，房屋遭到损坏。朝中代表团立即向对方提出抗议，并要求进行现场调查。

第二天早上，对方派了一位名叫戴罗的上校，他在朝中方面联络官张春山的陪同下，仔细地观察每一处弹痕，听取房屋主人的证词。

“人证、物证俱在，你方违反协议的事实不是很清楚了吗？”张春山满有把握地说。

戴罗晃了晃脑袋说：“现在还不能肯定。”

“这些证据还不够吗？”

戴罗继续狡辩地说：“我并没有看见是我们的飞机。”

张春山回敬了一句：“如此说来，你只有看见你们的飞机到达这里，从空中掉下来才能证明是你们的飞机啦。”

正好在这里，从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不一会飞临开城中立区上空，从下面清楚地可以看清，是美军轰炸机、战斗机编队。”

张春山指了指上空，严肃地对戴罗说：“这还不能证明吗？”

戴罗耸耸肩膀，显得十分尴尬。

当天晚上，美军总部电台承认此次事件是“联合国军”飞机所为；第二天，对方首席代表乔埃正式致函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承认满月里事件是美方飞机造成的并表示遗憾。

9 月 17 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向朝中方面承认 9 月 10 日扫射中立区的事实，并表示遗憾，愿意对实施中立区的协议持负责态度。

9 月 18 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致函李奇微：

“鉴于你方已经对最近一次联合国军破坏开城中立区的事件表示遗憾，并愿对于开城中立区协议的破坏持负责态度，因此，为了不使上述那些未了事件继续妨碍双方谈判的进行，我们建议：你我双方代表应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

9 月 19 日，杜鲁门总统宣称：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

平解决。”

据此，朝中方面于 9 月 19 日表示可以恢复谈判，由双方联络官讨论复会问题。但美方仍在复会问题上纠缠，要求更换会址。为了立即恢复停战谈判，10 月 7 日朝中方面建议将会场移至开城东南的板门店，由双方共同负责保护。10 月 22 日，双方联络官就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达成了协议。此后，停战谈判会场区由双方军事警察共同维持安全和秩序，中立区由开城扩大到汶山。

10 月 25 日上午，双方代表板着面孔坐到了谈判桌前。这一天，朝中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南日、边章伍、李相朝、解方、郑斗焕。对方代表是乔埃、克雷奇、霍治、勃克、李亨根。会议批准了双方联络官达成的关于中立区的协定。接着，开始继续讨论中断前的谈判，即讨论第二项议程。

李相朝首先问道：“贵方带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了吗？”

霍治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一份新方案。

“在宣读我方新的方案之前，我还想提醒各位，‘联合国军’的海、空军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个方案仍要求朝中军队退出 1500 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撤出开城地区。

解方立即反驳道：“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再谈那套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要不要补偿？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我们决不能接受你方的无理主张，难道我们就这样僵持下去，无所作为吗？”

霍治强硬地说：“开城离我们太近，不利于防御，不利于保卫汉城。”

解方驳斥道：“你们藉口防御，侵占了日本的许多小岛。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

这一天的谈判毫无结果。

10 月 26 日朝中方面提出了根据实际接触线加全面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双方互有进退，而各自撤退的区域大体相当。但美方仍坚持无理主张，企图占有开城地区。

不仅如此，李奇微还命令在开城前线施加压力，每当代表们走进会场，美军就开始发射恐吓的炮弹。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志愿军总部于 10 月 29 日命令第 65 军坚决防守，不得放弃一寸土地。

第 63 军进至开城东北的长和洞、华藏洞地区，第 40 军之第 119 师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保卫开城战。同时，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促进停战谈判，志愿军司令部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举行局部战术反击，再给敌以打击，收回部分已失阵地。

志愿军第一线第 64、第 47、第 42、第 26、第 67、第 68 军，遵照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经过充分准备，自 10 月 30 日至 11 月底，均分别在各自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防守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

11 月 4 日，第 47 军以 2 个步兵团 11 个连的兵力，在 114 门火炮、11 辆坦克支援下，向美骑兵第 1 师 3 个连防守的正洞西山（铁原西）发动了进攻。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攻占阵地。

次日，美骑兵第 1 师以两个营的兵力反扑。第 47 军在打击敌反扑中，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阵地。在敌重新占领该阵地后，第 47 军又乘敌立足未稳，以 3 个营兵力再次反击，全歼美骑兵第 1 师 1 个营又 1 个连大部。此

次反击作战，志愿军取得了很大成功，歼敌 1 万余人，攻占敌阵地 21 处，经过与敌反复争夺，巩固地占领了 9 处。有力配合了停战谈判。

马良山争夺战

敌人不甘心夏季攻势的失败，又于 9 月 29 日发动了秋季攻势，将进攻重点转向志愿军阵地。在此之前，为隐蔽其企图以及进行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9 月 21 日“联合国军”以美第 25、第 7 师以及南朝鲜第 2、第 6 师各一部共 8 个营的兵力，在 75 辆坦克、100 余门大炮以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志愿军第 67 军防御正面甘凤里（金化东）至北汉江一线发动了猛烈进攻。第 67 军顽强抗击，严密组织各种火器打坦克，坚守阵地，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 1140 余人，击毁坦克 15 辆。

9 月 29 日，“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投入大量的坦克，在西线开始发动攻势。位于铁原地区的美第 3 师两个团，首先在 100 门火炮和 60 辆坦克配合下，向志愿军第 47 军防守的夜月山、天德山至大马里地段进攻，并以夜月山突击阵地为重点，以数万发炮弹猛烈轰击。激战终日，志愿军防守夜月山的第 423 团第 6 连，连续击退敌人 14 次冲击，杀伤敌 800 余人。最后工事全部被摧毁，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英勇牺牲，阵地才被敌占领。在天德山方向，志愿军阵地岿然未动。

10 月 2 日，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命令西线第 19 兵团必须依托阵地，组织各种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坚决击退敌人的进攻，并在有利的情况下实施灵活反击，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中线、东线各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可能进攻之敌。据此，志愿军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防御。

从 10 月 3 日开始，“联合国军”集中美骑兵第 1 师、美军第 3 师两个团、英联邦第 1 师，在 200 余辆坦克、300 余门 105 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和大量飞机支援下，向志愿军第 64、第 47 军防守的朔宁以南防内洞，高旺山、马良山、高作洞至铁原以西大马里 40 公里正面，发动了猛烈进攻。志愿军防守部队在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原则指导下，有重点地部署兵力、火力，以坚决阻击和连续反冲击，英勇顽强地同敌进行战斗。每一个阵地均经 10 余次反复争夺。有的连队只剩下 10 余人，仍顽强地坚守阵地。

在志愿军第 64 军防御正面，英联邦第 1 师及美骑兵第 1 师一部重点进攻高旺山和马良山阵地，每天均以一至两个团的兵力实施进攻。战至 10 月 4 日，志愿军予敌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高旺山及其以西 227.0 高地。

10 月 5 日 6 时，敌人以 4 个营的兵力，在坦克 50 余辆，飞机 40 余架及炮火的支援下向志愿军进攻，首先以 1 个多营向马良山冲击数次均被击退。敌另 2 个连兵力向 216.8 高地志愿军第 191 师第 571 团第 7 连冲击 5 次，该阵地曾两度易手，志愿军防守分队在炮火的有力支援下，以顽强的反冲击夺回。此时，英联邦师 1 个多营继续向马良山正面连续冲击，另美骑兵第 1 师 2 个营从马良山侧后进攻。我坚守马良山的第 571 团第 1 连、第 5 连击退敌 7 次冲击，战至下午 3 时 05 分，马良山主峰被敌占领，当晚师组织 4 个连的兵力，在炮火有力支援下，向马良山之敌进行反冲击，恢复了该师阵地。当日战斗毙伤敌 800 余人，击毁敌坦克 3 辆。

6 日 7 时 20 分，敌人以 1 个团的兵力复向马良山主峰第 571 团第 1 连、

第 5 连及 216.8 高地第 571 团第 7 连进攻，马良山阵地曾一度陷入敌手，又被志愿军反冲击夺回，敌向 216.8 高地以猛烈炮火轰击数万发炮弹，冲击 13 次，终因志愿军阵地工事被毁，三面受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该阵地曾一度失守，后该连又在炮火支援下反冲击夺回。

10 月 7 日 5 时 30 分，敌人以 5 日以来所未有的大量炮火，对 216.8 高地和马良山主峰连续轰击达 3 小时之久，并以 8 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使志愿军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但 却不能迫使志愿军后退半步。战士们幽默地说：“ 敌人给我们垦荒来了。 ”敌于 8 时 30 分以步兵 1 个团的兵力在坦克 60 余辆的支援下发起进攻，其一路约 2 个营轮番向马良山主峰冲击，阵地两次失守。均被志愿军反冲击夺回。另一路约 1 个营的兵力向 216.8 高地先后冲击 6 次，均被击退。

为保存实力，继续阻击敌人，7 日夜志愿军第 571 团 7 连奉命主动撤离马良山和 216.8 高地，该地区遂为敌人占领。

战至 10 月 8 日，第 64 军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至黄鸡山、基谷山、白石洞、伍炭里一线继续坚守防御。这时，英联邦第 1 师因伤亡过大，被迫停止进攻。经过 5 昼夜激战，敌人以伤亡 2600 余人的代价，仅前进了 3 公里。

敌占领马良山后，日夜加修工事，每一个高地构成 1 个支撑点，相互火力联系。各高地均构筑有地堡群和单人掩体，每个地堡可容纳五、六个人，敌阵地前沿 50 米左右，设有多道铁丝网。经近一个月经营，形成支撑点式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

11 月 4 日，志愿军第 64 军第 191 师共出动 5 个连队，在强大的炮火配合下，向该地区的英联邦第一师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4 日下午 3 时，攻击部队先施行 30 分钟破坏射击，摧毁敌工事，并以一部压制敌纵深炮兵。3 时 30 分，开始第一次火力急袭，10 分钟后，以步兵火器向进入堑壕之敌进行射击，3 时 50 分施行第二次火力急袭，与此同时进攻分队向冲击出发地区运动，4 时 5 分炮火伸延，步兵随即发起冲击。由曹车芳、宋吉祥两位连长所率领的第 572 团第 5、第 6 连，英勇神速，仅 13 分钟就攻占了 216.8 高地，全歼英军 1 个连。

第 573 团第 5 连于 4 时 10 分，一举攻占 280 高地以西无名高地，全歼守敌 1 个连，4 时 42 分，该团第 4 连攻占 280 高地歼敌 1 个连大部，晚 7 时，该团第 3 连最后攻占马良山主峰，歼敌 1 个多连。共计全歼守敌英联邦第一师 28 旅苏格兰皇家团第 2、第 3、第 4 等 3 个连队，毙伤敌 400 余名。完成攻歼马良山地区敌 1 个营的任务，恢复了马良山阵地。

11 月 5 日至 7 日，敌人以 4 个营的兵力，在坦克和航空兵的配合下向马良山阵地反冲击，先后反扑达 6 次，均被志愿军击退，毙伤敌 280 余名。巩固了既得阵地。

坚守天德山

敌向志愿军第 64 军防御正面进攻的同时,又在志愿军第 47 军防御正面，“ 联合国军 ”以美骑兵第 1 师、美第 3 师两个师共 5 个多团的兵力，重点进攻天德山及其以西 418 高地。志愿军防守该阵地的第 141 师某团 2 营在副团长狄进喜的指挥下，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猛烈进攻，平均每天击退敌 10 余次

冲击。

10 月 1 日早晨，敌人用两个营的兵力向天德山前沿发起了猛攻。守卫前沿阵地的 5 连指战员斗志昂扬，在战前就纷纷提出了响亮的口号：“ 为了庆祝国庆节，把杜鲁门送来的‘ 礼物 ’全部收下，用敌人的尸体填满天德山上的炮弹坑！ ”指战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战至 2 日黄昏，阵地前面，横躺着 200 多具敌人尸体。为了总结这次战斗经验，组织对敌人更加有力的打击，营长赵汝斌连夜赶往 5 连阵地。

10 月 3 日拂晓，敌人的炮火又猛烈地轰击着天德山，密集的炮弹从前沿逐渐东移：从 418 高地开始，经过 4 连的 400 高地，越过天德山主峰，直到天德山和夜月山结合部——5 连 3 排据守的小山岗。轰击的重点是 418 高地和天德山主峰周围的山头。

在营指挥所的掩蔽部里，狄副团长和尹教导员正在判断敌情，研究下一步战斗方案。狄副团长用手指点着地图，对教导员说：

“ 真是奇怪，怎么大清早就轰炸得这样厉害？ ”

“ 这两天敌人吃了亏，今天要进行报复了。 ”

副团长用手在地图上一拍，带着肯定的口气说：“ 是这样，我估计敌人会先从天德山前沿和 418 高地下手。418 阵地靠后，阵地又高，敌人会拼命地夺取的。 ”

果然，从 418 高地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 叮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副团长急忙抓起耳机。

“ 报告副团长，大约两个团的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正向我阵地扑过来。我连正在打击该敌。 ”守卫 418 高地的警卫连连长一口气说完了情况。

副团长抓着耳机，再三叮嘱“ 不要慌，要沉住气，两个团不会一下子爬上来的，要坚持住…… ”

天已经大亮，战斗也全面展开，沿天德山一线连绵数十里的群山，都被浓黑的烟雾笼罩着，每座山谷都响着枪炮声。

特别是 418 高地上，战斗更为激烈，美骑兵第 1 师不惜惨重的伤亡，连续不断地投入大量的兵力，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

战斗在前沿阵地的 5 连指战员们，在营长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敌人的尸体成堆地躺在前沿阵地上。

守卫在 400 高地的 4 连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士们顽强坚守着阵地。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418 高地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与营指挥所的电话也不通了。

“ 报告首长，敌人占领了 418 高地主峰，警卫连伤亡很大，剩下的人退守在高地后的一个小山包上。 ”通信员气吁吁地跑进指挥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418 高地和营指挥所在一条线上，距离不过 200 多米，敌人的机枪可以直接扫射到指挥所的洞口，如不立刻夺回 418 高地，全营有被包围的危险。

副团长马上冲出指挥所，跪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着 418 方向的情况。突然，空中响起一声刺耳的怪叫声，通信员小王赶紧往副团长胸前一拦，大声喊道：“ 首长，炮弹！ ”

话音未落，一颗炮弹在离副团长不远处爆炸了，尘土溅了他一身。他晃晃身子，跺跺脚，望远镜仍然没有离开眼睛。

教导员关心地对副团长说：“ 副团长，回掩蔽部吧！ ”

“我们赶紧想想办法，夺回 418 高地。”

“进行反击！把营的预备队拿上去！”教导员考虑了一下说。

副团长紧皱着眉头沉思起来，这两天战斗特别激烈，担任营预备队的 6 连，两个排已经调到前沿的 5 连阵地了，剩下的 1 排，是全营唯一的 1 个机动排了。现在战斗刚开始不久，用光了预备队，再遇到意外情况怎么办呢？

但如不使用预备队乘敌立足未稳将敌人反击下去，下步的战斗更艰难，当务之急，必须夺回 418 高地！想到这里，副团长果断地下了决心，对教导员说：

“就用 1 排进行反击！一定要夺回 418 高地。你现在就去 1 排，动员部队，命令指导员带领 1 排进行反击。”

教导员转身向 1 排方向奔去，刚到了 1 排集结地，1 排的战士们纷纷围了上来。

“教导员，有什么新的任务？”

“教导员，快让我们去打敌人吧！”

战士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出战。

教导员看着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们，激动地对他们说：

“同志们！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你们要不怕牺牲，勇敢顽强，坚决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为祖国和人民争光！”

战士们情绪高涨，抢着向教导员表示决心。一个湖南籍的战士，身材瘦小，皮带上掖满了手榴弹，他边跑边回头说：“教导员！请放心，我们不会给祖国和人民丢脸的！”

6 连指导员阎廷芝带领 1 排向 418 高地冲去，高地前有一道十分暴露的棱坎，敌人的火力居高临下向这一地带猛烈地扫射着。

“冲啊！”指导员大声喊道。

反击部队冒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勇敢地往高地冲去，一口气夺回了 418 高地。

1 排占领高地后，立即抢修工事，准备组织打击敌人的反扑。

过了一会，敌人的反扑开始了，敌人的飞机向高地投下了大量的炸弹，火炮向高地猛烈地倾泻着炮弹，高地的工事全部被摧毁。

接着。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向高地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战士们往敌群中扔着手榴弹，猛烈地扫射着。仗打得十分残酷，敌人凭借强大火力，不惜代价地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冲锋，1 排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依炮弹坑当工事，决不后退半步，连续打退了敌人十多次集团冲锋。但敌众我寡，激战中，指导员和许多战士都壮烈牺牲了。最后 1 排只剩下几个人了，敌人再度占领了 418 高地。

情况十分紧急，敌人开始向 2 营纵深猛烈地炮击，营指挥所与各处的电话全中断了。敌人占领 418 高地后，用机枪向指挥所不停地扫射着。

副团长果断对教导员说：“把通信排的人全部撤出去！立即接通 5 连的线路。调 6 连 2 排反击 418 高地。当然，这样 5 连会困难一些。但只有这样办！我们要从全营着想。”

通信排马上出发了，指挥所与 5 连的通信线路很快就接通了，6 连副指导员吕新广带领 2 排跑步到达营指挥所。副团长向他们下达完任务后说：

“一定要夺回 418 高地！”

“首长！请放心，我们一定把 418 高地拿下来，坚守住！”副指导员说

完，就带领全排向 418 高地冲去。

果然，2 排的战士们迅速巧妙地通过了那道梭坎，夺回了 418 高地，并打退了敌人几次反扑，将高地坚守住了。

直到黄昏，敌人没能越过 2 营阵地一步。天黑时，3 营来接替 2 营的防务。营长赵汝斌也从 5 连回来了，一进指挥所就兴奋地说：“ 5 连真是钢浇铁铸的，消灭敌人 800 多！”

三天来，全营共歼敌 1500 多人。副团长高兴地说：

“ 敌人的‘ 秋季攻势 ’的第一回合，在我们天德山面前就一败涂地了！”

文登公路痛击敌坦克

在西线之敌转入重点进攻之时，1951 年 10 月 5 日，美第 2 师和南朝鲜第 8 师集中 3 个团的兵力向东线人民军防守的文登里以南公路两侧高地发起了进攻，并于次日先后占领了公路两侧的部分高地。第 5 军团久战疲劳，亟待休整，志愿军第 68 军接替了北汉江以东人民军第 5 军团的防御任务。此时，敌人在中线金化、铁原方向也蠢蠢欲动。根据这一情况，10 月 8 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部队提高警惕，加紧准备，如敌进攻，对所有童要之点，必须准备坚守，不得随便放弃。各部队为对付敌人的可能进攻，当即作了进一步准备，特别是反坦克的准备，加紧反坦克部队的训练，严密组织反坦克火器和构筑防坦克障碍。

从 10 月 8 日起，敌人的攻势转向东线我第 67、68 军防御正面，即北汉江东西地区。当日，美第 2 师和南朝鲜第 8 师及法国营，乘志愿军第 68 军接防之际，在 40 辆坦克的配合下，向文登公路至北汉江地段发起进攻。敌集中大量坦克沿文登公路向北猛突，实施所谓“ 坦克劈入战 ”。第 68 军在敌情、地形不熟、工事薄弱的情况下，一面接防，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至 10 月 10 日接防完毕，文登公路以西阵地被敌突入 6 公里。这时，第 68 军能否坚守鱼隐山要点和文登公路两侧高地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阻止敌坦克的进攻。第 20 兵团领导人指示该军，接防后，除加强正面阵地外，应当特别注意敌坦克。据此，担任文登公路防守的第 204 师，为阻止敌坦克集群的进攻，增强防御阵地的稳定性，采取了两项有力措施：一是在文登公路两侧构筑了反坦克阵地；二是在全师范围内抽调人员和反坦克火器，包括 12 门野炮、49 门（具）无后座力炮和火前筒，以及 1 个工兵连，组成坚强的反坦克大队。反坦克大队由第 610 团副团长姚希同任队长。

一次，敌人以 49 辆坦克摆开阵势，向志愿军阵地开进。公路上霎时烟尘滚滚，马达震动山谷，一直开进到离志愿军前沿阵地两公里。但是，当美国驾驶员打开炮塔的顶盖，探出头来观察四周的动静时，隐蔽在公路两旁的志愿军反坦克部队，立即射出密集的炮火，敌人的 9 辆坦克被击毁了，其余的立即掉头逃跑。

第二天，敌人 18 辆坦克天刚亮就开到志愿军阵地前沿不远处，盲目地向志愿军阵地上发射了数千发炮弹，然后有 10 辆坦克越过文登小桥，企图把昨天被击毁的坦克拖回去，不料志愿军战士们早在坏坦克周围埋设了地雷，一下又将敌人坦克炸毁 4 辆。

反坦克大队第 612 团第 2 营机炮连无后座力炮排战士胡连，潜伏在公路旁，用无后座力炮制造了一天击毁敌坦克 4 辆的成绩。胡连荣立特等功，获

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在粉碎敌“秋季攻势”中，第 67 军与 68 军共击毁敌坦克 67 辆，击伤 8 辆。从而提高了我军打坦克的技术与战术，严重打击了敌人坦克进攻的气焰。

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的“坦克劈入战”宣告失败后，1951 年 10 月 13 日以后，敌人将进攻重点转向文登公路以西地区，南朝鲜第 8 师以两个团的兵力向第 68 军第 612 团第一连坚守的 938．2 高地实施猛烈进攻。

938．2 高地是志愿军阵地防线上凸入敌方的一个楔子尖，东线制高点鱼隐山紧靠着它的脊背。敌人企图拔掉它以夺取鱼隐山，以便长驱直达元山，实现“到元山过冬”的梦想。

10 月 15 日夜，第 612 团一营营参谋长开俊杰来到刚刚驻守 938．2 高地的一连。在掩蔽部里，连长高成山向参谋长汇报了到近日的战况，以及连队的情况。参谋长向一连下达了团的作战命令。

“团长命令你连坚守 938．2 高地！”参谋长下达完命令后对高成山说。

高成山深知，一连担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敌人集结了两个团的兵力，布置了数十门火炮。而一连又刚刚接替阵地，情况还不十分熟悉。但他相信自己的连队，能胜任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代表全连官兵庄严表示：“请转告团首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那怕战到只剩下一人一枪，也决不后退一步，保证做到人在阵地在。”

当天夜里，一连在掩蔽部里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在会上，高成山宣布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干部和党员纷纷表示，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坚守阵地，决不后退一步。

第二天黎明前，高成山到了前沿阵地，认真检查了战士们的准备情况，鼓励他们要沉住气。当他来到 4 班阵地时，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敌人慢慢向高地爬行着，机枪手孙金榜有点沉不住气。

“连长，开火吧？敌人离我们不远啦！”

“等敌人靠近点再开枪。”

战士们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来到。

敌人距离我阵地只有 30 米时，高成山大声喊道：“打！”

几十颗手榴弹同时投向先头的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但是，后面的敌人继续向上涌来。敌人的机枪压住了 1 连阵地的火力。

高成山命令：“压制敌人的机枪！”

机枪手孙金榜将枪口对向敌机枪处，扣动了扳机，敌人的机枪哑吧了。

“瞄准敌人的指挥官打！”

孙金榜的枪口瞄向了敌指挥官，随着一阵枪响，敌指挥官应声倒下。敌人慌乱逃走了，攻上来的大约一个排的敌人，除 7 人侥幸逃走外，其余都在阵地前沿的山坡上丢了命。高成山走到孙金榜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枪法好准啊！回去给你请功！”

孙金榜乐呵呵地回答：“是连长指挥得好！”

黄昏，高成山向营长汇报了第一天的战果，这一天，一连打退了敌人的

7 次冲击，单是敌人拖走的敌人死尸就有 140 多具。营长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告诫他们不要松懈，防止敌人进行报复，准备迎击敌人更猛烈的进攻。

次日清早，敌人猛烈的攻击又开始了。7 架飞机在上空轮番投掷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数十门大炮的炮弹倾泻到阵地上。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三角形阵地上，敌人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整个山岭被烟尘遮盖着，烟火四起，昨天抢修的工事被摧平，战士们的脸上全被烟灰熏得漆黑。

敌机的怪叫声消失了，敌步兵向志愿军阵地接近。战士们用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次次把敌人打了下去。

高成山机智地指挥着战斗，哪里出现险情，他就战斗和指挥在哪里。敌人的进攻规模由 1 个排逐次增加到 1 个营，进行了无数次的冲击，但在 1 连勇士们的猛烈打击下，都狼狈地退了回去。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高成山回到了观察所。

“连长，5 班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刚刚到 2 排传达命令的通信员跑回来报告。

“你立刻到 1 排去告诉指导员，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占领我们的阵地。我马上到 5 班去组织反冲击。”话音未落，高成山已经冲出了观察所。

5 班守卫在一条被打得不成形的堑壕里。有的战士头部缠满了绷带，有的还穿着燃烧弹烧过的棉衣。但是他们的战斗意志丝毫没有减退，一个个仍像战斗开始那样。在这里，他们打退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 10 多次冲击。

高成山跳进堑壕，战士们一看到连长，像增加了胜利的希望和力量，同时，又感到有几分惭愧。高成山没有批评战士们，他知道，战士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他问了问当前的情况，决定从全班挑选出最精干的 5 名战士组成反击小组，由班长郭德志带领。为了加强反击小组的火力，除配给他们一挺机枪外，所有的人员都用自动枪，并从其他班里抽调给他们足够的弹药。战士们表示一定要把失去的阵地从敌人手中夺回。高成山布置完一切后就离开了 5 班。

高成山回到观察所的时候，5 班阵地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反击已经开始了。”

机枪手占据了有力地形，向失去的阵地上的敌人猛烈地扫射着，压住了敌人的火力，郭德志带着 5 名战士分两路绕向敌人的侧后。他们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中迅速前进，很快地从敌人的背后猛扑上去。突然，一阵手榴弹向他们飞了过来，郭德志又一次负伤。他支撑起身子，连续向敌人扔了几颗手榴弹，就往上冲去，战士们紧跟着班长，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冲了上去。

这一天，郭德志率领全班消灭了 100 多敌人。他自己身负重伤，从昏迷中醒来时，仍拒绝战友们送他下去，他要留在阵地上看着战友们打击敌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嘱

咐战友：“好好打，阵地要紧，胜利是咱们的！”

当日黄昏，师首长通过电话嘉奖了 1 连，并且告诉他们，上级已给带领全班反冲击取得成功的 5 班长郭德志记一等功。这一消息由身负重伤的指导员王秉富传往前沿阵地时，全连战士倍受鼓舞，决心用更大的胜利回答领导的关怀。

第 4 天上午，当高成山正在指挥 1 排战斗时，8 班战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后，在班长张占其的带领下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全班同志们全部壮烈

牺牲。高成山得知后，不禁心里隐隐作痛，但他更为勇敢的战士们感到骄傲。

激战的第 5 天，高成山把各排阵地上的人都撤到连的主峰上。这时全连仅剩下 30 来人了。他决心指挥这些从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勇士，坚守 938.2 高地。

天刚破晓，敌人向主峰发射了 1000 多发炮弹，敌人把两个团的残部拼凑起来，全力攻取主峰。战斗从早打到傍晚，高成山带着 37 个战士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山头周围堆满了敌军的尸体。数十倍的敌人靠着飞机和炮火的掩护，整整一个白天，不停地组织进攻，但始终不能接近主峰。

傍晚，敌人又疯狂地扑上来了，子弹打光了的战士，就用铁锹和拳头同敌人扭打。战士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敌人一步一步攻上来。高成山看着敌人的疯狂气焰，看着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无比愤怒。他向无人守卫的重机枪阵地飞奔前去。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在他刚刚踏进了前面的一个步枪小组工事里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倒下了。

正在激战中的战士余献荣，看到在血火中倒下去的连长，悲痛的泪花从眼眶中涌出来。“为连长报仇！”一股复仇的怒火在他身上燃烧着。他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几名刚冲上来的敌人被击毙，随后又跟着刚刚冲上来的增援部队，一起向敌人冲去……5 天来，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在每天 40 余架飞机配合下，花了死伤 1800 多人的代价才攻到主峰阵地前的敌人，又被英勇的战士们冲了下去。

高成山牺牲时年仅 29 岁，他带领全连坚守阵地 5 天 4 夜，毙伤敌人 1800 余人。1952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高成山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月峰山英雄连

敌人在文登公路进攻受阻后，从 10 月 13 日开始集中美第 7 师、第 24 师、南朝鲜第 2 师、第 6 师及哥伦比亚营，在 14 个榴弹炮营、7 个工兵营、200 余辆坦克及数十架飞机配合下，向金城以南志愿军第 67 军西起芳通里、东至旧垡 24 公里防御正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敌军利用这一地区道路、山沟较多，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条件，广泛采取了以大量坦克引导步兵实施战术性迂回的战法。对志愿军每一个连的阵地均集中密集火力，以营团兵力进行轮番攻击，每天向志愿军阵地发射炮弹 5 至 10 万发，出动飞机最多时达 130 架次，战斗十分激烈。

志愿军第 67 军防守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特别注意了对敌坦克的作战。该军第一梯队师、团均组织了反坦克分队，并在便于敌坦克通行的道路设置了大量防坦克障碍物，从而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坦克不敢大胆楔入。经 3 昼夜激战，敌前进不足两公里。志愿军毙伤敌 1．7 万余人，创造了朝鲜战场日歼敌最高记录。美第 7 师因伤亡惨重，于 10 月 15 日撤至二线休整。

“联合国军”攻势连连受挫后，转为集中兵力、火力对志愿军第 67 军防守的金城以南若干要点逐个进行重点攻击，主要目标为月峰山、602.2 北无名高地，梨船洞东北无名高地、芦洞里北山要点。据此，志愿军第 20 兵团为加强第 67 军的防御，以该军第 201 师接替第 199 师的防务，以兵团预备队第 68 军第 203 师接替第 200 师的防务，将兵团预备队第 68 军第 202 师（欠 1

个团）调至金城以北炭甘里地区作为第 67 军的预备队。

敌转入重点进攻后，战斗更加激烈，对进攻的每一个重要目标均使用两个营以上的兵力，进行支援的坦克少则 20 辆，多则 40 辆，发射炮弹少则 1 万余发，最多达 3 万发。我防守部队顽强阻击，边打边补充，边打边组织，边打边抢修工事，昼间抗击，夜间反击，反复争夺。

10 月 15 日早上 4 点，敌人开始向志愿军第 67 军某团 4 连防守的月峰山阵地攻击，敌机在山顶上轰鸣，战车开始向山边爬过来。但因山势陡峭，笨重的战车无法爬上山来。天一亮，敌人的战车已增加到 30 辆，在山脚的公路上一字排开，用密集的炮火向山上轰击。这时，隐藏在战车后面的敌人的步兵，在战车火力的掩护下，也开始了冲击，但很快就被第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击，人数从一个排增加到一个连。守卫在前沿阵地上的第 4 连的一个战斗小组的战士们，在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后，又机智地利用山石和树枝作掩护，绕到左边的山坡上。当敌人爬上他们原来那个前沿阵地时，组长周瑞一声喊：“ 打！ ”子弹猛烈地射向爬在最前面的敌人身上，一下子就打倒了 20 多个。敌人一看势头不对，扭转身就向后逃走了。接着敌人又进行了两次攻击。但每当冲到半山腰时，就赶紧伏下来，不敢向前冒进，一听到山顶有子弹飞来，就赶紧往后退缩。

第二天，敌人对月峰山的轰击更加猛烈。敌机向月峰山狂轰滥炸，大量的炮弹倾泻在月峰山上，阵地上硝烟弥漫，这是敌人将要发起更疯狂的攻击的前奏。第 4 连的勇士们更严密地组织了火力，准备迎击来敌。上午 11 点钟，敌人果然发起了疯狂的攻击，成排成连的敌人往上冲，但冲上来的敌人都被 4 连猛烈的火力打下去了。仅 10 分钟，一个连的敌人就伤亡了一大半。

不一会，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分左右两路向月峰山发起连续冲锋。志愿军勇士们和敌人展开了勇敢机智的搏斗。机枪组提着轻机枪沿着战壕，灵活地机动火力，那边有敌人就向那边打。张北旺的一挺轻机枪守卫在阵地的左侧，用火力封锁一条山沟，一群敌人往上冲，迎头就被他打倒了 8 个。后来敌人又从左边山沟里往上冲，张北旺一看地形不利，机枪不易发挥火力，他便提着机枪迅速地跑到交通沟外边去打。当敌人发觉他的机枪阵地并以猛烈炮火向他轰击时，他又早转移到前方的交通壕里，以侧射火力打得敌人连滚带爬地向后溃逃。在这次战斗中，他一个人就杀伤了 50 多个敌人。

在战斗中小炮炮手们也有力地配合着步兵作战。他们为了游动射击，拆去了炮架，用手抱住灼热的炮筒在前沿阵地上来回寻找战机。荣获“ 神炮手 ”称号的谢太龙刚进入阵地就看好了 6 个预备阵地，当一个排的敌人走向月峰山左面的山洼时，他迅速选择了有利地形，连放二发，炮弹准确地在敌群中爆炸，炸的敌人喊爹哭娘。接着，他又在左侧方 600 米处发现了一个班的敌人。当敌人刚抬起头来时，谢太龙的第一发炮弹已经飞过去了，吓得两个敌人向一个地堡逃去。谢太龙用他的迫击炮跟踪追击，三发三中，地堡被打塌了，两个敌人也被打死了。这时躲在其他地堡里的 20 多个敌人，吓得向左边的高粱地里乱窜。谢太龙连发数发炮弹，把 20 多个敌人都报销了。这时，阵地上的步兵们也已奋勇地打垮了敌人一个营的进攻，胜利地结束了这次战斗。

坚守轿岩山

“联合国军”转入重点进攻后，在志愿军的严厉打击下，进攻能力减弱，便集中火力、兵力进攻烽火山、轿岩山等少数要点。

10 月 16 日，敌人又向志愿军第 67 军第 199 师防御正面进攻。守卫在轿岩山阵地前沿的一个小山包上的 1 个班，坚守阵地 4 天 4 夜，战至最后一个人，始终未放弃阵地。

10 月 19 日，这个班已经跟敌人激战 3 天，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和连里的联络中断了。这时班里只剩下 4 人。班长决心带领全班独立战斗，誓与阵地共存亡。

天刚亮，敌人的炮火就开始向阵地猛烈地轰击，但开始却不见敌步兵冲击。战士叶良成警惕地观察着。

这时，班长拖着负伤的右腿从掩蔽部里走了过来。

“叶良成，我来替你观察一会，你现在去休息。”

叶良成心痛地望着班长，班长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疲倦的眼睛深陷着，腿还负着伤。

“班长，我能挺住，你回去休息吧！”

班长生气了，严厉地对小叶说：“叶良成，要听从命令。别看敌人现在没动静，大的进攻一定在后面，你不休息一会，怎么能抗得住？”

叶良成回到掩蔽部，坐了下来，迷迷糊糊打起盹来……

突然，“轰隆隆”一阵剧烈的炮弹爆炸声把他震醒，浓浓的硝烟冲进掩蔽部。他立即跑了出去。

“班长负伤了！”只听潘英达大声喊道。

叶良成赶紧向观察哨位跑去。到了观察哨位，只见班长的头上、胸前全是血，下身埋在沙土里。叶良成和潘英达跑上前去，扒开土，抱起了班长，连声喊道：“班长！班长！”

班长好半天才睁开眼睛，费了好大劲才说出几个字：“狠狠地……打……敌人！”话没说完，就紧闭了双眼，班长牺牲了。

敌人的炮火向他们背后延伸了，紧紧地封锁着通向连主阵地的那条山梁，跟着，1 个多排的敌人，分三路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马贵元，叶良成！”潘英达跳起来，用红红的眼睛望着他们俩。“现在，我代理班长！我们一定要替班长报仇！狠狠地打击敌人。马贵元在右边，叶良成在中间，我在左边迎击敌人！”他们三人迅速散开，各自独挡一面，互相支援。

3 天来，敌人损失惨重，现在有点害怕了。他们慢腾腾地朝上爬，爬一会，停一停。叶良成守在阵地中部，左手提着冲锋枪，右手握着手榴弹，两眼紧紧盯住敌人，耐心地等待着越来越靠近的敌人。

敌人爬到离他大约 20 米远近时，他两侧的冲锋枪、手榴弹先响了。敌人吓得连忙趴在地上。过了一会，他们看看上面没有动静，便站了起来，仗着胆向上冲。

“打”，潘英达大喊一声。随即，三人猛烈地向敌人射击，一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

叶良成一气扔出好几颗手榴弹，又端起冲锋枪，向敌人扫射。向他冲击的敌人倒下了一大片，剩下的几个没命地朝山下跑。

正在这里，叶良成与潘英达之间的山棱上冒出来两个敌人，他们架起机

枪，向叶良成瞄准。还没等叶良成调转枪口，就听左边“叭”地一声，端机枪的敌人应声倒下，剩下的那个敌人，朝潘英达那边扔了一颗手榴弹，跋腿就跑，叶良成端起冲锋枪朝他开了两枪，那个敌人一头栽下了山坡。

“潘英达，谢谢你的支援！”叶良成向左边喊了声。

没有回音，叶良成赶紧跑了过去，潘英达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在支援小叶时，敌人投出的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英勇地牺牲了。叶良成抱起战友的遗体，沉重地走进了掩蔽部，轻轻放好，擦干眼泪，紧紧握着拳头走出了掩体。

阵地上只剩下叶良成和马贵元两个人，情况越来越严重，同上级失去联络，工事几乎全被摧毁，弹药也不多了。而敌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看样子，敌人要不惜一切代价，从这里打开一条通往轿岩山的通道。

叶良成和马贵元，腰上掖满手榴弹，挂着冲锋枪来回跑着，打着。一梭子打完了，拿起牺牲的战友的枪向敌人射击，弹药打完了，他们又到敌人尸堆里，找出所有能够使用的武器弹药，分别放在几处便于作战的地方，敌人从哪里上来，他们就冲向哪里，两名勇士，在堑壕里来回穿梭，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冲击。

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钟了，马贵元跳到一个弹坑里，见叶良成正在这里还击敌人，马贵元对叶良成说了几句话，叶良成一点反应都没有，马贵元又大声喊了几声，叶良成望着马贵元，还是没有听见。原来，叶良成的耳朵已经被敌人的炮火震聋，他们只好用手势“说话”了。

太阳快要落山，夕阳照在阵地上，阵地前堆满着敌人的尸体。敌人的炮声逐渐稀下来，进攻暂时停止了。

叶良成坐在战壕里准备着弹药；马贵元站在坍塌的掩体里，监视着敌人。不时地向叶良成做做手势，告诉他山下的敌人在干什么。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阵地上一片寂静。突然，马贵元把手猛一抬，叶良成马上探出身向下看去，敌人乘着黄昏又摸上来了。

他们立即分头跑开，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来到了各自的岗位，准备好武器弹药。

敌人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悄悄地往上爬，似乎怕惊动他们。他们也伏着不动，等敌人逼近了再打。

敌人逼近了，他俩立即用手榴弹、冲锋枪猛烈地打向敌人。叶良成在一侧依托着工事。敌人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去。向他冲击的这股敌人终于溃退下去了。叶良成累得坐了下来直喘气，过了一会儿，马贵元还没有过来，他马上沿着只剩下一点痕迹的交通沟，向左边跑去。拐了一个弯，忽然看见几个人影在前面交通沟里站着，一个个东张西望的，一见叶良成马上蹲了下去。

不对！这是敌人！叶良成迅速扔出两颗手榴弹，又用冲锋枪扫了一梭子。

天黑了，敌人已经摸上来了，马贵元到哪去了呢？叶良成四处寻找着。往前走了不远，隐约看见通向主峰的山梁左侧，有一片黑糊糊的东西，他用尽全身力气向那里跑去，跑过去一看，这是好几个敌人尸体，他认真地翻找着。

忽然，他发现两个抱在一块的尸体，上面那一个两手紧掐着下面那个人的脖子。他走近仔细看了看，上面的那个人正是马贵元。原来，当敌人摸上

了阵地，马贵元一个人在通向主峰的路上拦住了敌人，一直战斗到与敌人同归于尽。

叶良成一下扑上去，将马贵元紧紧抱在怀里……

现在阵地上只剩下叶良成一个人了，他安置好了战友的遗体，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阵地。一定要为战友报仇！他摸着黑，向前沿爬去！就在这里，主阵地上空升起了两发信号弹，两侧阵地上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升起了冲天的火光，友邻阵地反击了。支援部队从主峰上飞奔下来，牢牢地守住了轿岩山。

战至 10 月 22 日，在志愿军顽强阻击下，“ 联合国军 ”停止了对金城地区的进攻。

至此，志愿军经过一个月的英勇奋战，粉碎了“ 联合国军 ”的秋季攻势，毙伤俘敌 7.9 万余人。其中在金城以南地区与敌激战十昼夜，即毙伤俘敌 2.3 万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 47 辆。“ 联合国军 ”在秋季攻势中付出惨重代价，才占去土地 467 平方公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 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 联合国军 ”的嚣张气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 联合国军 ”这种攻势在战略上是失败的，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说：李奇微“ 所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 ”“ 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此后，“ 联合国军 ”在长期的对峙作战中，再也不敢冒险发动全线大规模进攻了。同时，美方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朝中方面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中屈服的妄想破灭了，不得不放弃原来无理的要求，重新恢复停战谈判。

阵地上的三个伤员

志愿军在举行战术反击中，1951 年 11 月 4 日，志愿军某部向临津江东岸鱼积山里以南的一座无名高地举行反击，一举歼灭了美骑兵第一师第七团的第 2 连、第 5 连和一个半火器连，并占领了这个高地。5 日上午，敌人疯狂地反扑。守卫在这个阵地上的勇士们奋勇迎敌，又杀伤了 500 多个敌人。为了更有利于杀伤敌人，志愿军下午主动撤离了这个高地。

炮班班长钟万福在当日的反击战斗中负了伤，第 2 天又参加了战斗。修筑工事时，他一用力伤口止不住地向外流血，战友们劝他下去休息，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战斗需要我们，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敌人反扑过来了，他指挥战士猛烈射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打了出去，几乎每一发都落在敌群中。不久，他的左臂又负了伤。因为流血过多，他昏了过去。战士们立即把他抬到了包扎所。替他包好了伤。他苏醒过来时，听到阵地上激烈的枪炮声，他用力站起，就要上阵地，卫生员制止他，他说：“ 我的脚还可以走，还有另一只手可以扔手榴弹。 ”于是，他又艰难地走向阵地。但走出不远，他由于头昏，再也难以走动了，他就用一只手和双脚爬到炮班阵地。

炮班的战士们看他负伤太重了，就把他扶进一个掩蔽部里。这时，掩蔽部里正躺着另一个顽强的战士——连部通讯员周彬。

周彬在战斗激烈时，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完成了三次通讯任务。在第三次到最前沿的第 1 排送信时，他的左臂被炮弹碎片打伤了。但他回到连部

时，瞒着没有讲。第四次他又奉命给 1 排去送信，在半路上他的脚又受了伤。他爬行着前进，终于把信送到了前沿阵地。回来时，他在半路上昏倒了。同志们给他包好了伤，把他扶进这个掩蔽部里来了。

后来，6 班战士项二双也因为负伤被送到这个掩蔽部来了。他和周彬在战斗前曾经挑了战，看谁在战斗中打得好，打得顽强，看谁先立功。

5 日下午，他们 3 个人都没有赶上随部队撤走。为了迎击即将上山来的敌人，这 3 个顽强的战士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由钟万福当组长，决心依托掩蔽部，更多地杀伤敌人。他们宣誓：“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决不向敌人屈服！ ”接着，他们爬出山洞，分头找来许多手榴弹、一枝步枪和大批子弹。当敌人全部占领了山头进行搜索的时候，项二双紧握着武器说：“ 来吧！我们就在你的肚子里打你！ ”

两个手拿卡宾枪的美国兵走上来了，后面还跟了好几个。他们东张西望地向掩蔽部走来。这时，钟万福轻声地说：“ 注意，等他们走近些再打！ ”

大家急忙把手榴弹的弦套在手指上，三双眼睛瞪着愈来愈近的敌人。当敌人走到掩蔽部十多米的时候，3 颗手榴弹飞过去了，接着又是 3 颗，一阵爆炸，敌人大部分都被打倒了。有两个敌人想逃跑，项二双一连几枪，把他们都打倒了。接着，他们又连续打退了敌人好几次攻击。

晚上，当志愿军炮弹飞向这个高地时，3 个勇士都欢欣地笑了。接着，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越来越近。敌人一面应付北面志愿军的攻击，一面继续想打掉这座战斗在他们肚子里的堡垒。但结果都失败了。3 个顽强的战士，忍住伤口的疼痛，继续英勇地打击着敌人。敌人走近时他们就用手榴弹打，敌人退走时，就用步枪打。敌人来多了，2 个人就一起打。他们把 60 多个敌人杀伤在掩蔽部外面。

11 月 5 日夜，志愿军某部第 3 营又攻上了这个高地，歼灭了守敌。钟万福等三勇士与自己的战友们重新相见时，他们忘记了一切。钟万福紧紧地握住营长的手说：“ 我们胜利了！ ”

奇袭大、小和岛

志愿军为了肃清清川江至鸭绿江口沿海一带岛屿搜集情报的武装特务，并配合在板门店“ 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 ”的谈判，决心收复这些岛屿。

位于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面的大、小和岛，是美军和南朝鲜军的一个重要前哨阵地。岛上驻有南朝鲜军的“ 白马部队 ”及美国情报人员 1200 余人，利用雷达、电台和窃听设备搜集和窃听中朝方面的军事情报，并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为了歼灭岛上之敌；1951 年 10 月底，志愿军总部决定：志愿军空军第 2、3、8、10 师各一部，配合志愿军陆军第 50 军部队攻占大、小和岛及其附近的岛屿。志愿军空军司令刘震和志愿军陆军第 50 军领导一起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志愿军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小和岛、椴岛进行航空照相侦察，保障攻岛部队的在集结地域不受空袭，摧毁大、小和岛上的军事设施，轰炸在附近活动的敌舰。

这是中国革命军事史上首次陆空军协同作战。

11 月 1 日，志愿军空军第 3 师、第 4 师分别出动飞机对岛上敌军的部署和工事情况进行了照相侦察，为地面部队登陆作战提供了情报。

5 日夜，地面部队攻占了椴岛。为了巩固登陆成果，6 日昼间，志愿军空

军第 8 师 22 团起飞了图—2 型轰炸机 9 架，大队长韩明阳带队。在第 2 师 4 团拉—11 型驱逐机 16 架和第 3 师 7 团米格—15 型驱逐机 24 架的掩护下，对大、小和岛上的敌指挥机构进行了轰炸。

这次作战，由于行动突然，配合默契，未遭美机拦阻，轰炸命中率达 90%，有力地配合了志愿军登陆部队巩固椴岛的任务。

29 日夜间，第 10 师 28 团起飞图—2 型轰炸机 10 架，在大队长姚长川率领下，对大小和岛附近海面的敌军舰艇进行了轰炸，为攻占大、小和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30 日下午，为了配合担任主攻任务的志愿军地面部队攻占大、小和岛，志愿军空军第 8 师 24 团 1 大队大队长高明月率 9 架图—2 型轰炸机，由第 2 师 4 团 16 架拉—11 型驱逐机直接护航，组成联合机群向大、小和岛飞去。

当联合机群刚飞入海面上空时，突然迎面飞来美空军 30 多架 F—86 型战斗机。

“轰！轰！轰！”敌机开炮了。敌机群对我混合编队凶猛扑来。

混合机群在带队长高明月的率领下，一面组织火力反击敌群，一面冲破拦阻飞向目标。

拉—11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活塞式螺旋桨驱逐机，最高时时速为 700 公里，而号称“佩刀式”的 F—86 是最新式喷气式战斗机，时速为 1100 公里。无论时速、升限、攻击能力，拉—11 都远远落后于 F—86。

敌机形成强大的交叉火网，向志愿军轰炸机群袭来。志愿军轰炸机奋力还击，用机上航炮构成火力网大力反击。敌人见编队攻击不成，又改为单机连续交叉攻击，妄图各个击破。

“注意，队形靠近，要沉着气，坚决地打！”大队长高明月通过无线话筒果断地指挥着战友们。

在拉—11 的掩护下，轰炸机群一面还击，一面编队向大、小和岛方向飞去。

敌机已开始攻击志愿军轰炸机尾后的三中队。中队长邢高科叮嘱中队的同志们：“要坚决顶住！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支援前面机组去完成任务！”他凭着熟练的驾驶技术，与敌机周旋着。8 架敌机组成强大的火力网，凶猛地攻击着三中队的 3 架轰炸机。

宋凤声驾驶的右僚机中弹坠落，接着，梁志坚驾驶的左僚机也被击落。

中队长邢高科驾驶的图—2 又成为敌机的攻击目标。8 架飞机同时向这架飞机连续攻击。“哗啦！”飞机的后舱盖被敌机打得粉碎。射击长吴良功身负重伤，通讯长刘绍基的头部、脸上被舱盖碎片击破，鲜血直流。刘绍基看着两架友机坠落，接过吴良功的航炮，愤怒的眼睛紧盯着敌机，瞄准了一架 F—86。“嗒嗒嗒……”打得敌机翻了个跟头，凌空爆炸了。

刘绍基开创了空军史上用活塞式轰炸机击落敌喷气式飞机的范例。

在轰炸机与敌机激战的同时，担任护航任务的歼击机正在与敌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活塞式战斗机与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进行着较量，这也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志愿军歼击机在轰炸机周围，一面同敌机格斗，一面掩护轰炸机前进。副大队长王天保发现一架敌机向志愿军轰炸机俯冲，立即对准敌机发射几炮。这时，又有两架敌机向王天保飞机扑来。王天保毫不畏惧，加速向敌机冲去。敌机见势不妙，慌忙右转逃开了。

当王天保驾驶飞机向轰炸机群靠拢时，又有 7 架飞机凶猛地扑了过来。

王天保单机对 7 架 F—86，上下翻飞，左击右攻，但毕竟拉—11 速度慢，一下子就被敌机包围住了。

王天保咬住一架飞机冲去，同时，按动炮钮，敌机冒出一股黑烟，迅即变成一团火球，向大海坠去。接着，王天保冲出敌机包围。后来，巧妙地与敌机周旋，灵活地躲避敌机的射击，抓准时机向敌机开炮，又连续击伤 3 架敌机。

拉—11 驱逐机在血战中，周宗汉、何岳新、于长富为掩护轰炸机群壮烈牺牲，大队长徐怀堂、飞行员王勇、刘卓生各击落 F—86 型飞机 1 架，击伤 5 架。

志愿军轰炸机群在拉—11 战斗机的掩护下，向大、小和岛逼近。1 中队右僚机飞行员毕武斌驾驶的飞机多处负伤，在接近目标时，又被击中起火，他驾驶着燃起熊熊烈火的飞机，将炸弹投向目标后，飞机坠海，机组成员全部光荣牺牲。其余机组看到这壮烈的一幕，怀着为战友报仇的决心，且战且进，到达目标上空，把全部炸弹倾泻在大、小和岛上。美军和南朝鲜军驻地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

11 月 30 日，50 军某部来到攻击出发地，紧张地等待着登陆的命令。随着空军轰炸任务的顺利进行，海岸上立即响起了激昂嘹亮的进军号声。

一眨眼，几十只大船离开海岸。渐渐地，风浪大起来了，船乘风破浪地前进着。就在这时，背后又响起巨大的重炮声，一道道的闪光划破海上的夜空，炮弹呼啸着，一个接一个地在大、小和岛爆炸了，大、小和岛立即燃起了熊熊大火。

离岛还有 1000 多米，岛上的敌人打起一排照明弹，照得海面泛着白光。紧接着，各种口径的炮火向船群轰击。

船工们瞪大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划着、船在炮弹炸起的高大水柱中穿往，向对岸猛冲。

船冲向登陆的海湾，海湾里的轻重机枪也一排排地向船扫射过来。离敌人滩头阵地只有 400 米了，连长一声命令：

“ 对准敌人的机枪，射击！ ”

顿时，船上吐出了一道道红色的火舌，紧接着后面火力船上的无后座力炮也向敌人发射出发发炮弹，海面上响起了一片密集的枪声和炮声，炮弹爆炸的闪光和飞溅的水沫交织在一起，海面上像卷起了暴风骤雨，闪电雷鸣。

呼的一声，船靠在一块大岩石旁，连长高举着枪，大声喊着：

“ 同志们！登陆啊！冲啊！ ”

伴随正在怒吼着的海浪，同志们呐喊了一声，就冲上了敌人的滩头阵地，沿着陡峭的崖壁，攀着小树丛向滩头高地爬去。手榴弹随即在敌人的火力点上爆炸了，敌人丢下了他们的火炮和机枪向后溃逃了。连长向天空射出两颗红色的信号弹，它告诉陆上的指挥所，已经胜利地登上大、小和岛。

在志愿军攻岛作战的同时，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第 26 旅和 23 旅，也相继攻占了大同江避岛、青羊岛及瓮津半岛附近的龙湖岛、昌麟岛等岛屿，歼灭武装特务 200 余人。至此，敌人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被志愿军和人民军清除。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局部反击战和攻岛战胜利的形势下，11 月 27 日美方同朝中方面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协议中规定：以双方现

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 30 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雪地里飞来了苍蝇

1952 年 1 月 28 日上午，雪花漫天飞舞，大地白雪茫茫。在朝鲜北部的平康郡上空，几架美军飞机盘旋了几圈，竟没有扫射，也没有投弹，又悄悄地飞去了。

驻守在这一带的志愿军第 42 军部队，以为敌机是进行空中侦察，没有在意。

这天中午，战士李广福在外出执行任务途中，忽然看到在金谷里山坡的雪地上有一片黑鸦鸦的东西。他走近仔细地瞧了瞧：原来是成群的苍蝇、蜘蛛昆虫，它们正在无力地爬着。

“奇怪，大雪天的，怎么会有苍蝇和蜘蛛呢？”李福广一边走一边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驻地。

到部队后，他立即向首长报告了这件怪事。不久，其他部队也相继发现了类似现象……

中朝军队首长对此事非常重视，马上派调查组进行现地调查。经分析检查和化验发现昆虫地区，1952 年 1 月下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 5—6.7 摄氏度，2 月上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 7.2—9.2 摄氏度，而 2 月份的日平均最低气温则达 19—22.5 摄氏度。这种气温完全不适宜昆虫生存，同时认定，这些东西都是在美机过后出现的，而且身上带有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病菌……综合种种情况，得出一个结论：美军飞机投散的是带菌昆虫和带菌媒介物，即对中朝军民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朝鲜多年没有鼠疫流行，美国海军部印发的关于朝鲜流行病史的报告中肯定了这一点。朝鲜北方多年也没有发生过霍乱。然而，在美国实施细菌战后，这些烈性传染病在朝鲜北方复发，朝鲜北方的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均有人受到病菌病毒的感染而患病或死亡。仅朝鲜安州郡一个 600 多人的村庄，不到半个月因被鼠疫病菌传染而死亡 36 人。3 月，志愿军受病菌感染死亡 36 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布撒带菌昆虫的报告后，对此极为重视，处理也非常慎重，指示志愿军继续收集有关情况以查明敌人的企图，采集带有病菌的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并采取有力措施迅即扑灭敌布撒的带菌昆虫等，以防扩散，总参谋部派了专家前往调查了解情况。从 1 月 29 日至 2 月 17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多次发现美机布撒的带菌昆虫。经多次化验查明，这些昆虫带有鼠疫和霍乱、斑疹伤寒等病菌。

据此，中央军委判断“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2 月 28 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了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和我军化验情况。2 月 19 日，毛泽东指定周副主席具体负责处理此事。20 日，周副主席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办的几项工作呈报了毛泽东主席。从此，我国政府和志愿军在政治外交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坚决有力的反细菌战的斗争。

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约，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禁用武器。早在 1925 年 6 月 17 日，由 40 余个国家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中就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顾国际公法，利用日本一批细菌战犯，秘密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美国侵朝以后，1950 年 12 月向南溃退时，曾在黄海道等地撒布过天花病菌。1951 年，美军多次在朝中被俘人员中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

从 1952 年初，美国在朝鲜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据了解美国细菌战内幕情况的两名美国空军上校在被俘后供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范顿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薛尔曼都认为细菌战有效而便宜，应加以发展，并批准了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准备工作计划，限令 1951 年底以前完成准备。

1951 年冬，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朝鲜发动细菌战。其企图是在中朝军队后方普遍造成疫区，瘫痪整个后方，窒息前方力量，以增加对朝中方面的压力。

据“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公布的材料，从 1 月 28 日到 3 月 31 日，美军在朝鲜北部撒布带有细菌的动物即达 804 次之多，3 月以后，美军撒布的范围日益扩大，遍及朝鲜北方的 7 个道 44 个郡。撒布带有细菌的动物主要集中在接近前线的地带和后方重要城市及交通线。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美军飞机还多次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领空，在抚顺、新宾、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了传播病菌的昆虫和鼠、雀，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

面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和广大人民及时地在政治、外交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52 年 2 月 22 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外务相代表本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呼吁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此武器的国际责任。24 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主张，并郑重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此后，在我国各地掀起了抗议美国细菌战的罪行。中朝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了美国细菌战的罪行。许多国家的人民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等世界性的民主组织，也都举行集会或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细菌战的暴行。

美国沉默了 10 天，直到 3 月 4 日才作出反应，由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抵赖说：“我愿意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他还企图通过当时由美国操纵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到朝鲜进行所谓“调查”，以掩人耳目和为其进行情报侦察活动。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中方面的拒绝。不久，当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时事会指出“号召各国参加批准 1925 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又无理予以否决。

为了揭露美国的罪恶行径，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于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地调查。接着，朝中两国政府又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

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现地调查。三个调查团先后公布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都从事实上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这期间，我国还在北京和沈阳举办了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实物、图片展览。1952 年 5 月以后，我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 25 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三个上校军衔的战俘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从而更好地驳斥了美国政府的无耻抵赖，取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性的民主组织都纷纷遣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揭露敌人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协同朝鲜军民在战场上亦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斗争。

当首次发现敌实施细菌战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组织方面、物资器材和医药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2 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发出两次指示，要求志愿军“各级领导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

志愿军于 1952 年 3 月 1 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以国内派来的 40 余名专家和医务人员同志愿军卫生部的医务人员组成了 4 个防疫检验队（其中三个分别配置给一线兵团）、1 个机动防治队和 7 个传染病医院。各军、各师及各后勤分部、大站亦分别建立了中小型防治队 92 个，负责本单位的防治工作。同时，根据部队任务及驻区范围，还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并在全军上下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开展了捕鼠、灭蝇和保护水源、清理驻区的卫生运动。在驻地及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中，也普遍注射了疫苗（约 130 万人次），从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至 1952 年冬，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终于彻底战胜了美国进行的细菌战。在这期间，我军同美国进行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 380 人，其中有 258 人治愈。美军实施细菌战，不仅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相反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坚固的“地下长城”

志愿军和人民军在 1951 年夏秋防御作战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粉碎了“联合国军”的进攻，但付出的代价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阵地工事不坚固，不适应现代条件下防御作战的要求。面对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进行坚守防御作战，依靠山地有利地形和一般野战工事以及灵活的战术，虽然可以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在一定时间内也可以守住阵地，但在敌人以优势炮兵、航空兵火力和大量坦克突击下，却很难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持久和稳定。

在夏季防御作战时期，志愿军士兵群众创造地构筑了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并将相邻的防炮洞挖通发展成马蹄形的小坑道，从而出现了坑道

工事的雏形。这种工事的出现，能较好地保存有生力量，有助于保持防御的稳定性。志愿军领导人充分地肯定了群众这一创造，并立即通报全军推广。

1951 年 9 月 16 日，志愿军领导人指示各部队：“ 以后我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 ”，工事强度要求能抵御榴弹炮的轰击。在秋季防御作战中，由于战斗频繁，作战部队不可能在全线大规模地构筑坑道工事，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秋季防御后，为了加强和巩固已占工事，志愿军和人民军便立即在全线掀起了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土石坚硬，作业工具、器材特别是炸药不足。更缺乏技术指导和作业经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部队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工具不足，自设小铁匠炉，搜集各种废弹，制造工具；炸药不足，专门成立技术小组，拆卸敌投射的未曾爆炸的炸弹、炮弹，从中取出炸药；作业技术缺乏，发动群众及时总结、交流作业经验等等，保证了工事构筑的顺利进行。

敌发现志愿军普遍构筑坑道工事以后，从 1952 年 1 月即开始有计划地以重炮和重磅炸弹进行破坏，并频繁地施放毒气。志愿军阵地上少数坑道由于厚度不够而遭致破坏，受到损失。

3 月 3 日至 4 月 9 日，一个多月的时间，敌机炸毁志愿军坑道 42 处。志愿军伤亡 236 人；2 月 27 日至 4 月 9 日，敌向志愿军第一线阵地施放毒气 32 次，使志愿军 216 人中毒。有些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土质松软，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现象，也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

针对上述情况，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发出指示，提出了坑道工事必须达到防火、防寒。接着，4 月 26 日至 5 月 1 日又召开了军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构筑工事的经验，统一了对构筑坑道工事的认识。会议明确指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因此，坑道工事必须有作战和生活设施，以使之更符合战术要求，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同时，会议还统一了坑道工事的标准，要求坑道一般厚度在 30 米以上，坑道口厚度为 10 至 15 米，每条坑道要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幅员宽 1.2 米，高 1.7 米。会后，志愿军坑道工事的构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技术要求上或在战术要求上都更加完善起来。

至 1952 年 5 月，志愿军共挖掘坑道 7789 条，长 198.7 公里，修筑掩体 75 万个，露天及掩蔽式堑壕 3420 余公里；人民军挖掘坑道 1730 条，长 88.3 公里，完成各种掩体 3 万余个、堑壕 260 余公里。经过志愿军和人民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到 8 月底，第一防御地带的工事得以进一步加强，第二防御地带的工事已经基本完成，第三防御地带重点地区的核心工事也已开始构筑，对东西海岸及正面地形平坦不便构筑坑道工事的重点地区开始构筑永久性工事。这时，在横贯朝鲜半岛 250 公里的整个防线上，形成了坚固的“ 地下长城 ”。这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样，志愿军实行坚守防御有了比较可靠的阵地依托，标志着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阵地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能不能守的问题解决了，“ 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

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的同时，为了贯彻积极防御的作

战方针，为坚守既设战线，大量消耗敌人，积极开展小部队的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当时也称狙击活动为冷枪冷炮活动），大量地消耗了敌人。

地下五昼夜

1952 年 3 月，志愿军的坑道工事已初具规模。同时美国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仍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以进行拖延。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司令部于 3 月 19 日提示各军：在 3 月底 4 月间，每军组织一两次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歼敌人的小战斗，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3 月 26 日，彭德怀司令员又明确指示：“我们目前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根据这些指示，从 4 月初起，志愿军即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突出的个别的连、排支撑点的作战活动，到 5 月份，随着志愿军第一线阵地的日益巩固，这种作战活动在全线普遍展开。5 月至 8 月，第一线各军共挤占中间地带和敌突出的连排阵地 20 余处，扩展阵地面积 30 余平方公里。将斗争的焦点推向敌军阵地前沿。

1952 年 6 月，“联合国军”惧怕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发动攻势作战，于是为了破坏志愿军可能的进攻准备，并对志愿军 4—5 月间挤占阵地活动进行报复和配合谈判 对朝中施加压力，遂于 6 月 12 日开始。以美第 45 师和南朝鲜第 6 师为主，前线其他各师配合，向志愿军前沿阵地发动了名为“回击行动”的进攻。其重点攻击目标是志愿军第 39 军 5 月份挤占的铁原西 190.8 高地和第 2 军 5 月份挤占的金城南官垡里西山。该两阵地均由 39 军各 1 个连防守。

6 月 12 日晨，敌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以营团规模的兵力向该两阵地发动进攻。

在 190.8 高地，10 多架敌机向阵地俯冲、投弹、扫射。志愿军阵地的高射武器也连发齐放，条条火舌飞向敌机。

接着，一群群的敌人步兵，在 8 辆坦克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阵地涌了上来。一场地面厮杀又开始了。

志愿军守卫该阵地的某连，在炮火的配合下，用猛烈的火力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阵地前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越来越多，敌人的后续部队也不断增加。

守在山顶上的 5 班的坑道口，被敌人的飞机炸塌了，他们失去了工事的依托，多数同志牺牲了，剩下的少数人开始向守在山腰的 6 班转移。敌人炮火猛烈轰击，把战壕都炸平了。

残酷的战斗持续进行，时间已经中午 12 点了。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山顶上有敌人！”原来，自 5 班大部分同志牺牲之后，敌人就攻占了山顶，而且投入的兵力由 1 个营增加到了 2 个营，从四面八方向 6 班的阵地逼近。

班长高云和在外边担任掩护，由副班长芮朝寿指挥大家进入了坑道。就在他们刚进了坑道的同时，敌人已经窜到坑道口。只听坑道口重重地震动了一下，敌人把右边的坑道口炸塌了半边。

外面的敌人嗷嗷乱叫，不断往坑道里面开枪、扔手榴弹，战士们也从里面向敌人射击。

战斗一直在持续着，晚上 10 点钟左右，3 连连长李汉友带着 1 个班和一部步话机，突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反击上来，和 6 班会师了。

天亮后，高云和和芮朝寿各带一个小组，分两路悄悄摸到附近敌人正在睡觉的交通壕跟前，用手榴弹炸死了在这里做着美梦的敌人。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居然大胆而主动地打击他们。

中午时分，坑道口忽然响起了两声不大的爆炸声，两道黄烟跟着涌进洞来，呛得大家直咳嗽，闭着眼睛还流眼泪。狠毒的敌人向洞里施放了毒气弹，战士们急忙戴上防毒面具。使劲地往外扇风。

黄烟慢慢地散了，敌人的毒辣手段没有奈何坑道里的战士们。

当天下午，在李连长的建议下，召开了党的会议，并吸收青年团员和非党员也都参加，会上成立了临时支部。党支部号召大家：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坚持到最后胜利。大家都在会上发了言，表示了坚守的决心，连伤员同志也都表示一定要坚持战斗，和大家一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又想来破坏坑道。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出击。

他们分两组悄悄地爬了出去。高云和在右边一响枪，趁敌人正发楞的时候，芮朝寿就带着几名战士呼啦一下冲到敌人跟前，手榴弹、冲锋枪一阵猛冲猛打，打死了 6、7 个敌人，接着他们沿交通壕分两路向外发展，打得敌人蒙头转向，山

梁上的敌人哇哇乱叫，不辨东西地朝交通壕里乱躲乱藏。他们用冲锋枪、手雷、手榴弹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阵之后，带着战利品返回了坑道。

这次出击缴获了两门 60 迫击炮和成箱的炮弹，还有许多枪枝、罐头。原来敌人正在坑道口修工事，打算架炮轰击志愿军的另一个阵地。白天坚守，晚上出击，李连长带领战士们坚守在坑道里，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战斗。

然而，坑道里他们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没有水喝了。

到 14 日，也就是进入坑道的第三天，缺水的困难更严重了。每个人都光着膀子，背靠着湿润的土墙，胸前抱着几颗手榴弹，有的人渴得受不住，吃起牙膏来了，有的人已经偷偷在喝尿，可是还是渴！渴！渴！

高云和把桶翻倒，将桶底那些湿泥用小碗盛着，很久很久才沉淀出半碗泥水来。

连长让伤员喝，可是伤员们不肯喝。连长下了命令，大家才一口一口分着把这碗泥水喝光了。

这天下午，敌人在坑道口架起木头点燃起来，浓烟和火苗呼呼地窜进坑道，坑道口已被熊熊的烈火包围了，而且火势越来越猛，有些战士的眉毛和头发都烧焦了。

外面的火苗还不住地扑进来，有几个战士端起枪，要求连长准许他们冲出去和敌人拼。

“不许冲！”连长声色俱厉地喊着。这时芮朝寿从人群中挤上来，把一个手雷使劲朝火中扔去。

手雷爆炸时的气浪和飞溅起来的泥土，把火苗炸灭了。

坑道口附近一连落了几发炮弹，这是上级按照他们在步话机里提出的要求，开始用炮火来保护他们的坑道口了。从此，每 5 分钟就有一发炮弹落在坑道口附近，敌人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在坑道口附近活动了。

这天黄昏，从步话机传来了师首长的声音，师首长告诉连长：师党委命

令他们继续坚守坑道，等待配合主力的大反击。

打那以后，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进入坑道已经 4 天 4 夜了，他们很少合上一会眼，特别是这两三天来，没喝过一口水。

16 日晚，主力部队反击的时刻到了，成千上万的炮弹排山倒海般地飞来，到处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到处是火光在闪耀，190.8 高地被覆盖在一片浓烟烈火中。

炮火一停，漫山遍野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时坑道里的每一个人都把枪握得紧紧的，枪声越来越近了，连长刚喊出：

“冲啊。……”

战士们冲出坑道，冲向被炮火炸得焦头烂额的敌人，手榴弹和冲锋枪为他们开路，踏着敌人的死尸，他们和反击部队胜利会师了。

坚守坑道十昼夜的钢铁战士

1952 年 6 月 12 日，敌人在向 190.8 高地进攻的同时，向志愿军 12 军 5 月份挤占的金城南垡官里西山发起了进攻。

1 排副排长何家胜带领 1 班坚守着该高地的一个小山包。这个小山包附近的地形是：前面和右侧，都是敌人盘踞着的高峰，左侧是一片宽达 1 公里的平坦荒野，山包的后边有一条公路，公路那边约 2 公里的地方，才是连的主阵地。这样的地形，何家胜他们简直就是在敌人的鼻尖下面作战。

6 月 12 日拂晓，南朝鲜第 6 师用 1 个班至 2 个连的兵力向这个小山发动了十多次冲锋，但都被 1 班的同志们打退了。等到 7 班长李经盛带着 4 名战士上来增援时，何家胜已经负了两次重伤，1 班长贾贵华的身上也已负几处伤，但他们仍坚持在战壕里指挥作战。战士们在硝烟烈火中勇猛地向冲上来的敌人投弹、扫射，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上午 8、9 点钟，阵地前面已堆满了敌人的尸体，他们又打退了敌人 6 次冲锋，但这时两个多连的敌人又从正面和侧面冲了上来，眼看敌人就要把他们包围了，何排长根据这种情况，机智地指挥 1 班退守坑道。

敌人付出了 500 多条生命的代价，才爬上了这个小山包。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胜利，相反的，如今他们是坐在将要爆发的火山尖上了。7 班长李经盛把伤员们安置好后，就指挥所有能进行战斗的人，用麻袋在洞口筑成简单的作战工事，让头部负伤的杨政风守着射击口，令王启培、炊事员吴振海、弹药手贾高分别看守左右两个洞口。

转眼间，3 个敌人就从右边搜索过来，炊事员吴振海立刻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敌人倒下去了。吴振海笑着对贾高说：

“战前学的冲锋枪，到底用上了！”

敌人又从左边冲过来，右边洞口的王启培照准敌人屁股就是几个点射，敌人应声倒下。几个敌人躬着腰，战战兢兢摸上来，但刚一接近洞口，就被打得连滚带爬退了回去。敌人碰了几次硬钉子。

两天过去了，一班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洞里一共 15 个人，何家胜等 6 名同志，是连爬也爬不起来的重伤员。他们中间只有 4 名同志未负伤，其中一个是炊事员，两个是新入伍的战士。

头顶上是敌人，洞口被侧冀敌人的轻重机枪封锁着。在一场激战之后，连里又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坑道里，除了一、两小箱饼干外，再没有别的可

以吃的东西了，因没有柴、没有水，十几袋大米放在那里也不能吃。困难最大的是没有水喝，重伤员们干渴得受不了，只能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或吮吸着潮湿的石头，尽力的挤点唾沫咽下去。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持着大家：“坚守阵地，只要能坚持到底，终究是会胜利的。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在困难的时候，坑道内还始终保持着坚强愉快的气氛。

第四天，李经盛、何家胜和张长明在一起开党小组会，大家统一认识：党员应该是越艰苦越坚定，团结大家坚持胜利。会后又召集大家开会，号召全体同志要战胜困难，等到部队反击时，协助部队突破前沿，从后面截击敌人。并宣布，谁夺来山头敌人的那挺重机枪，就给谁立功！会上，炊事员吴振海和贾高提出了他们要到伙房取水救急的计划，负了重伤的排长听到这里，沉思了片刻说：“敌人的火力严密封锁着洞口，我们这里能够作战的人员太少了。”排长没同意他们的请求。看到他俩执意要去的样子，排长最后说：“再等一等，找机会再出去。”但是没有水确实也不行，没有水，洞里就很难坚守下去，这样重的任务还是要派人去完成。

第六天夜里，经过领导上的同意，大家执行了第一次取水的战斗。贾高同志用尽一切力气，几个箭步跑到洞外的伙房里。在敌人几个炸弹爆炸之后，他从存水的汽油桶里取回了第一桶水。大家高兴极了，先让重伤员喝水，然后，同志们再喝。第二次，吴振海又去取回了三桶水，让大家喝了个饱。

不渴了，就更觉得饿，虽然每个人都在尽量少吃，但是食物太少了，连饼干沫沫都吃完了。

17 日的夜晚，何家胜和李经盛商量，确定了分批突围找主力联系的计划。当天夜里，王启培和吴振海带领三名同志第一批突围，何家胜告诉他们，一路上一定要保持肃静。当同志们看见他们轻轻地爬出坑道时，心里都为他们一路上的行动担心。李经盛爬到洞口一直听到天明，除了稀疏的枪声和敌人随便放出的壮胆炮外，没有听见别的动静。他估计，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地带。

18 日早晨，王启培他们已经坐在营指挥所里了，营长以十分关切的口吻，问他们在坑道里的战斗、生活和一切详情，并称赞他们说：“你们是祖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一定要为你们请功。”

营长又急忙抓起电话通知炮兵说：“31 号阵地的坑道里还有我们的同志坚守，你们马上准备向 31 号山头上的敌人开炮！”

营长思索了一会，又对王启培说：“今晚你是否能带一个班回去支援他们一下？这里我们开始准备组织反攻。”

王启培兴奋地说：“行！我很想再去！”营长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送他们去休息。

半夜以后，王启培领着副连长和 2 班的同志们向 31 号高地前进，在半路上和何家胜、李经盛以及几个突围的同志会面了。老战友们一见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大家爬在地上握着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副连长看着他们刚才被敌人炸弹炸伤正在流血的脸，命令几个负重伤的同志先回后边阵地包扎休息，然后自己带领其余的人，又摸进了坑道坚守。

21 日晚 7 时，志愿军猛烈的炮火轰击着 31 号阵地的山头，继续坚守在坑道里的同志们虽然被震得摇摇晃晃，但大家高兴极了，同志们都精神抖擞地提起枪，握着手榴弹，准备配合部队反击，炮火延伸了，坑道里的战士们

像猛虎一般冲出坑道，在敌人阵地上一阵勇猛冲杀，敌人没想到后面杀出一支队伍，吓得仓皇逃命。仅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敌人丢下的尸体就有 80 多具。王斌同志在配合出击作战中，英勇地夺下了山头上敌人的重机枪。

至此，英雄们十天十夜顽强的坑道战结束了。

“共和国英雄”杨春增

1952 年 8 月 5 日夜，第 12 军第 104 师第 4 连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向盘踞座首洞南山之敌发起突然进攻。全歼了守敌，占领了该阵地。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的英雄名册上，又写下了一个新的名字，他，就是共产党员、副排长杨春增。

座首洞南山，山梁长约 400 米。是敌防御的重要前哨阵地，是其主阵地的屏障。由南朝鲜军首都师第 26 团第 3 营 10 连一个排防守，并经常派出小分队对志愿军阵地进行袭扰。志愿军攻占座首洞南山，不仅能制止敌人的袭扰，威胁敌主阵地的安全，还能有效地控制该阵地东侧一条由南向北的公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

在座首洞南山的战斗发起之前，杨春增就向领导表示了坚强战斗的决心。他和排长反复研究了战斗方案，还带领着同志们进行了战前演习，细心地纠正着每个同志的动作，并用各种方法测验了战士们对联络信号的熟悉程度。

晚上，他躺在床上还在想，作为指挥员，要对战士负责，这也是对祖国负责，这一仗打得好坏，就决定在战前准备上。不然，光有决心也没有什么用处。

那几天，他几乎就没有休息过，整天领着战士们进行战前准备。同志们在他带领下，练习爆破、射击、战术。经过战前有针对性的训练，全排更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8 月 5 日凌晨 3 时，杨春增和 40 多名战友在连长屈海群的率领下，开始向座首洞南山秘密接近，天亮前到达了进攻出发阵地，潜伏了下来，等待黄昏攻击。

19 时，4 连的同志们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向敌阵地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迅速冲过敌前沿，当 7、9 班越过敌第一道铁丝网后，敌人的一挺机枪疯狂地扫射着，攻击分队被困在第一道铁丝网和第二道铁丝网之间，前进受阻。

“机枪掩护！杨春增带领 8 班从左侧迂回过去，从敌侧后占领高地。”连长立即下达命令。

“是！”杨春增带领 8 班迅速迂回前进，在正面攻击分队的配合下，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一鼓作气将据守在这个山头的南朝鲜军的一个排干干净净地消灭了，占领了这个山头。

部队一攻上山头，连长为保存实力，避敌炮火袭击，令其余人员立即撤至隐蔽地区，留 7 班和 2 班一个小组监视敌人，准备迎接敌人的反扑。

果然不出他们的所料，敌人在当天晚上就组织大量兵力，进行持续的疯狂的反扑，企图拔掉这个楔入他们心脏的钢钉。上千发炮弹倾泻在这几百平方米的山头上，阵地上多数工事被毁。坚守分队英勇地和敌人展开搏斗，鏖战一夜，打退敌一个班至一个排兵力的 9 次反扑，阵地已初步巩固起来了。

8 月 6 日天还没亮，杨春增率领 3 排登上高地，接替 7 班的防御任务。

阵地上的工事已经大部分被敌炮火毁坏，杨春增立即组织人员抢修工事，争取在天亮之前抢修完毕，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天亮后，同志们基本上修好了工事，他们满身泥土、汗流浃背。杨春增检查了一下各个战斗小组的准备情况，鼓励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坚决守住阵地。大家听完他的话，迅速进入自己的工事，抓紧进行准备战斗。

杨春增和几位战斗小组长研究了战斗方案之后。这时，山脚下，十几个敌人悄悄向阵地爬进。杨春增判断，前几次敌人用强攻的办法没能得逞，这次一定是改变了战法，采取偷袭手段。他立即命令大家注意敌人的偷袭，保持警惕，准备迎击敌人。

当敌人进至前沿约 300 米处，趴在地上，观察着志愿军阵地上的动静。

杨春增命令各组注意隐蔽，等敌人靠近了再狠狠地打！过了一会，敌人见阵地上没动静，便继续向上爬行，当敌人进至距前沿大约 40 米时，杨春增大喊一声：“打！”

倾刻间，阵地上轻机枪、冲锋枪、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留下了几具尸体，拼命地滚下了山。

过了一会，敌人的航空兵和炮兵进行疯狂地轰击，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半小时后，敌人突然停止炮击，敌人企图用间断炮击的手段，诱骗志愿军进入阵地，使用炮兵杀伤志愿军。阵地上异常宁静。

杨春增命令战士们在后面隐蔽着，仔细观察着敌情。过了一阵，敌人又是一阵急袭射击。接着，大约一个排的敌人开始了新的攻击，杨春增见敌人发起了攻击，立即命令全排占领阵地。敌人似乎给打怕了，慢慢地向阵地爬行着。敌人越爬越近，等到敌人距阵地只有大约 30 米时，杨春增首先开了火，战士们用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杨春增沉着地指挥着分队一次又一次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

敌人进攻的兵力由一个排增加到两个排，可是每一次都被打了下去。但敌人仍在继续增兵，并不断向阵地倾泻大量炮弹，3 排伤亡不断增大。增援分队因敌炮火拦阻，一时无法上来。杨春增在战斗中负了伤，但他坚持指挥战斗。

9 班 1 名战士右臂负了重伤，流血不止，杨春增让他下去包扎。这位战士看着冲上来的敌人，坚决地说：“不！我的右臂负了伤，左臂还能动。”在激战中，他顽强地用左手向敌人扔手榴弹，直至牺牲。

连续的激战一直进行到下午 3 点钟，阵地前面，敌人的尸体，已经一个压着一个。但敌人仍在疯狂地组织向这个高地冲击。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战斗间隙，杨春增看了看阵地上，这时，阵地上只剩下杨春增和卫生员小牟两个人了，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杨春增身上染着烈士们的血迹，身边放着最后一颗手雷，守在前沿的工事里。小牟还在阵地上跑来跑去搜集弹药，并且已经拣到了一些子弹和手榴弹。

杨春增刚想招呼小牟回来，可是敌人炮弹的爆炸声压住了他的声音，100 多个敌人已经离前沿不远了。小牟听见炮声就赶紧往回爬，他刚刚爬出弹坑，就看见杨春增高举着那颗手雷，高喊着为朝鲜人民和牺牲的战友报仇的口号，猛地向敌群中扑去。

只听得“轰”的一声，20 多个敌人被炸得粉碎，杨春增也光荣地牺牲了。

小牟被排长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为副排长报仇！他忘记了一切，只是一个劲地向前爬，然后狠狠将手榴弹向敌人的头上扔去……

在以后的几天里，同志们在“为杨春增同志报仇”的誓言下，又数次攻占了这个英雄阵地，歼灭了 2500 多个敌人。

为了表彰杨春增同志的英雄事迹，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杨春增同志追记特等功一次，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在烈士的家乡——河北沙河县修建了杨春增烈士陵园，在高耸的纪念碑上篆刻着：伟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杨春增烈士永垂不朽！

激战在大德山前

在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中，守卫在开城前线大德山阵地上的某团 6 连，于 8 月 8 日晚上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主动出击，仅以 45 分钟时间，即攻占美海军陆战第 1 师所据守的 201 高地的一个前沿高地。并自 8 月 9 日至 13 日，连续打垮敌 1 个营兵力在 80 多架次飞机、11 辆坦克、数个炮群配合下的 13 次反扑，毙伤敌 900 余名。

为了做好攻击前的准备工作，身经百战的英雄团长赵兴元，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好好休息了，他想：战前把准备工作做好，就是胜利的保证。他日以继夜地和团领导们研究情况，计划着战斗方案，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前沿阵地上去观察对面 201 高地旁的那个小山包。

团长来到了 6 连，战士们知道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一见到团长，高兴地说：“这下子可到时候了！非把敌人从王八窝里‘挤’出来消灭它不可！”

团长到敌人前沿侦察过多次了，为了确保攻击成功，他又指示 6 连连长派人到敌前沿进一步作详细侦察。

王宝和是个沉着勇敢的战士，曾三次完成了敌前侦察任务，连长十分喜欢和信赖这个顽强的战士。这次，王宝和又接受抵近侦察任务，临出发时，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连首长，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便转身和师侦察连的两名战士出发了。

8 月 7 日凌晨，他们三人轻便敏捷地通过了 400 公尺的敌炮封锁区，一直爬到离小山包 50 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王宝和令两名战士在后面观察掩护，他一人悄悄地爬到离小山包只有 6、7 米的草丛中观察。

天亮了，眼前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在不远的地堡上，正站着一个敌哨兵，端着枪向前方呆望。

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三人在敌前沿整整趴了一天，天渐渐黑了，他们三人悄悄撤了回来。回到连队，战友们都围住他问这问那的。王宝和高兴地说：“准备好吧，同志们！王八窝里敌人的小命全在咱手心里攒着哩！”这天晚上，王宝和第二次又执行了在另一方向敌前侦察任务。攻击的前一天，大家根据王宝和两次侦察的情况，还进行了一次“攻击演习”。

8 月 8 日晚，志愿军强大的炮火突然齐放，成群的炮弹像风暴似的卷向敌阵地。担任攻击任务的 3 排勇士们，再也按捺不住出击前的激动和喜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战士们多日盼望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主峰阵地——天德山上传来了团长的攻击的命令。勇士们立即跳出工事，像箭一样地飞出去。

8 班从正面逼近了敌人，敌人在 20 米处用三挺重机枪向志愿军射击着，

勇士们一排手榴弹投过去，借着手榴弹的爆炸，勇猛地冲了上去打哑了敌人的机枪。这时 9 班已经从侧后插了过去，迅速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当 9 班长和战士杨启友、张臣荣用手榴弹炸倒了 4 个敌人时，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把 9 班长和杨启友炸伤。张臣荣想来背他们下去，却被班长和杨启友拒绝了：“ 不要管我们，先攻下阵地再说。 ”张臣荣只好立即跑到 8 班那里继续战斗。

3 排正在勇猛冲锋，突然，敌人一个火力点射出密集的子弹，全排被敌人火力压制在一个土坎下，正、副排长都已负伤，全排正处在失去指挥的紧急状况，这时 8 班副班长陈永清挺身而出，大声喊到：“ 同志们！听我指挥，队形要疏散，坚持打下去！ ”

突然有一名战士敏捷地跳到被炸毁的机枪掩体里，用转盘枪向敌人猛扫，用手榴弹开辟着前进的道路，这就是罗希山——一个在三天前负伤未愈三番五次要求出院参加战斗的战士。敌人的一个手榴弹眼看就要在他的身边爆炸，被他一脚踢到敌人那里，身子机灵地一滚，手榴弹又炸死了几个敌人。敌人的火力点被摧毁了。大家定睛一看，那名勇敢的战士是罗希山，他三天前负伤，伤还没好，就三番五次地要求出院参加战斗。勇士的行动激励了全排，战士们迅速跃起踏着横七竖八的敌人的尸体，用手榴弹打击着藏在黑暗中和地堡里的敌人。在地堡，8 个血肉狼藉的敌人尸体中，一个敌人躺在地上发抖，罗希山用枪一指，这个敌人就举起了双手。

经过 45 分钟的激战，阵地占领了，6 连像一把钢刀，刺进了 201 高地敌人的咽喉。

连长命令要抓紧时间把伤员运下去。抢运组刚刚把负重伤的杨启友抬上担架，他从昏迷中醒来了，紧紧握住指导员的手说：“ 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我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到这里时，他停止了呼吸。

指导员激动地摇着他的手说：“ 杨启友同志！我们一定替你报仇，我一定向上级党委替你请求…… ”这时，他回想起这个勇敢的战士，昨天还在执行过侦察任务，攻击前 7 天，他用冷枪打死了 6 个敌人。虽然他已为党立了功，但他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仍在想着党。

炮火开始向这个阵地轰击，指导员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能攻得下，就能守得住，坚决把来犯的敌人消灭掉，为烈士报仇！ ”

9 日早晨 7 时，敌人开始向这个阵地反扑了。

在一阵密集的炮火轰击后，两个排的敌人在烟幕中冲上来了。战士们沉着地将敌人放进 20 米以内，突然以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敌人随着爆炸声倒在阵地前。这时，张平安的左臂负了伤，血顺着手流下来了，但他活动了一下右臂，满不在乎地说：“ 看我一条胳臂怎么揍你们！ ”

“ 班长！你负伤了…… ”战士李喜山望着班长的手臂说。

“ 轻伤不下火线，这不是咱们的决心吗？ ”张平安对小李说。

“ 我也是这个决心，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

张平安这时才发现李喜山头部也负了伤。他心里一阵激动，这个初上火线的新战友，在敌人进攻时，是那样勇敢。现在自己负了伤，却一声不吭，倒先关心别人的伤势。他感动地对小李说：“ 打退敌人的进攻再说，负伤是小事，守阵地是大事。咱们是‘ 反坦克英雄排 ’，更要打得硬、打得好才对。 ”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两个排的敌人冲过来了，战士们顽强地坚守着阵地。

从早晨到黄昏，他们一连打垮了敌人两个排连续三次的反扑。阵地上的英雄们，虽大部负伤，浑身是血，是土，但仍斗志旺盛，决不后退一步。

9 日黄昏，一个连的敌人在 11 辆坦克的掩护下又攻上来。

敌人的坦克逼进前沿，用火焰喷射器向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喷射。堑壕沿上，机枪上，战士们的身上溅上燃烧的油渍，他们迅速地滚灭了身上的火，还把手榴弹不断地向敌人扔去。一个冲上来的瘦长的敌机枪手，刚想把机枪架在堑壕沿上射击，王玉和、王家柄立即把手榴弹投过去，敌人被炸得肢离肉飞。后面冲上一个敌人扛起机枪刚想跑，王玉和一个箭步扑上去，顺手夺过机枪，一个点射，敌人仰面滚了下去。

激战一直继续到 13 日黄昏，敌人所有的毒辣手段都用尽了，毒气弹、火焰喷射器、火箭排炮……，但他们仍然不能前进一步。敌人的坦克还没有爬上来，就被炮兵击毁了三辆。

英雄们打垮了敌人 13 次进攻，一面在突击抢修工事，一面读着军、师、团各级首长的慰问信，喝着首长们派人送来的祖国的葡萄酒，想着祖国代表带来祖国各界人民授予的“ 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战 ”的这面红旗。决心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同侵略者战斗到底。

王如山和他的重机枪班

志愿军某部有一个重机枪班，在坚守北汉江以东 572.4 高地时，这个班在炮兵和友邻小组的配合下，打死南朝鲜第 3 师 200 多人，战士们把自己的机枪叫做“ 打不坏的宝贝枪 ”

1952 年 9 月 29 日晚上，志愿军某部占领这个高地后，敌人就疯狂地连续进行反扑。副排长刘志敏接到命令，上级要他们把这挺重机枪架在 3 号和 4 号阵地之间的洼部，这里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可以直接封锁敌人。

班长王如山知道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他把全班分成两个小组：副班长赵明忠带一组，利用敌人丢下的麻袋抢修工事；王如山带一组，守住机枪。王如山虽然只有 22 岁，但做事却非常老练，指挥也非常细心。每逢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他们就在战壕里讲评射击，要求大家保证每一颗子弹都能命中敌人。

敌人连续 6 次反扑被打退以后，前沿上沉寂了起来。

射击手周得可说：“ 班长，敌人准是让咱们打怕了。 ”

王如山听了摇了摇头说：“ 可不能这样估计，敌人可不是傻子，麻痹一点儿也会吃亏的。 ”

他判断得非常正确。敌人打了一阵炮后，又开始反扑了。王如山看到两股敌人正顺着 5 号阵地左右两侧的山脊往上爬，立刻命令周得可：“ 敌人又攻主峰了，我们以火力支援他们，把敌人打下去！ ”

周得可一连打了几梭子子弹，眼看快把敌人打退时，机枪却卡了壳，王如山迅速排除了故障，自己握着枪向敌人猛扫起来。猛烈的火力终于把冲击的敌人阻住了。

王如山班及时地支援了兄弟分队，兄弟分队纷纷报告连营指挥员为他们请功，并告诉连、营指挥所，称王如山班是他们的“ 好邻居 ”。

王如山想：我们占领的高地是南朝鲜第 3 师最靠前的阵地，敌人丢了阵

地又折兵，他们会甘心吗？绝对不会的。

这时，敌人的冷炮突然打过来，射击手周得可负伤了。王如山迅速地把周得可抱回掩蔽部，然后，返回身去抱机枪。

突然，“ 啸 ”的一声敌人打过来的一颗炮弹在空中爆炸了，王如山猛扑在机枪上用身体保护着机枪。他的头部被炸伤了，倒在了机枪旁。

副班长带着另一个射击手江平高迅速跑过来，王如山脸色腊黄，他们连忙给他包扎伤口，这时，王如山张了张口，但是却说不出话，他望望赵明忠，同时用手指了指枪架。

赵明忠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一边叫江平高扛回机枪架，一边把班长抱回掩蔽部，并马上派人守住机枪，监视敌人。

这时，副排长刘志敏带着两壶开水走过来，握着王如山的手说：“ 你们打得好，师首长要嘉奖你们呢！ ”战士们望着班长的伤口，看到他呼吸非常困难。都劝他下去休息。

王如山望着战士们，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回答：“ 不！，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敌人。 ”战士们谁都了解班长的心思。江平高一边给他包扎，一边说：“ 班长，你教会了我们打敌人的技术，你又用身子保护了机枪，下去吧！我们会打好的。 ”

王如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半天才说出这样一句话：“ 再跟你们作一会儿伴。 ”副班长听了非常激动，站起来对他说：“ 班长，不用担心，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把咱这个班带得很好，我保证也把这个班带好。 ”

赵明忠的话刚说完，王如山就闭上了眼睛，安祥地躺在了阵地。战士们谁也不愿班长永远离开他们，他们有的爬在班长身上听听他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有的摸摸他的前胸是否还热，可是，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最后。他们才打开水壶的温水，用新毛巾给班长擦净脸上的灰尘，然后盖上一块雨布，默默地对空打了一枪，为班长送别。

战友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默默地进行战斗准备。副排长刘志敏指定副班长赵明忠为代理班长。赵明忠接受了新的职务后，马上带着战士们进入射击位置，他悲痛地向战士们重复着班长生前讲过的话：“ 后天就是十月一日，我们一定要用胜利给祖国国庆节献礼，给毛主席争光。 ”并且鼓励江平高和胡百云说：

“ 小伙子们，好好打，给咱们的班长报仇。 ”

敌人以两个连的兵力又开始向 3 号高地进攻了。敌人越来越近，江平高一见敌人从三面扑上来，马上对班长说：“ 打吧，班长。 ”

“ 不，再等他几秒钟。 ”

胡百云也着急地摧促着：“ 敌人上来了，活像一群疯狗，班长！打吧。 ”

敌人进到最佳射击距离了，赵明忠一见时机到了，果断命令：“ 江平高先打，对准洼部前面的那个十字路口。 ”

江平高刚从压弹手“ 升为 ”射击手，心里有点慌，一慌，打得更不准，急得他满头大汗，心里不断地抱怨自己。胡百云一看打不下敌人的邪劲，心里着急了：“ 该我打了，班长！让我打吧！ ”

“ 好！江平高打了两下了，胡百云试一试。 ”

江平高那肯放手呢，又生自己的气，又着急，几乎要哭了出来。

班长对他说：“有这样的决心，下回保险会打好的，休息一会再打吧。”

江平高只好听从命令，在一边看胡百云打。胡百云打得准，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江平高一看着了急，马上嚷了起来：“班长，又该我的了。”

这个小伙子早就憋足了劲，从胡百云手里接过机枪，咬着牙，瞪着眼，左扫右扫，左邻小组侧射，他就直射，随着子弹的呼啸声，冲上来的敌人不断地倒下，他高兴极了，越打越有劲，只顾瞄准扳着扳机，赵明忠喊着指挥他，见他没反应，知道他的耳朵震聋了，便拍着他的肩膀指挥他。

突然，一块炮弹片飞过来，打在枪架上，枪架被打坏了，赵明忠抱着枪身说：“架子坏了没关系，咱这枪还好着呢。”，他们用两块雨布，垫起枪身，机枪又稳稳地叫了起来。

江平高看着不断往上涌的敌人，眼都红了，一把推开赵明忠，一把接过机枪，扫射着敌人。他看着倒下去的敌人，越打越兴奋，干脆把棉衣一抛，穿着衬衣干了起来。赵明忠和胡百云在一旁叫好：“打的好哇，敌人死尸上边又摞了死尸了。”胡百云要换他，江平高边打边说：

“不，不用换，我非凑上 200 个敌人不可。”他一气打了十几排子弹。

连续打退敌人的 29 次反扑以后，前沿阵地上又长时间地沉寂下来。战士们低着头擦着机枪枪身，看到身边少了朝夕相处的亲爱的班长，一个个都沉默不语，他们在回忆王如山班长的生前事迹。

有一次为了向连部请求任务，他们曾这样对班长说：“班长，再要求不到任务来，俺们就不要你这个班长了。”

当时江平高还急躁地发脾气：“上级再不给任务，咱们就去抬担架。”

王如山听了这些话并不生气，他笑眯眯地对大家说：“大家全琢磨琢磨，上级为什么不给咱们重要的任务呢？”这句话可把战士们问愣了，王如山又说：

“光着急顶什么用呢？上级不是对我们不放心，是我们的技术还不够熟练。营长不是讲了吗，我们打的是现代化战争，你们说说，你们把各种武器都掌握了吗？”他这次可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了。

从那以后，全班开始了苦练。为了使战士们的射击技术快些提高，王如山选择了 200 米距离的一个山头，上面做好假碉堡，里面放上一盏油灯，每天一到黄昏，战士们就轮番地练习瞄准。开始时，每个射手打点发射击时，只能从射孔打进去，但总不能把灯火打灭。战士们急得直跺脚，王如山就对他们说：“别着急，只要加油练，功夫自然成。”

通过刻苦练习，战士们终于能用点射把灯火打灭了。

战士们正在默默地回忆，突然前沿阵地上的扩音器响了起来：

“在 572.4 这个英雄的山岗上，有个舍身护枪的王如山班长，他是祖国的儿子，他带领全班给祖国争了光……”

全班听到这句话，仿佛班长仍在阵地上，同他们共同坚守阵地。他们的手同时扶摸着这挺班长用生命保护下的机枪，决心用它坚决勇猛地打击敌人，为班长报仇。

冰山雪岭上的狙击兵

在巩固阵地的斗争中，志愿军的一线部队依托工事开展了狙击活动。每

个阵地挑选优秀射手和炮手，灵活巧妙地消灭敌人。

冬雪还没有融化，志愿军英勇的狙击手们便活跃起来了。他们头上包着白毛巾布，身上披着白布或穿着白色的衣服，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打扮得像雪人一样，出没在冰山雪岭上，猎取着“野兽”。当他们胜利地结束了一天的任务回到坑道里的时候，便愉快地唱起自编的快板来：

北风呼呼吹，雪花纷纷飘。

穿上白衣戴白帽，打活靶子不暴露目标。

不怕寒风刺骨，不怕冰雪封冻……

一天雪后，雪地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在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四天中消灭 10 个敌人的齐福明，正伏在寒冷的雪地上，用一对鹰一般的眼睛搜索着目标。突然他发现有一个敌人在工事里接连三次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聪明的齐福明看准了，但没有开枪。他耐心地等待着……

停了一会，对面工事的那个敌人慢慢地钻出了工事。他以为这样大的风雪，伸了几次脑袋都没动静，大概志愿军的神枪手没有出来。于是他举起双手，准备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但齐福明开腔了：

“我让你舒服！”

“砰”的一声。那家伙就应声倒下。这一天，齐福明一人就打死了 4 个敌人。

风呼呼地叫着，有时卷起一阵山顶的积雪。对面敌人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个黑影，狙击手胡策权一枪打去，没有打中。狡猾的敌人很快趴倒在地上，贴着雪地向前蠕动。

胡策权的眼睛和枪口也紧紧跟着敌人转动。雪光刺得胡策权的眼睛直发痛，风一吹又流出了眼泪。视线被眼睫毛上结的冰花封住了，他便用手揉着眼睛。这时，只见前边的一个敌人已经站起来跑了几步，他急忙把脸贴在枪托上瞄准那奔跑着的敌人放了一枪，敌人被打倒了。后边一个敌人见势不妙，扭头就跑。胡策权调转枪口又向逃跑的敌人瞄准。但这个方向正朝西南方，下午的阳光迎面照在胡策权的脸上。他的眼睛被照花了。眼看敌人就要拐过山角逃跑了，胡策权急中生智，把包在头上的白毛巾往前一扯，遮住了阳光，瞄准敌人，连发两枪，那个刚庆幸自己跑得快的敌人也见了“上帝”。

狙击手李祥富发现了 3 个披着白色伪装衣的敌人从山下扛着弹药悄悄地往山上爬。他高兴地说：“目标来了！”说完转身钻进坑道里提出一挺轻机枪来。

他把机枪架好，定好标尺，瞄准了敌人必经之路——对面半山腰的一颗松树，专等敌人前来送死。

天上的雪花越飘越大，填平了机枪瞄准器的凹部，盖住了准星，他便用嘴把凹部的雪吹掉，用手把准星上雪花抹掉。敌人刚走到松树前，机枪就适时地响起来了。

“哒哒哒”一个点射就打中了两个敌人，剩下的一个扔下弹药连滚带爬地跑掉了。

敌人被狙击手们打怕了，就用打烟幕弹的方法来掩护他们士兵的活动和运输，可是也常常遭到更惨重的打击。

一天，敌人打烟幕弹了，狙击手、青年团员蒋世贵知道敌人又要掩护运输了。于是，他和他的战友进入了事先准备好的雪地工事，准备等风吹散烟幕后痛痛快快地打击敌人。

一个小时过去了，高地上一丝风也没有，烟幕到越来越浓。他们蹲在雪地里脚冻得发痛，枪栓上的油凝住了枪栓，于是，他们就跑到坑道里，在炭火上烤烤枪再回到雪地里等着。

又过了半小时，一阵风起，烟幕被风吹散了。山路上 60 多个背着弹药的敌人突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跑起来。

“砰砰啪啪！”蒋世贵和他的战友们立即展开了射击竞赛。

这时，志愿军的迫击炮也开了火。这股敌人一下子被打死打伤 20 多个。

晚上在班务会上，班长在“为人民除害登记簿”上给蒋世贵记下了打死 7 名敌人的战绩。25 天来，蒋世贵个人的杀敌纪录已经到了 65 个了。

在这风雪严寒的冬天，狙击手们创造的战绩是很大的。他们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士气低落。

狙击手田正贵

在志愿军开展冷枪冷炮的战斗活动中。某部 4 连机枪班的轻机枪手田正贵，在 3 个月内，用 498 发子弹，在 250 米到 800 米的距离中，一共打死打伤敌人 164 名，超额完成了上级要求的“三个月杀敌百名”的光荣任务。

田正贵参加志愿军后，十分羡慕狙击兵们活跃在前沿阵地上，巧妙地用准确的射击，像打猎一样措取敌人的性命。于是，他正式提出了当狙击兵的要求。

田正贵当上狙击兵的头几天，在老战士的帮助下，首先努力熟悉敌人阵地地形，测量距离，捉摸敌人的活动规律。就在第二天，帮助他看地形的 3 班长负伤了，接着，2 班长又牺牲了。田正贵在党的小组会上宣誓一样地说：“血债血还，我一定替牺牲和负伤的同志们报仇，用冷枪多杀伤敌人！”

第三天天还没亮，田正贵就伏在射击台上等待敌人来换哨。不久，果然有 3 个敌人摇摇摆摆地来了，距离到 250 米左右，田正贵第一次愤怒地对准敌人开火了，7 发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这时，在他身旁的严玉和立即欢叫起来：“干掉了两个敌人！”前哨阵地上战友们都热烈地祝贺田正贵首次获得胜利，田正贵心里第一次感到那么痛快。

第四天早晨，田正贵忽然发现一个敌人偷偷从交通沟里露出头来，他立即做好射击准备。那敌人四面看看没动静，就往后边摆了摆手，跟着就出来了好几个敌人。他们似乎在那儿蹲了很久了，一出来就伸伸腰，扑打着身上的土。

这时，田正贵高兴极了，迅速扣动扳机，打出去 15 发子弹。接着，观察哨报告说：“6 个敌人，被打死了 3 个，还有一个坐在地上直叫唤，只有两个敌人逃跑了。”

到第 12 天，田正贵已杀伤了 24 个敌人，师批准他立三等功一次，团首长鼓励他争取成为在 3 个月内“杀敌百名狙击手”。

可是，田正贵已不像开头几天那样容易打到敌人了。敌人不仅注意了隐蔽，并且也调集了一些冷枪手和几门炮来专门对付田正贵他们这些狙击手。他的射击台上枪声一响，敌人 6 门迫击炮、12 挺机枪和自动枪便疯狂地还击过来。

这时田正贵想起上级经常讲过的话：要用脑子想办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他总结了自己的狙击经验，决定首先加强工事。在同志们的掩护下，

他冒着敌人的炮火，修筑了多处工事。

接着，他和战士严玉和、宁乃尚组成狙击小组。他们 3 个人分成三处隐蔽，先由严玉和、宁乃尚两个人开枪迷惑敌人，敌人闻声就猛烈地还击，他们俩越打越稀，最后，就隐蔽在坚固的工事里不打了。

敌人以为占了便宜，越打越疯狂，有的探出身子怪叫，有的索性站起来开枪。田正贵看准了，一扣动扳机就打死了 4 个敌人。以后他们 3 个又变换位置打，并交替吸引敌人火力，交替狙击，3 天工夫，3 个人就杀伤了 14 个敌人。

田正贵不放过一点机会狙击敌人。一天，他照例在天放亮时来到他的‘ 打猎 ” 的地方，哨兵告诉他说，敌人在修工事，他仔细一看，看不清敌人，只见泥土在地上飞起来，便通知炮手对目标打上几炮，炮弹立即在目标处爆炸了。没有炸死的敌人四散逃命，刚跑出工事却又遇上了田正贵的机枪子弹，田正贵一气打死打伤了 7 个敌人。敌人被打怕了，想出各种办法来逃避狙击手的打击。

一次，敌人几个炮群突然集中轰击志愿军阵地，并发射了烟幕弹。田正贵觉得有点异样，便敏捷地跃出工事，到上风处透过烟雾一看，发现 4 个军官模样的敌人正拿着望远镜，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另有两个在交通沟里写着什么。看来是敌人利用炮火和烟幕掩护察看我军地形。

田正贵高兴地想，这回遇上了敌指挥官了，他端起了枪，随着枪声，4 个站着的敌人被打倒了。当敌人炮火还击时，田正贵早已转移了位置。但他锐利的眼光仍盯着那个地方。接着，他看见 7、8 个敌人慌慌张张地出来拖死尸，田正贵的枪声又响了。敌人拖了几次，地上也一次一次地增多着敌人的尸体。据观察哨报告，田正贵这天杀伤了 10 个敌人。

田正贵在冷枪杀敌的过程中还培养出了十几个新的狙击手。其中有 6 个战士，已经和他一样，能击中各种各样的目标了。他们也在逐日增加着杀敌数字。战士齐朝礼已经杀敌 40 多名，宁乃尚已杀敌 30 多名。田正贵和十几个新的狙击手在 3 个月内共打死打伤了 350 多名敌人。他们战斗的高地，已成为一座新的 “ 狙击兵岭 ” 了。

舍身辟通路

1952 年秋，朝鲜战场形势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战争双方的作战活动属于前沿前侦察、警戒战斗和小规模的阵地攻防战斗。停战谈判则因美方顽固地坚持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无理主张而陷入僵局。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经过春夏一系列巩固阵地的斗争，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已经完成，正面战线阵地更加巩固，并取得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东西海岸防御阵地也得到了加强。由于已经取得了反 “ 绞杀战 ” 的胜利，前线的物资供应有了很大改善。志愿军特种兵尤其是炮兵进一步得到加强。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在战场上的主动地位进一步增强，不仅可以胜利地进行坚守防御，并且具备了依托坚固阵地实施进攻的有利条件。

而敌人虽然还保持技术装备的优势，并且也构筑了相当坚固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但兵力不足的弱点日益突出，士兵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其优势

的航空兵、炮兵火力，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坚固的坑道阵地面前，作用已大为降低，进攻作战屡受挫败，防御作战往往人地两失。敌人在整个战线上已处于愈来愈不利的境地。

1952 年是美国总统竞选的年头。朝鲜前途的抉择成了总统竞选中争论的焦点。即将下台的杜鲁门总统为了给民主党的侵朝政策壮声色，继续对朝中方面进行威胁，在朝鲜战场上，敌人军事活动异常活跃。7 月 13 日，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朝鲜前线视察。8 月，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以及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等接连视察其前线防务，并在美第 7 师师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同时，中部前线敌军调动、运输频繁，并进行各种战斗演习。美国军事当局为了适应其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在积极策划和进行新的作战准备活动。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并锻炼部队，取得经验，志愿军和人民军于 9 月 14 日决定举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对敌班、排、连支撑点及个别营的防御阵地实施进攻。9 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指示志愿军第一线准备换防的第 39、第 12、第 68 军，每个军选择 3 至 5 个有利作战目标，对敌实施战术反击，求得歼灭敌人一部并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为配合该 3 个军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其他各军（军团）也选择 1 至 2 个目标进行反击。进行战术反击的时间为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之间，对每一目标反击的具体时间由各军自行确定，以准备好为原则。强调要作到攻必克，攻必歼，并力争打阵地前的歼灭战，即攻占敌阵地后，要准备抗击敌人的连续反扑，在同敌人反复争夺中歼灭敌人；如一旦攻击受挫，则要迅速撤离不应恋战。于是，正面战线各部队，在原防敌进攻的准备基础上，掀起了备战热潮。指战员们昼夜加强阵地建设，摸敌情，选目标，拟方案，练战法，构筑屯兵洞，很快完成了战术反击的准备工作。全线战术反击作战，于 9 月 18 日开始，共分两个阶段，历时 44 天，至 10 月 31 日胜利结束。

志愿军和人民军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5 日实施反击第一阶段作战。参加这一阶段作战的部队，志愿军有第 65、第 40、第 39、第 38、第 12、第 68 军等 6 个军，人民军有第 1、第 3 军团。总共对“联合国军”的 18 个目标反击 19 次，其中有美军防守的 7 处，南朝鲜防守的 11 处。志愿军和人民军顽强战斗，奋勇杀敌，都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共打退敌 1 个班至 1 个团兵力的反扑 160 余次。至 10 月 5 日，巩固占领 6 处阵地，其余主动撤离，共歼敌 8300 余人（其中美军 2000 余人）。在这次作战中，涌现了无数个战斗英雄，其中，爆破英雄伍先华，就是用自己年青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伍先华，1927 年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农家庭。他从小失去父母，15 岁时被国民党抓去当兵。1949 年家乡解放，他跳出火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他亲眼看到朝鲜美丽的江山遭受到美国侵略者的残酷践踏，朝鲜人民蒙受了战争的灾难，他心里充满了对朝鲜人民的无限同情和美国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9 月 28 日黄昏，志愿军第 12 军第 84 师第 100 团 7 个班，在火炮 60 余门，坦克 6 辆的直接支援下，向官垡里（金城东南）西侧无名高地南朝鲜第 6 师第 2 团约 2 个连的兵力进攻。伍先华带领的 3 班担任了主攻敌 720 阵地

制高点——半截坑道的艰巨任务。

720 阵地是敌人屯兵地及运动的要道，必须首先占领它，控制制高点，才能掩护爆破组彻底完成爆破任务。同时也只有攻下 720 高地，我主攻部队才能从最前沿的坑道冲出去,穿过 720 和 74 号两阵地之间的那段几十米的凹部，占领 74 号敌连部主阵地。

9 月 29 日下午 5 点钟，攻克 720 阵地的战斗打响了。志愿军的各种火炮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轰击，几分钟后，炮火延伸。随着带领突击部队的 2 排长张海林“冲！”的一声令下，3 班立即分成两个部分：副班长苟大根和陈尚武带着炸药包，朝 720 制高点冲去。他们的任务是炸毁山顶上敌人的观察所，然后用炸药包去炸掉 720 制高点上的那个半截坑道。班长伍先华带领其余的战士，从 720 制高点左侧下去，直奔凹部，最后也去爆破那群火力发射点和半截坑道。

伍先华带领战士们冲到半山腰，720 制高点上连闪两道火光，敌人的观察所被爆破了，副班长他们就要炸那条半截坑道了。

“冲啊！消灭凹部里的敌人！”伍先华大声喊道，周绍丰紧跟班长飞跑。跑着、跑着，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周绍丰被震得跳了起来。

“班长，半截坑道被炸了！”周绍丰高兴地朝着班长欢呼。伍先华停了下来，看着前面的烟雾，突然焦急地喊道：“罗亚全，快上来！他们炸偏了，没炸准半截坑道！”半截坑道那里隐隐地有火苗穿透烟雾，向凹部和 74 号阵地山腰喷射。接近坑道的路被密集的火力封锁着，其余的火力是从半截坑道附近的 4 个大地堡里发射出来的。

伍先华把爆破地堡的任务交给了罗亚全。罗亚全在班长的自动枪掩护下，向地堡爬去。爬着爬着，只见迎面一群黑影爬来。“打！”随着班长的口令，自动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去。原来，当志愿军的炮火刚刚延伸，敌人便从坑道爬了出来，向 720 制高点反冲击。头一股敌人被 3 班突然的袭击打下去以后，接着又上来第二股。

敌人的反冲击被打下去了，3 班只剩下伍先华、周绍丰、罗亚全 3 个人了，3 个人静静地伏在 720 的山坎上。敌人的坑道里、地堡里又出现密集的火力。周绍丰见班长在向下望，他明白班长在望什么：1 排长带着 3 个班，是紧跟着他们向 74 号阵地发起冲击的；要是发展顺利，他们绕过 720 制高点时，突击队 2 班就该冲到凹部下边了。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打到凹部里来了，还不见 2 班的动静，明摆着敌人的火力把突击部队压住了。

坑道里的火力阻挡着冲击道路，右侧的那些地堡的火力封锁了接近坑道的道路。伍先华喊：“罗亚全，爆破地堡；周绍丰，跟我掩护。”

罗亚全抱着炸药包朝地堡群的右侧爬去。开始，伍先华和周绍丰的自动枪弹并没有把敌人的火力压住。敌人的两道火舌伸向罗亚全。罗亚全的身子歪了一下，他趴下不动了。敌人向他射击得更猛烈了。突然，班长又猛烈地向地堡群开火。敌人的两道火舌全都转了过来，地堡里的火力被吸引过来了。罗亚全又吃力地爬了起来，照直爬向地堡群，向地堡群接近。不久，地堡群里轰轰两声响。

再不见罗亚全照直朝前爬了。前面还有两个地堡向这边扫射。这两个地堡紧挨着半截坑道，半截坑道里的机枪还像先前一样疯狂地喷射着火焰。就在这时候，74 号阵地上传来一声巨大的轰响，显然黄家富那个爆破组已经冲上 74 号阵地，爆破了敌人的连指挥所——天井坑道。正面的攻击部队该发起

冲击了。但半截坑道里的重机枪，穿过凹部，射向 74 号阵地的山坡上，而这边主攻部队压在凹部下面，无法攻上来，又拦阻了正面攻击部队的冲击道路。伍先华盯住半截坑道，刚解下大炸药包，机警的周绍丰便拦住他道：“ 我去，班长！ ”

周绍丰解下炸药包，立即朝前爬。忽然，在他的眼前现出一线裂开的火道，不用说又是班长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了。周绍丰急忙向敌火的空隙里飞跑，跑到地堡跟前，先朝左边的那个地堡塞进去一包炸药，翻身滚到右，照着另一个地堡红通通的火口，又塞进了一包炸药。他滚下山坡时，两个地堡连声爆炸，他高呼：“ 同志们，冲啊！ ”

紧接着突击部队发起了猛烈地攻击，周绍丰高兴极了。一阵刺心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住脚步，抱住左胳膊。伍先华赶上问道：“ 负伤了？ ”

周绍丰看见自己手上在流血，记起了塞第二包炸药时曾觉得左臂猛一麻木。他是负伤了，班长正替他包扎。

一会儿，半截坑道里的敌人机枪又扫射起来了，整个的凹部看不见突击队的人影。伍先华抱起了他那捆 20 公斤重的大炸药包，大声喊道：

“ 周绍丰，掩护，我上！ ”

伍先华一翻身冲向火力网，冲向半截坑道。突然，伍先华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一头栽倒，不动了……

一会儿，伍先华苏醒过来，在硝烟中，他拖着血染的身躯在继续往前爬，尽管动作很慢、很吃力。突然，敌人的火力网断了，敌人的机枪声刚停下来，在这一瞬间，伍先华像一道闪电，飞身跃去，冲进了半截坑道……“ 轰 ” 的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崩塌了，1 个排 40 多个敌人被炸死在坑道里。

伍先华用自己年青的生命打开了冲击的道路，凹部、74 号阵地的山坡上响起了一片冲杀声。志愿军的攻击部队从两面打上了 74 号山头阵地，全歼敌人 1 个加强连。

1952 年 11 月 2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伍先华追记特等功，追授“ 一级爆破英雄 ”、“ 模范共产党员 ” 称号。1953 年 6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 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烈火中永生

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 联合国军 ” 大为震动。9 月 24 日，克拉克飞抵前线，与范佛里特及各军军长开会研究对策，并将预备队美第 45 师前调，接替南朝鲜军第 8 师防务，将预备队南朝鲜第 1 师前调，接替美第 3 师。

10 月 3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决定在“ 联合国军 ” 的部署还没有大的变化之前，按既定计划实施第二阶段反击作战。从 10 月 6 日开始，志愿军第一线 7 个军。共组织了 1 个团另 13 个连又 23 个排和 35 个班的兵力（按建制单位计算），在 760 门火炮支援下，在 180 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向“ 联合国军 ” 防守的 23 处阵地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勇猛地突入敌人的阵地，先后占领敌人阵地 21 处，其中除两处阵地的敌人因为惧怕被歼而先逃窜外，有 16 处阵地的守敌全部被歼，有 3 处阵地的守敌大部被歼。接着，在志愿军攻占的 6 座重要山头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其中铁原西北和金城东南地区争夺战尤为激烈。

志愿军第 15 军在铁原东北 391 高地的反击作战中，出现了一位为维护战场纪律而忍受烈火烧身的伟大战士——邱少云。

邱少云 1926 年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关建乡玉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失去父母，13 岁就带着弟弟沿街乞讨，扛长活，打短工，饱尝了人间辛酸。23 岁那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1949 年 12 月在解放成都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入伍。

苦难的生活经历使他更加珍惜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心，体贴他人，能吃苦耐劳。1952 年敌机在部队驻地农场投下一颗 500 磅的定时炸弹，很多人都不敢走近，农民只能绕道而行。邱少云冒着危险将炸弹排除，人们无不为他的勇敢精神所感动。

1952 年 10 月，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的第二阶段作战中，邱少云所在的部队参加在铁原东北 391 高地的反击作战。

在朝鲜平康与金化之间，横贯我军前沿阵地有一座敌军据守的著名山峰——391 高地。长约 1000 米，山势险峻。高地周围是一片 3000 米的开阔地带，使高地更显得易守难攻。是敌人安在志愿军前沿阵地前的一个“钉子”，拔掉这个“钉子”，不仅可以改善我志愿军的防御态势，而且可以对敌形成威胁。

夺取 391 高地最困难的一步是如何通过这 3000 米的开阔地带。为缩短冲击时间，保证战斗任务的突然性，上级决定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黑夜，将部队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然后出其不意发起攻击，一举拿下 391 高地。命令下达后，邱少云所在部队接受了预潜反击任务。

预潜反击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但困难是很大的，一方面要在 3000 米的路段不留痕迹的到达指定地点，而且要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 20 多个小时，不能发出一点声响。万一潜伏被敌人发现，炮火一盖，部队遭受的损失是无法想象的。潜伏以前，部队首长对战士们说：“你们这次去潜伏，要靠巧妙的伪装，要靠沉着，更重要的是遵守纪律。哪怕有人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也不能暴露目标。”

战士们响亮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为了祖国，为了胜利，为了中朝人民，在任何情况下，也要潜伏好，完成战斗任务。”

为保证潜伏成功，邱少云随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到 391 高地勘察地形。他每次总是把潜伏路线、位置、地形看个清楚。为使潜伏万无一失，他时常利用午休时间，携带爆破筒、手榴弹，练习跳跃，琢磨隐蔽的方法。别人通过一段距离要 8 分钟，邱少云只用 5 分钟就足够了。在邱少云的带动下，部队很快做好了预潜准备工作。

10 月 11 日晚，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们秘密地摸到了潜伏地。他们 3 个人成 1 组，4 个小组分散开来，潜藏在茅草中。每个从头到脚都插上了野草，像山坡上的草一样，凉风吹过，人身上的草和地上的草一同摆动，显不出一点痕迹。他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地堡眼里伸出来的敌人的机枪筒和观察孔缩头缩脑向外张望的面孔，有时，敌人讲话的声音也能清楚地听到。

第二天黎明，平康以南的山岭和平原上大雾笼罩，太阳出来后，驱散朝雾，891 高地露出了黑黝黝的身躯，500 多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勇士潜伏在这一片茫茫草海里。邱少云潜伏在高地东麓一条杂草丛生的土坎旁边，距敌人只有 60 米。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潜伏了近 10

个小时。湿淋淋的草丛，秋末的寒冷，长时间的匍匐，使他全身酸痛，蚂蚁等从扎紧的裤筒钻进去，叮得人又痒又疼，他想：如果能站起来活动一下该有多好，但潜伏纪律是绝对不允许的，邱少云同战友们忍受着，坚持着，盼望太阳快快落山，等待攻击的信号。

上午 10 点多钟，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 1 个班从地堡里钻出来，朝邱少云他们潜伏的位置走来。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天地之间一切好像凝固了，邱少云同战友们互相看了看，示意不能冲动，要遵守潜伏纪律。

敌人继续往下走，50 米，40 米，30 米……越走越近了。人们屏住呼吸，握紧的拳头都出了汗。突然有两个战士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吓得倒退了两步，扫了一梭子子弹，扭头就往回跑。这时，391 高地东侧，火力封锁了敌人逃跑的去路，敌人全部被消灭在山上。

炮火之后，敌人更显得惊慌失措，对山下这片绿海更不放心。敌人照例盲目地打着冷枪，烟幕弹、燃烧弹也由远而近地打来，……这时，一颗燃烧弹在离邱少云只有 2 米的地方爆炸了，并且燃着了他身上的野草。这时，他只要站起来扑打几下，或是滚到离他不远的小水沟里去，就能把火熄灭。

邱少云没有这样做。他想到 500 多名战友的生命，想到部队的潜伏任务，为了整体利益，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仍坚持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志愿军阵地上的指挥员看到潜伏地冒起了烟火，连忙命令炮兵向敌人射击，扰乱敌人的注意力。邱少云还是没有爬起来扑灭身上的火焰。火焰已经烧到了他的头上。在这个生死关头，邱少云紧握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看看前面不远的敌人，很想冲上去跟敌人拼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烈火继续在燃烧着，烧烂了邱少云的皮肤。邱少云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肉体痛苦，咬着牙，把两手深深插入泥土。然后猛地抬起头，用微弱的声音向离他最近的战友李士虎说：

“胜利是我们的，但是我不能完成爆破任务了，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吧！”说完，他又痛苦地把被烈火燃烧的身体更紧地贴在地上，一直到牺牲时，也没动一下。

烈火烧了 20 多分钟，直到邱少云牺牲后，烈火才熄灭了。

伟大的英雄战士——邱少云就是这样地以超人的意志和耐力，为祖国、为朝鲜人民、为整体利益、为胜利而忍受了肉体的痛苦，以至到最后献出自已的宝贵生命。

潜伏在这一片草地里的几十位战友，都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烈火燃烧在邱少云的身上，就像烧在他们的心上，他们被邱少云的伟大精神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但是他们也和邱少云一样，为了不暴露目标，也不能够去救援自己的战友。他们忍受着心灵上的痛苦，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

和邱少云相距 3 米远的李士虎脸上也被烈火烧起了血泡，只是他来时因过河把全身棉衣弄湿透了，身上才没有被烈火烧着。当烈火燃烧着邱少云的时候，他一直眼睁睁地看着他，急得咬破了嘴唇，几次本能地想爬起来扑灭战友身上的火，但是他和邱少云一样，和潜伏在那里所有的战友们一样——想到了整体，想到整个战斗的胜利。于是，他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焦急地期待着复仇的信号。

勇士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敌人的地堡被我军暴雨般的炮弹炸得粉碎。突击队的战士们从草丛里发起了攻击，李士虎飞快地跑到烈士邱少云身旁，用大衣盖住英雄的遗体，然后抱起烈士遗留下来的冲锋枪和爆破筒，高

喊着：

“为邱少云烈士报仇！”他箭一般地冲过两道敌人的铁丝网，把爆破筒塞到敌人一个地堡枪眼里，在一声巨响中，敌人和它的地堡一同消灭了。接着，满山响着“为邱少云烈士报仇”的声音，满山是爆炸敌人地堡的闪闪火光，满山是杀敌的枪声。不到 15 分钟，战士们占领了敌军阵地，取得了全歼南朝鲜军 1 个加强连的胜利。

邱少云为了战斗的整体利益，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中朝人民的伟大友谊，英雄地牺牲了。他的光辉事迹光照人间，与世长存！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们以其惊人的毅力，为我们后人树立了遵守纪律的典范。中朝两国人民怀着崇高的敬意，在 391 高地石壁上铭刻一行醒目的大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永垂不朽！邱少云所在部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表彰他的英雄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邱少云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1953 年 6 月 25 日发布政令；授予邱少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